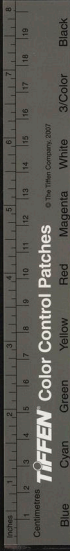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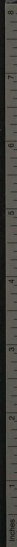


實封二百五十戶冊曰睦九族平百姓者堯之仁也
蓋言自通以及遐立萬國親諸侯者易之象也所以
取法而垂訓故周詩有麟趾之詠漢制有犬牙之封
者是其義也肆子一人稽若先憲乃眷天倫之屬實
惟宗室之賢特舉寵章方行冊禮非敢私於骨肉將
以固於本支咨爾弟僑生則英竒妙有淑質少而莊
重儼若成人孝悌之行成於內俊偉之聲達於外先
君矜幼以最愛母后恤孤而至慈况茲藩翰之褒宗
實乃朝家之典故宜頒明命而備物爰講辨儀以申
恩是用授茅土以疏封為湯沐而賜邑於戲貴不期
矯而矯自至錄不期多而多自至有勞於公更幾於
得人爵勿弃天爵復斯言而無忽慎有終而如初衛
社稷以盡忠奉君親而思孝往踐乃位永孚于休十
四年卒年二十三謚英章性聰銳好學愛賓客
仁宗五子恭睿太后生毅宗大寧侯暲明宗元敬國
師冲曦神宗

大寧侯暲毅宗二年冊為侯暲有度量得眾心宦者
鄭誠謀陷臺諫密誘散員鄭壽開誣告臺省及臺吏
李份等怨王謀推戴暲為主王惑其言欲去之諫臣
金存中請令有司按問果無驗黥壽開配黑山鳥流
份於雲梯縣誠思欲免咎又讒云外戚朝臣出入大
寧侯家誠不誣矣先時存中與太后妹偕內侍郎中



鄭叙及后弟承宣任克正有隙叙性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宣侯常與游戲存中誠等構飛語以聞王疑之宰相崔惟清文公元度弼等率諫官崔子英王試金永夫朴脩等伏閣請曰鄭叙交結大宣侯邀其弟宴安游戲罪不可赦御史臺又以叙陰結宗室夜聚宴飲囚敘及秘書正字梁碧戎器色判官金義鍊大宣府典籤劉遇錄事李施王宥五人罷大宣府流暲奴金島於懷仁答樂工崔藝等流之臺諫伏閣更請知臺事崔允儀直入王所爭之召還李份杖流叙於東萊碧于會津義鍊于清州出于撲島初叙餉暲惟清皆以器至是臺諫又論惟清夫大至體疑南京留守使雜端李綽升在家不叅劾貶為南海縣令皆叙妹壻也未幾吏部請錄叙惟清綽升罪于政簿制可十一年流暲于天安府更貶惟清為忠州牧使克正為梁州防禦使叙妹壻右副承宣金貽永知昇平郡事綽升為南海縣令徒配叙于巨濟縣時崔藝過赦還京與妻不協妻誣告藝尚不悛往來大宣侯第王命崔褒偃鞠之無驗王素信圖讖不友諸弟疑猶不釋密諭諫臣論劾大宣侯及克正等罪又恐太后救之先遷太后於普濟寺陽若不得已而允之流矢之變王詔責宰樞不得賊於是逮補絡繹疑大宣侯家僮羅彥有成黃益等鞠問深刻彥等誣服諸王宰樞百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Photo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僚者老詣闕賀得罪人斬羅彥有成黃蓋及有成妻
又以禁衛不謹流牽龍巡檢指諭十四人於田里
元敬國師冲曦一名玄曦明宗七年興王寺僧上變
告僧統冲曦潛結僧徒謀逆鞠冲曦從者無驗釋之
十年太后患乳癰召冲曦侍疾冲曦多亂宮女又通
公主穢聲聞外右司諫崔詵上疏諷冲曦穢行請出
之王覽書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遂罷詵自
後臺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冲曦賄賂公行十三年
死

毅宗一子莊敬王后生孝靈太子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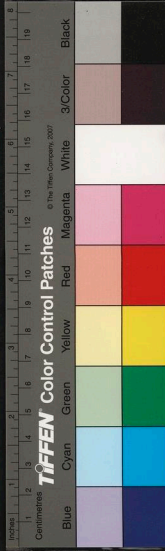
孝靈太子祈初名弘毅宗七年冊封王太子二十日

年鄭仲夫作亂逸迎恩館尋放島縣

明宗庶子十餘人善思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
貽皆庶嬖所生俱剃髮為僧號小君餘史逸

善思年甫十歲明宗命為僧衣服禮秩與適無異出
入禁中頗張威福時諸小君直授三重擇住名寺用
事納賄僥倖者多附

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貽明宗之廢同配海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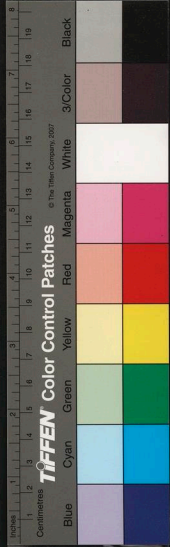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敬脩 經筵春

宗室二

神宗二子宣靖太后金氏生熙宗襄陽公怒襄陽公
怒神宗三年封德陽侯後封襄陽公崔忠獻廢熙宗
遷於江華放恕于喬桐縣怒于瑋珩細僖瑋守司空
高宗三年卒性溫裕相貌奇麗有文雅好賢樂士謚
懷敬珩守司空子誦裕禧誦守司徒裕禧皆守司空
細封始安公子瑋瑛諫守司空瑛封西原侯忠烈王
十七年卒子玠瑛玠封益陽侯子瑑熙璉璉封瀋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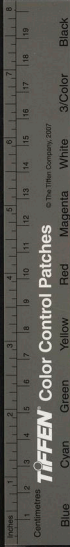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敬脩 經筵春

宗室二

神宗二子宣靖太后金氏生熙宗襄陽公怒襄陽公
怒神宗三年封德陽侯後封襄陽公崔忠獻廢熙宗
遷於江華放恕于喬桐縣怒于瑋珩細僖瑋守司空
高宗三年卒性溫裕相貌奇麗有文雅好賢樂士謚
懷敬珩守司空子誦裕禧誦守司徒裕禧皆守司空
細封始安公子瑋瑛諫守司空瑛封西原侯忠烈王
十七年卒子玠瑛玠封益陽侯子瑑熙璉璉封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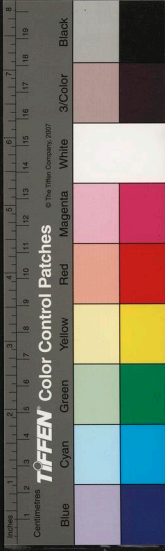


侯恭愍九年五月卒于鈞珣珪鈞初封定原君恭
愍四年與大護軍金瑒如元獻方物五年奉御酒來
進封定原伯七年如元賀正後改封府院君子恭讓
王瑒恭讓二年追加回親爵諡鈞為三韓國仁孝大
公瑒為馬韓國仁惠公妃申氏馬韓國明睿妃玢為
辰韓國仁肅公妃朴氏辰韓國莊敬妃瑛為卞韓國
英憲公妃皇甫氏卞韓國順安妃瑒初封定陽君恭
讓元年進府院君判門下改領三司宗簿寺事王既
追尊回親以瑒主其祀三年領門下府事至 本朝
封麻田郡歸義君卒諡景禧子玼瑒玼封定康君瑒
元尹徇初封鵠成侯後封鵠成府院君恭愍十年口
元賀正道梗不果行王避紅賊幸福州珣與其弟平
安君等二人謁行在辛禍三年宦者金壽萬妻與珣
爭田民謀害之乃與宦者金元老妻誣告珣將不利
於上禍命巡軍守珣家鞠壽萬元老妻服誣妄禍以
明德太后請竟不治勅有司禁宗室擅出入子和珪
和封南平君恭讓四年近遠地于根元尹珪封寧平
君珪封益原府院君子珪封永原君珪于瓊玟皆元
尹珪封平安府院君子琮瓊珣珪封慶平君瓊封
保定君瓊珣皆元尹熙封寶城君子瑜環瑜封永昌
府院君後封慶昌大君恭愍十八年卒于順城君玼
永安君正尹璞永安君史逸其名環封永興君妻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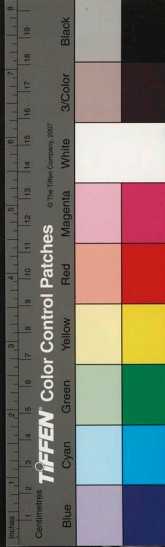
辛珣附辛毗伏誅緣坐流武陵島不知存沒者十九年妻辛氏聞環飄風至日本國請都堂私備金銀令家奴隨回禮使物色求之者數四辛昌元年其奴以所謂環者來為人形容不類甚癡不知祖父名及所居田里辛氏從弟前判事克恭及其姻親前判開城府事朴天祥前密直副使朴可興知密直李崇仁河崙曰吾等識環甚熟此實非環也辛氏自京山府來見喜甚曰知夫莫若妻遂訟於憲府憲府與門下府郎舍典法司巡軍雜治聚宗室及天祥等對辨環二子及兄僧呂髓宗室諸君皆曰真永興也環女壻前判書李崇文宗二弟也嘗刃討以不如其為及聞之乃曰真吾婦翁也於是天祥克恭可興崙等坐誣流遠地子珊珩瑾順平君珩元尹瑾正尹璉封益興君子慎封福安君慎子諛諤諤封定安君子璉珍璉封福康君珍元尹諤封福昌君諤封福元君恭讓四年六月流遠地璉封瑞興君忠烈朝以充魯花在元王惟紹宋邦英譜於王欲廢忠宣令璉繼尚寶答寶恰公主以為後璉貌美王使之衣衽服數往來以觀公主公主素不謹行遂屬意於璉及惟紹等伏誅忠宣欲宥璉丞相不可使刑部并斬於文明門外諫守司徒 封永安公元宗四年卒

熙宗五子成平王后任氏生昌原公社始寧侯禕慶



原公祚大禪師鏡智冲明國師覺膺昌原公祚熙宗
七年加元服冊為太子冊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震
以一索而為長男佳以重明而照四方故先王之有
天下莫不立元嗣以定羣黎咸仰之懷以承萬世不
朽之業咨爾元子祚素稟聰靈之性夙凝岐嶷之姿
寬博而謹慎恭敬而溫文肆朕稽諸方冊之訓言兼
聽士夫之僉議爰擇良辰俾加寶冊今遣某官某等
持節備禮冊命爾為王太子嗚呼勉茲諸善允蹈丕
彛疎斥儉佞之人樂聞方正之言上念祖宗積累之
休永享富貴康寧之慶豈不偉歟及崔忠獻廢王遷
於工卒並改於二州後封昌原侯元宗三年卒台宣

侯禕熙宗七年封為侯冊曰封立皇親藩屏王室蓋
古今之常典亦邦家之宏規朕纘守丕圖欲光先業
爰舉褒崇之禮大開冊命之儀咨爾禕毓德謙勤秉
心恭儉弱不好弄但將書史以為娛居無求安自得
威儀之卒度學有緝熙之美志存忠孝之全定省不
怠於親闈信厚見稱於公族行德既著容止可觀肆
布寵靈特頒爵號今遣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冊命爾
為檢校太尉守司徒上柱國始宣侯於戲驕奢淫佚
勿虧戒慎之心富貴功名善保久長之慶祇承厥服
永孚于休崔忠獻放于白翎縣子宏司空
慶原公祚忠烈五年卒明習典故世稱知禮元宗有



所疑必問於祚號宗室龜鑑及莽王許用紅大燭自
是士庶人家皆用之于諛昉諛初名恂封廣平公尚
元宗女咸寧宮主忠烈五年偕元使納塔哈伯那監
督東征戰艦于慶高道十一年卒王沒八射物于內
昉封定安侯

大禪師鏡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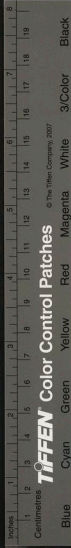
冲明國師覺膺

高宗二子安惠太后柳氏生元宗安慶公温安慶公
温初名侃初封安慶侯高宗四十年進為公使蒙古
乞罷兵明年還先遣人奏臣久染腥膻之臭請經宿

進見王曰自爾去後所衣壽帶無異也

還何用宿外悉焚爾所著衣更衣即來温夜八謁王
為之流涕左右皆泣下四十六年王薨温居喪哀毀
扶杖乃得行林行廢元宗立温為王未幾蒙古遣使
詰行擅廢立衍復立元宗廢温後追謚為英宗子僕
封漢陽侯尚忠烈王女明順院妃于仇封桂陽侯
元宗三子順敬太后金氏生忠烈王慶昌宮主生始
陽侯珣順安公琮

始陽侯珣元宗四年加名賜元服封為侯冊曰欲理
其國先齊其家况子弟之廣封實國家之令則咨爾
珣學就日將德與年豐肆縻裁之好爵用立爾于上
公無淫于逸于游博究皇王之墳典非禮勿言勿動



蔚為宗室之表儀茂綏福履之休翊致泰平之業今
遣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命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尉守司空上柱國始陽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食實
封一百戶於戲思雖父子義兼君臣體朕意之眇憐
肩乃心於忠孝府曰始陽置典籤錄事各一人七年
卒

順宗公琮元宗四年賜名加元服封為侯冊曰廣置
侯封以藩王室是古之常典非朕之私恩咨爾琮挺
岐嶷之資蘊聰明之質朕之所以愛汝保汝汲汲望
其成人者不惟天性之自然蓋為本支之益固肆頒
位號用示寵光今遣某官某等命爾為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守司徒上柱國順安郡開國侯食邑二百戶
食實封一百戶於戲惟仁可以下獲民心惟德可以
上承天命日慎所守時敏厥修夙夜惟寅服勤於子
職明哲以保對揚於王休府曰大寧置典籤錄事各
一人十年王如蒙古命琮監國十四年琮如元賀冊
封帝以琮王愛子賜白金五百斤苴布八百匹他物
比世子行尤多後進封為公琮素多病忠烈三年母
慶昌宮主召盲僧終同問度厄之術遂設醮以禱埋
奠饌內豎梁善大守莊等誣告慶昌宮主與其子琮
謀令盲僧終同呪咀上欲使琮尚公主為王王命李
楣印公季李之氏印侯張舜龍車信翰終同又命中



贊金方慶密直使許珙監察侍丞趙仁規等鞠慶昌
宮主及琮不服王召琮親鞠宰樞詣宮門請釋王欲
籍琮母子家贊成柳璣曰今琮猶不服宮主亦曰非
敢叱咀但問禍福宜奏上國詔許然後籍之可也王
遣仁規俟表奏公主請籍之王不可公主強之不得
已從焉元宗愛琮賜以貨寶無算至是公主盡取之
及仁規還自元帝曰順安公母子事任王處置於是
廢慶昌宮主為庶人流琮終同于海島十一年召還
二十一年開府置屬

忠烈王三子齊國大長公主生忠宣王貞信府主生

江陽公滋侍婢盤珠生以君胥出不得立忠烈五年遣滋

忠清道牙州東深寺以避世子九年召還公主賜衣

後封為公開府置屬三十四年卒于瑄萬頃瑄忠宣

二年封丹陽府院大君忠肅後二年王在元瑄為權

省初貞和宮主兄僧任桐華寺冒良人為隸蕃至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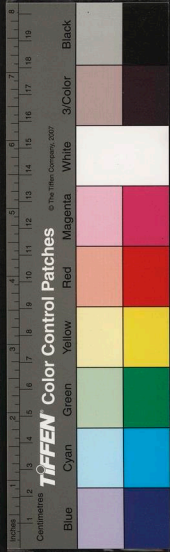
數百戶瑄等世役之整治都監申理歸良瑄挾憾欲

訴于元過鴨綠江宰樞命忽赤等捕還紅賊陷京城

瑄等降賊凡沃土可居之處畿縣米穀所在無不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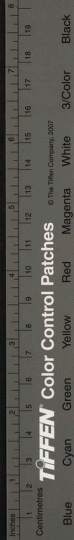
導棄國忘親罪莫大焉不可與愚民一視若以罪經

赦宥則乞禁錮子孫籍沒田民以懲後人王從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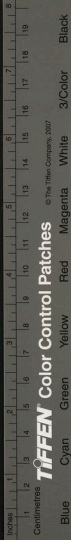


封賜原君史逸其名仕于元為御史嵩蒙古名完澤
禿忠宣愛嵩如己子養之宮中封延安君忠宣在元
傳位忠肅以嵩為世子因留為禿魯花忠宣嘗為藩
王忠肅三年奏帝傳藩王位于嵩目稱太尉王遂封
嵩藩王尚元梁王女梁王薊國公主兄也嵩因得公
主寶物罷幸無比忠宣愛護愈篤嵩遂懷覬覦國人
大半歸心嵩又得幸英宗皇帝曹頓蔡河中等左右
嵩謀奪王位讒訴萬端詔徵王入朝先是忠宣在元
以從臣司僕正白應丘能殖貨令幹藩王府事應丘
逃還本國嵩奏帝遣員外郎阿都刺勅王發應丘還
都王不時奉行嵩諧云王手裂其勅及王入朝帝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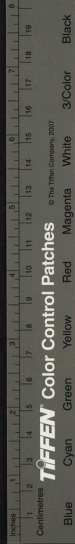
詰責之收國王印遣翰林待制沙的等來訊之使者
絡繹嵩先遣其臣前護軍朴龜寄書宰相曰爾王嗣
位以來酣酒嗜音不迎帝使不親庶務夜與群小變
服未行使幸臣尹碩李宜風孫琦等假稱王命逞其
私欲又信讒言枉殺無辜官人以私不以賢勞父王
勲舊之臣皆置散地或至流放籍沒其家爾等反為
逢迎至使國綱大毀事大之禮後於諸國爾等自今
其省察之前者阿都刺賫去 聖旨爾國王非唯不
行又失所在沙的到日明推以對沙的在行省鞠式
目都監錄事李允緘等允緘言臣賫 聖旨至王宮
授代言安珪時有別駕徐允公見之沙的執阿都刺



及允繼允公以歸帝命宗正寺鞠珪等珪辭及於王
王未能自明丞相伯顏疑慮久而不決萬惡本國多
輸錢財于王所遣其臣楊成柱以帝命責宰相金利
用徵所輸錢財又以慶斯萬甄成裕嘗管輸送取其
辭恐喝之萬又遣人稱鈞旨曰國王入朝時中外倉
庫皆已告匱乃抽斂大小人戶備盤纏以來及被天
譴至嚴規免罪辜賂事權貴費盡錢物又遣孫琦安
均等于本國重斂于民帝聞之命刑部推徹國王曾
不懲艾與惡小前護軍李恭謀遣代言安文凱郎將
桓允全宰相金忻百戶金成萬等復加橫斂割取民
膏連續轉運帝怒乙因文凱于宗正府丞甲恭文心
全成萬等發還宜即杖流海島汝宰相不能諫正反
為之助至使民怨益深卿等雖聚斂以送固非國王
所得擅用徒增國怨耳自今一皆禁斷違者奏聞痛
懲於是杖流允全成萬恭及護軍康呂于烏恭性抗
直王在東宮屢進直言怒蹴其目眇及即位念其忠
直驟加拔擢與呂為王覘萬動靜允全成萬舩載布
二萬匹獻王萬以故皆惡之萬黨十餘人忽自都下
下來言萬已得國國人盡狀王過惡以達於朝於是
權漢功等上書中書省請立萬語在漢功傳王留元
五年財用匱乏萬知其然遣其臣祭酒白文珪郎將
李淑貞以帝命封諸倉庫十年泰定帝立明年勅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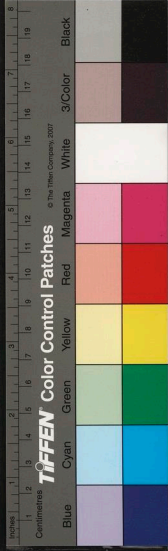
還國復賜國王印章忠宣戒諭國人曰從臣引曹交
構國王及潘王以致闕牆之變其聽姦臣誑誘請立
潘王者子已諭國王母念舊惡一皆原宥其悉知之
於是宰樞召民部典書致仕李伯經前司憲掌令李
東吉前民部議郎趙湜前成均樂正權賀等諭之皆
為嵩謀議上書者也後二年王如元還國嵩來謁行
宮遂從王還王薨嵩復如元止平壤陰與曹頤謀嵩
臣朴全自平壤來詐言嵩已為國王忠惠遣鷹房忽
只六十餘騎於平壤欲止嵩不及而還忠惠後五年
嵩還國忠穆元年卒葬以公主例子德壽封江陵大
君子篤柔不花帖古不花篤柔不花襲爵封審王奇
后兄徹太子妃父慮頤等謀亂伏誅后與太子感慕
慙欲廢恭愍立篤柔不花篤柔不花固辭曰叔父無
子百歲後圖將焉往今叔父無恙吾可奪叔父位
耶乃以德興君塔思帖木兒為王天下莫不賢之李
公遂還自元言於王王嘉之問遺甚厚十五年八月
遣使來王引見其使厚禮遣之帖古不花仕元為中
書平章事頃忠宣封延德君忠肅進封府院大君後
坐奸衛士金永長妻下巡軍永長妻內侍閔元濟女
本有穢行元中書省差脫帖木兒樞密院差脫隣
御史臺差也素不花等來鞠頃于行省頃既服當抵
罪以兄嵩私謁釋不治忠穆二年卒



小君潛初忠烈為太孫金俊以崔珣婢盤珠納之得
幸生潛公主亦愛之出入禁中號王小君拜中郎將
欲襲王宿衛賂廉守衡以請守衡以丞相安童言來
告曰今潛率禿魯花來二年王以潛驕姿剝頭為僧
忠宣王三子懿妃生世子鑑忠肅王德興君塔思帖
木兒史失其母氏位

世子鑑小字宜忠嘗為廣陵君後封世子忠宣二年
王在元殺鑑及其從者金義重等
年返葬城南百官素服送之

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嘗為僧忠定三年逃奔于元及
高徽誅皇后怨恭愍會本國人崔需在元與祥不逞
說后謀搆恭愍廢之立塔思帖木兒為王奇三寶奴
為元子凡國人之在元者咸署偽官且請發遼陽省
兵一萬渡鴨綠江至隨州遼川為我軍所敗語在濡
傳帝尋詔訪遣遼陽兵達達將吏並赴朝庭塔思帖
木帖兒止帶素領僮從人等歸至永平王遣密直副
使金庾如元請執送塔思帖木兒庾至遼陽知樞密
院事黑驢謂庾曰帝勅臣杖塔思帖木兒百七還其
本國今方背疽待其愈杖而歸之庾乃還初護軍裴
自富與塔思帖木兒交通偽授密直副使事覺斬之
忠肅王三子曹國長公主生龍山元子明德太后洪
氏生忠惠王恭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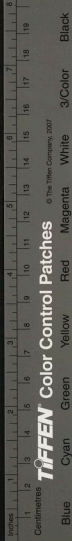
龍山元子史失其名忠肅王與曹國公主幸漢陽宮
原龍山生故稱龍山元子卒于元返葬年十七
忠惠王一子銀川翁主林氏生釋器

釋器忠定祝髮置萬德寺恭愍時元將召釋器王聞
之遂召還五年王聞前護軍林仲甫欲奉釋器潛圖
不軌因巡軍按治辭連前政丞孫守卿前密直洪峻
監察大夫孫湧黃淑卿典校令鄭世功李大年姜不
花前判事洪桂金成前內園丞朴蘭等十餘人悉繫
獄時湧方坐臺承命者來欲執湧以去同坐者皆錯
愕不知所為獨持平全過祥正色曰臺官雖有罪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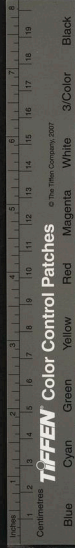
罷臺後沈欽爾不可直入臺中治事如常湧詣巡軍

獄官詰仲甫曰汝識孫湧乎對曰不知遂釋之斬守

卿桂成仲甫等貶贊成事康允忠為東萊縣令杖世
功及漢城尹洪仲元薛起宗姜贊張萬林朱雲等皆
守卿黨也安置釋器于濟州令李安鄭寶等押送至
海中擄之於小釋器不死亡匿十二年西北面都巡
撫使田祿生報有稱釋器者在平壤府謀逆遣慶復
興林堅味等捕之又分遣人諸道調兵為備祿生與
西海道都巡問使金庾獲所謂釋器者斬之傳首于
京島市又斬銀川翁主父林信及李安鄭寶并斬其
黨金蒂徐天吉等六人然釋器事釁未著徒黨未集
而遽殺人頗疑之乃大赦下教曰釋器非止庶孽實



丹陽大君家婢所出往者孫守卿等倚以謀變既伏
厥辜群臣皆謂宜除禍本予不忍置刑命李安鄭寶
安置濟州水精寺安等回言乘舟時墜海死已布告
中外今西北面都巡問使田祿生密認釋器在部內
首至京予初疑之逮問釋器舅林信乃知其實非予
失於保全自取顛覆耳李安定寶指生為死欺罔不
忠林信縱其亡命不即首告俱正典刑其兇徒金光
秀金玉鏡崔黑驢李仁並不赦自餘註誤一皆除之
祿生之搜捕也釋器亡走匿安戾民白彥麟家辛禍
元年慶復興李仁任等聞之密奏以陸仁吉素嚴釋
器貌與容直副使趙仁璧率兵同往捕之仁吉仁璧
奄至彥麟家有英俊者捕釋器仁吉見之慘然釋器
形貌竒偉言語不凡觀者皆謂此真王子也來至免
山仁吉遣人於朝請赦之時太后老不視事禍亦年
幼仁任疑有變詭曰伏誅平壤者即釋器也今何妄
稱耶乃與復興崔瑩等議累遣中使督殺之然猶未
忍殺崔仁哲至此之曰庸僧妄稱王子敢惑亂人心
令亟斬之始知死於平壤者乃釋器同行僧之歸俗
者也禍賜仁吉仁璧等鞍馬以彥麟自首杖流之又
以前判事鄭良輔前收使李玟知而不告下巡衛府
翰之玟曰良輔語予云王子釋器生在安戾予云此



必偽也古亦有此等事不可不察宜告宰樞雖拷訊甚慘竟不服乃斬良輔杖玖一百釋器奴民家女生一子潛寓前評理梁伯益田廬事覺髡之置雞籠山未至陰使吏殺之流伯益

恭讓王一子順妃盧氏生世子爽

世子爽初瑞名封定城君恭讓即位冊為世子諫官請開書筵乃以趙浚徐均衡李至為師傅李舒金子粹禹成範姜淮李趙庸為侍學三年聘前政堂文學李元紘女為妃王下教賜禮物尋命如京師賀正帝寵待序次公侯下宴內殿者五又命朝官日開宴慰之賜黃金二錠白金十錠段絹百匹筵宮以下賜銀帛有差明年乃還世子在京師以文俸之餘察令買布遺嬖妾

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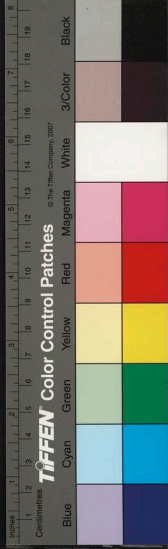
太祖九女

安貞淑儀公主神明王太后劉氏所生新羅王金傳入朝以公主歸之稱樂浪公主一云神鸞宮夫人興芳宮主亦神明太后所生適元莊太子

大穆王后神靖王太后皇甫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文惠王后貞德王后柳氏所生適文元大王貞

宣義王后亦貞德王后所生適戴宗旭生成宗后薨謚宣義祔戴宗廟穆宗五年加謚貞淑顯宗五年加



靜穆十八年加匡懿高宗四十年加益慈

公主史失其號亦貞德王后所生適義城府院大君

順安王大妃貞穆夫人王氏所生

公主史失其號興福院夫人洪氏所生適太子奏

公主史失其號聖茂夫人朴氏所生適金傳惠宗三

女

慶華宮夫人義和王后林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貞憲公主

明惠夫人宮人哀伊主所生

定宗一女

公主史失其號文成王后朴氏所生適孝成太子

光宗三女

千秋殿夫人大穆王后皇甫氏所生適千秋殿君

寶華宮夫人亦大穆王后所生

文德王后亦大穆王后所生事見后妃傳

成宗二女

元貞王后文和王氏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元和王

后延昌宮夫人崔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顯宗八女

孝靖公主元和王后崔氏所生初封積慶公主顯二

二十一年卒謚孝靖

天壽殿主亦元和王后所生



仁平王后元成王太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景肅公主亦元成王太后所生

孝思王后元惠王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孝敬公主元平王后金氏所生

敬成王后元順淑妃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阿志宮人朴氏所生適檢校少監井民相

德宗二女

殤懷公主敬穆賢妃所生蚤卒

公主史失其號劉氏所生適檢校太師王忠靖宗女一

悼哀公主容穆王后李氏所生文宗十一年卒謚哀

文宗七女

積慶宮主仁睿太后李氏所生宣宗三年適扶餘燕公

保寧宮主亦仁睿太后所生適樂浪公瑛睿宗八年

卒陵曰溫謚慶順其餘仁睿所生二公主仁淑賢妃

李氏所生二公主仁穆德妃金氏所生公主皆蚤卒

宣宗三女

敬和王后貞信賢妃李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公主史失其號思肅太后李氏所生蚤卒

遂安宅主亦思肅太后所生生而盲年四十不嫁仁

宗六年卒

肅宗四女

大寧宮主明懿太后柳氏所生適淮安伯沂肅宗八



年冊為公主賜禮物睿宗九年卒謚貞穆
興壽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承化伯禎肅宗八年
冊為公主睿宗六年生子遣承宣金沽賜禮物仁宗
元年卒

安壽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廣平公源肅宗十年
冊為公主

福宣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晉康伯演睿宗九年
冊為公主性婉順為兩宮所愛富為宗室第一崇信
佛法營飭塔廟甚勤仁宗十一年卒謚貞簡
睿宗二女

承慶宮主文敬太后李氏所生適美南白妃仁宗二
年冊為長公主賜衣帶匹段金銀器鞍馬等物

興慶公主亦文敬太后所生適安平公璵仁宗二年
封公主明宗六年卒

仁宗四女

承慶宮主恭睿太后任氏所生適恭化侯瑛德寧宮
主亦恭睿太后所生適江陽公斌天安艷麗舉止閒
雅又善談笑毅宗每於花朝月夕召入內日夜酣歌
醜聲聞外明宗二十二年卒

昌樂宮主亦恭睿太后所生適信安侯城毅宗五年
封宮主高宗三年卒乃葬以王外祖母素服減膳百
官編素一日



永和宮主亦恭睿太后所生適邵城侯珙熙宗四年
卒年六十八謚敬和

毅宗三女

敬德宮主莊敬王后金氏所生毅宗十一年冊為宮
主十六年適司空評

安貞宮主亦莊敬王后所生毅宗十一年冊為宮主

十七年適守司徒咸寧伯璞明宗五年與殿前加榮

通事覺流加榮于海島

和順宮主亦莊敬王后所生毅宗十一年冊為宮主

適廣陵侯沔

明宗二女

延禧宮主光靖太后金氏所生明宗三年冊為宮主

九年適寧仁伯稹

壽安宮主亦光靖太后所生明宗三年冊為公主九

年適昌化伯祐

神宗二女

孝懷宮主宣靖太后金氏所生適河源公璿神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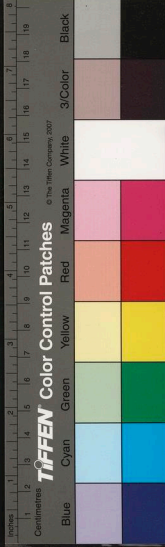
年卒年十七王及后悼甚追封為興德公主

敬寧宮女亦宣靖太后所生神宗二年冊為公主四

年適始興伯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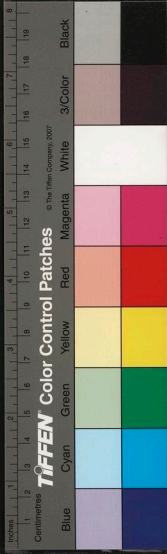
熙宗五女

安惠太后成平王后任氏所生事見后妃傳永昌宮



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丹陽伯楮
德昌宮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永嘉侯崔瑋嘉順宮
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新安公恮
貞禧宮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永安公僖
康安一女
壽寧宮主思平王后李氏所生康宗元年封為公主
適河源公椿卒謚敬烈
高宗二女
壽興宮主安惠太后柳氏所生適新陽公琯
元宗二女
慶安宮主慶昌宮主所生適齊安公淑
咸寧宮主亦慶昌宮主所生適廣平王諲
忠烈王二女
靖寧院妃貞和宮主所生適齊安公淑
明寧院妃亦貞和宮主所生適漢陽公儼
忠惠王一女
長寧宮主德寧宮主所生適元魯王元之亡也失於
北平恭愍王遣尚書成准得告中書省索之
太祖高皇帝遣宦者訪天下軍前得於北京賜衣食
遣還王聞而不悅辛旽密令左司議大夫吳中陸等
上書曰夫人從一而終義不敢他適長寧公主本獮
趾之孫其在元朝嘗有惟薄之譏我國之恥也當元





朝佳亂之際又不能守即徇身為虜獲于

大明亦可恥也 天明猶念我祖宗之裔以歸于我

殿下何以待之若優容而列於五殿以供奉如宗廟

何如國人耳目何請寘邊遠以保其生不聽召入京

命百寮出迎居德寧公主殿

恭讓王三女

肅寧宮主順妃盧氏所生適益州君緝

貞信宮主亦順妃所生適丹陽君禹成範

敬和宮主亦順妃所生適晉原君姜淮季

高麗史卷九十一

列傳卷第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臣鄭麟趾奉 敬脩

洪儒 裴玄慶 中崇謙 卜智謙

洪儒初名術義城府人弓裔末年與裴玄慶申崇謙

卜智謙同為騎將密謀夜詣太祖第言曰自三韓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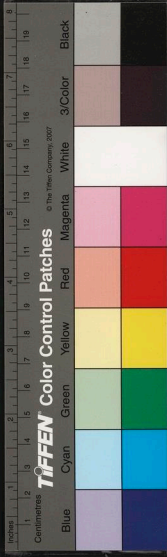
裂羣盜競起今王奮臂大呼遂夷滅草寇三分遼左

據有大半立國定都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縱虐太甚

淫刑以逞殺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疾之如讐

桀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請公行

殷周之事太祖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許王雖暴



朝佳亂之際又不能守即徇身為虜獲于

大明亦可恥也 天明猶念我祖宗之裔以歸于我

殿下何以待之若優容而列於五殿以供奉如宗廟

何如國人耳目何請寘邊遠以保其生不聽召入京

命百寮出迎居德寧公主殿

恭讓王三女

肅寧宮主順妃盧氏所生適益州君緝

貞信宮主亦順妃所生適丹陽君禹成範

敬和宮主亦順妃所生適晉原君姜淮季

高麗史卷九十一

列傳卷第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臣鄭麟趾奉 敬脩

洪儒 裴玄慶 中崇謙 卜智謙

洪儒初名術義城府人弓裔末年與裴玄慶申崇謙

卜智謙同為騎將密謀夜詣太祖第言曰自三韓分

裂羣盜競起今王奮臂大呼逐夷滅草寇三分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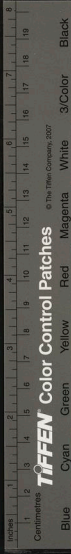
據有大半立國定都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縱虐太甚

淫刑以逞殺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疾之如讐

桀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請公行

殷周之事太祖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許王雖暴

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謂革命予實不德敢效
湯武之事乎恐後世以為口實古人云一日為君終
身為主况延陵季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
吾豈過季子之節乎儒等曰時難遭而易失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國中民庶受毒痛者日夜思欲復之且
權位重者並遭屠殺略無所遺今之德望未有居公
右者眾情所以望於公也公若不從吾等死無日矣
况王昌瑾鏡文如彼豈可違天死於獨夫之手乎於
是諸將扶擁而出黎明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
令人馳且呼曰王公已舉義旗矣喬聞之驚駭亡去
大祖中立名策在哉力以需玄慶崇謙智兼具為一
等賜金銀器錦繡綺被褥綾羅布帛太祖慮青州反
側儒與庾黔弼率兵千五百鎮鎮州以備之由是青
州不克叛遷大相二年改烏山城為禮山縣遣儒及
大相哀宣安集流民五百餘户十九年從太祖擊百
濟滅之卒謚忠烈玄慶初名白玉衫慶州人膽力過
人起行伍累進大臣太祖以青州人玄律為徇軍郎
中玄慶與崇謙駁曰往者林春吉為徇軍吏圖為不
軌事泄伏辜此乃典兵權而恃本州故也今又以玄
律為徇軍郎中臣等竊惑之太祖善之改授兵部郎
中太祖征討四方玄慶功居多十九年疾篤太祖幸
其第執其手曰嗟乎命矣夫卿子孫在予其敢忘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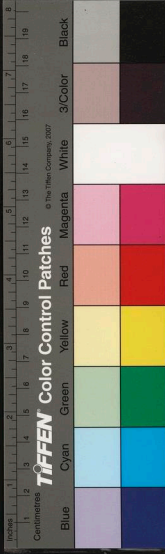
祖出門而玄慶卒遂駐駕命官庀葬事而後還謚武
烈子殷祐崇謙初名能山光海州人長太有武勇十
年太祖與甄萱戰於公山桐藪不利萱兵圍太祖甚
急崇謙時為大將與元甫金樂力戰死之太祖甚哀
之謚壯節以其弟能吉子甫樂弟鐵並為元尹劍智
妙寺以資冥福智謙初名砂瑰桓宣吉林春吉之謀
反也智謙皆密告誅之卒謚武恭成宗十三年四人
皆贈太師配享太祖廟庭

庚黔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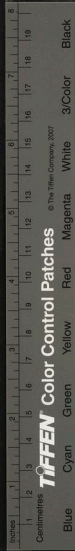
庚黔弼平州人軍太祖為馬軍將軍累轉大匡太祖
以北界鶻岩鎮敵為北狄所侵會諸將議曰今南寇
未滅北狄可憂朕寤寐憂懼欲遣黔弼鎮之如何僉
曰可乃命之黔弼即曰率開定軍三千以行至鶻岩
於東山築大城以居招集北蕃酋長三百餘人盛設
酒食饗之乘具醉脅以威酋長皆服遂遣使諸部曰
既得爾酋長爾等亦宜來服於是諸部相率來附者
千五百人又歸被虜三千餘人由是北方晏然太祖
特加褒獎八年為征西大將軍攻百濟燕山鎮殺將
軍吉奐又攻任存郡殺獲三千餘人太祖與甄萱戰
於曹物郡萱兵銳甚未決勝否太祖欲與持相以老
其師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太祖許之
欲召萱至營論事黔弼諫曰人心難知豈可輕與敵



相狎太祖乃止仍謂曰卿破燕山任存功既不細待
國家安定當策卿功十一年以王命城湯井郡時百
濟將金瑢哀式漢文等領三千餘衆來侵青州一日
黔弼登郡南山坐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必有變
宜速往黔弼驚覺徑趣青州與戰敗之追至禿歧鎮
殺獲三百餘人馳詣中原府見太祖具奏戰狀太祖
曰桐藪之戰崇謙金樂二名將死深為國家憂今聞
卿言朕意稍安十二年甄萱圍古昌郡黔弼從太祖
往救之行至禮安鎮太祖與諸將議曰戰若不利將
如何大相公萱洪儒曰若不利不可從竹嶺還宜預
參間道黔弼曰左開兵新器我危常有死之心無生
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先慮折北何也若
不及救以古昌三千餘衆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願
進軍急擊太祖從之黔弼乃自猪首峰奮擊大破之
太祖入其郡謂黔弼曰今日之捷卿之力也十四年
被讒竄于鵠島明年甄萱海軍將尚哀等攻掠大牛
島太祖遣大匠萬歲等往救不利太祖憂之黔弼上
書曰臣雖負罪在貶聞百濟侵我海鄉臣也選本島
及包乙島丁壯以充軍隊又修戰艦以禦之願上勿
憂太祖見書泣曰信讒逐賢是吾不明也遣使召還
慰之曰卿實無辜見譴曾不怨憤淮思輔國予甚愧
悔庶將賞延于世報卿忠節又明年為征南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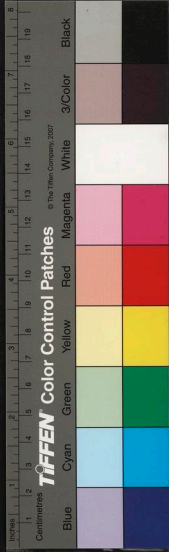
守義城府太祖使人謂曰子慮新羅為百濟所侵嘗
遣大匡能文英周烈弓忿希等鎮之今聞百濟兵已
至楷山城阿弗鎮等處劫掠人物恐侵及新羅國都
卿宜往救黔弼選壯士八十人赴之至槎灘謂士卒
曰若遇賊於此吾必不得生還但慮汝等同懼鋒刃
其各善自為計士卒曰吾輩盡死則已豈可使將軍
獨不生還乎因相與誓同心擊賊既涉灘遇百濟統
軍神釵等黔弼欲與戰百濟軍見黔弼部伍精銳不
戰自潰而走黔弼至新羅老幼出城迎拜垂泣言曰
不圖今日得見大匡微大匡吾其為魚肉乎黔弼留
七日而還是申叔等於千道與我大乞禽其將今逢
吳弓等七人殺獲甚多捷至太祖驚喜曰非我將軍
孰能如是及還太祖下殿迎之執其手曰如卿之功
古亦罕有銘在朕心勿謂忘之黔弼謝曰臨難忘私
見危授命臣職耳聖上何至如斯太祖益重之十七
年太祖自將征運州黔弼為右將軍甄萱聞之簡甲
士五千至曰兩軍相鬪勢不俱全恐無知之卒多被
殺傷宜結和親各保封境太祖會諸將議之黔弼曰
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上觀臣等破敵勿憂也遂乘
營未陣以勁騎數千突擊之斬獲三千餘級擒術士
宗訓醫師訓諫勇將尚達崔弼熊津以北三十餘城
聞風自降十八年太祖謂諸將曰羅州界四十餘郡



為我藩籬久服風化嘗遣大相堅書權直仁壹等往
撫之近為百濟劫掠六年之閩海路不通誰為我撫
之洪儒朴述熙等曰臣雖無勇願補一將太祖曰凡
為將貴得人心公營大匡梯弓等奏曰黔弼可太祖
曰予亦已思之但近者新羅路梗黔弼往通之朕念
其勞未敢再命黔弼曰臣年齒已衰然此國家大事
敢不竭力太祖喜垂涕曰卿若承命何喜如之遂以
為都統大將軍送至禮成江賜御船遣之因留三日
侯黔弼往通之朕念其勞未敢再命黔弼曰臣年齒
已衰然此國家大事敢不竭力太祖喜垂涕曰卿若
承命喜如之遂以為都統大將軍送至禮成江賜御
船遣之因留三日侯黔弼下海乃還黔弼至羅州經
略而還太祖又幸禮成江迎勞之十九年從太祖擊
百濟滅之二十四年卒黔弼有將略得士心每出征
受命即行不宿於家及凱還太祖必迎勞終始寵遇
諸將莫及謚忠節成宗十三年贈太師配享太祖廟
子曰競曰官儒曰慶

崔凝

崔凝黃州土山人父大相祐達初凝母有娠家有黃
瓜夢忽結甜瓜邑人以告弓裔裔卜之曰生男則不
利於國慎勿舉父母匿而養之自幼力學既長通五
經善屬文為齋翰林郎草制結甚愜其意裔曰所謂



聖人得非斯人耶一日齋召太祖誣以謀叛太祖辨
之凝為掌奏在齋側佯墜筆下庭取之因趨過太祖
微語曰不服則危太祖悟遂誣服由是得免及太祖
即位仍舊職知元鳳省事俄拜廣評郎中凝有公輔
器曉達吏事甚獲時譽遇知太祖夙夜勤恪多所獻
替太祖每嘉納之嘗謂曰卿學富才高魚識治體憂
國奉公匪躬蹇蹇古之名臣無以過也遷內奉卿未
幾轉廣評侍郎凝辭曰臣之同僚尹逢長於臣十年
請先授之太祖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昔聞其語
今見其人遂以逢為廣評侍郎凝恒齋素嘗寢疾太
祖遣東宮閔夫勸令食曰臣不食肉有二年矣
凝固辭不食太祖幸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
保其身不得終養其母不孝也不永命使子早喪良
弼不忠也凝乃始食肉果平復他日太祖謂凝曰昔
新羅造九層塔遂成一統之業今欲開京建七層塔
西京建九層塔冀借玄功除羣醜合三韓為一家卿
為我作發願疏凝遂製進十五年卒年三十五時太
祖在燕山郡聞訃痛悼贈元甫賻贈甚厚累贈大匡
太子太傅謚熙愷顯宗十八年配享太祖廟庭德宗
二年加贈司徒子彬

崔彥搆

崔彥搆初名慎之慶州人性寬厚自少能文新羅末



年十八游學八唐禮部侍郎薛廷珪下及第時溥海
宰相烏炤度子光贊同年及第炤度朝唐見其子名
在彥橋下表請曰臣昔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
今臣子光贊宣升彥橋之上以彥橋才學優贍不許
年四十二始遷新羅拜執事省侍郎瑞書院學士及
太祖開國學家而來命為太子師傳委以文翰之任
宮院額號皆所撰定一時貴遊皆歸事之官至大相
元鳳大學士翰林院令平章事惠宗元年卒年七十
七訃聞王痛悼贈政匡謚文英子光胤行歸光遠行
宗光胤嘗以賓貢進士遊學入晉為契丹所虜以才
見用拜官奉使通戎口契丹帝愛其為書手嘗入以
報於是命有司選軍三十萬號光軍行歸亦遊吳越
國其王授秘書即後還本國事光宗為倖臣坐死光
遠官至秘書少監子沆自有傳

王儒字之

王儒本姓名朴儒字文行光海州人性質直通經史
初仕弓裔為員外遷至東宮記室見裔政亂乃家出
隱於山谷間聞太祖即位來見太祖以禮待之謂曰
致理之道惟在求賢今卿之來如得傅巖涓濱之士
仍賜冠帶令管機要有功遂賜姓王玄孫字之字元
長初名紹中由胥吏進其妹壻王國髦之誅李資義
也字之衛宮門以功補都校令肅宗召入內侍再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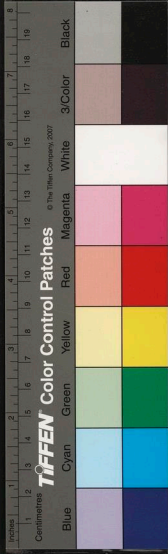
殿中侍御史睿宗朝以兵馬判官從尹瓘征女真累代有勞語在瓘傳遷殿中少監歷左散騎常侍吏兵部尚書樞密院使十七年以參知政事卒年五十七謚章順配享睿宗廟庭後諫官奏曰古之大臣有大功其遇睿廟但以恩倖上無所匡救於君下無所利澤於民非所以尊祀典示將來請令有司擇可者代之制可子毅其女適李資謙子公儀及資謙敗以姻黨坐流

朴述熙

朴述熙措城郡人父大丞得宜述熙性勇敢嗜啗肉雖簷餘饘歲皆食之年十八為弓裔對士後事太祖累樹軍功為大匡惠宗生七歲太祖欲立之以其母吳氏側微恐不得立乃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吳吳以示述熙述熙揣知太祖意請立惠宗為正胤正胤即太子也太祖臨薨託以軍國事曰卿扶立太子善輔佐述熙一如遺命及惠宗寢疾述熙與王規相惡以兵百餘自隨定宗疑有異志流于甲串規因矯命殺之後謚嚴毅贈太師三重大匡配享惠宗廟庭子精

崔知夢

崔知夢初名聰進南海靈巖郡人元甫相斫之子性清儉慈和聰敏嗜學學於大匡玄一博涉經史尤精於天文卜筮年十八太祖聞其名召使占夢得吉兆



曰必將統御三韓太祖喜改今名賜錦衣授供奉職
常從征伐不離左右統合之後侍禁中備顧問惠宗
二年王規謀害王弟知夢時為司天官奏云流星犯
紫微國必有賊後患宗寢疾在神德殿王規將謀亂
知夢卜之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移御定宗即位誅
規褒知夢密奏事機賜臧獲鞍馬銀器光宗朝從幸
歸法事寺被酒失禮貶于隈傑縣凡十一年景宗五
年召還授大匡內議令東萊郡侯食邑一千戶柱國
賜銀器錦被褥帳衣馬僕頭犀帶一日知夢奏曰客
星犯帝座願王申戒宿衛以備不虞未幾王承等謀
逆火朱賜卸衣金帶我宗元年知夢改行內史令
上柱國賜弘文崇化致理功臣號爵其父母三年知
夢年七十八三上表乞骸不允又上書固請乃命除
朝參赴內史房視事如舊六年知夢疾病成宗命醫
賜藥親臨問疾以馬二匹施歸海法安二寺飯僧三
千以禱凡可以已疾者靡所不為卒年八十一訃聞
震悼賻布千疋米三百碩麥二百碩茶二百角香二
十斤官庀葬事贈太子太傅謚敏休加贈太師十三
年配享景宗廟庭子玄同懷遠

王式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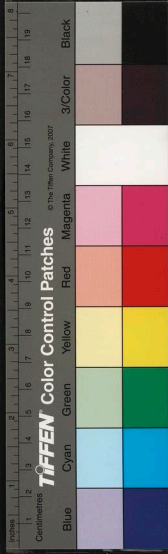
王式廉三重大匡平達之子太祖之從弟為人忠勇
勤恪初為軍部書史多所遷歷太祖以平壤荒廢徙



民實之命式廉往鎮之又城安水興德等鎮有功累
轉佐丞式廉久鎮平壤常以衛社稷拓封疆為己任
惠宗寢疾王規有異志定宗密與式廉謀應變及規
作亂式廉自平壤引兵入衛規不敢動於是誅規等
三百餘人王倚賴益重下詔褒獎曰式廉三代元勳
一邦柱石量吞海嶽氣蘊風雲昨者當先王疾篤之
秋是涇渭未分之際懷忠秉義表節歲寒翊戴眇冲
嗣臨軍國尋有姦臣暴逆結構兇頑忽自簫牆俄興
變亂卿玉入火而彌冷松冒雪以轉青按釵衝冠忘
生徇難死狂反解逆黨伏誅朝綱欲墜而復興宗社
將頌而再登告非公之效元子身效於今長可謂反
蕩誠識臣疾風知勁草昔聞斯語今見其人縱加萬
戶之封并授九州之牧豈足酬茲勳績報彼功名今
賜匡國翊贊功臣號加大丞崇資將表予懷以旌不
朽匪獨展君臣義分唯望共生死同期予不食言有
如皎日更希予無忘責躬儉己公常務知足養廉受
育黎元賞罰平中使國祚而天長地久貽富貴於百
子千孫四年卒謚威靜贈虎騎尉太師三重大臣開
國公配享定宗廟庭子含允含順

朴守卿

朴守卿平州人父大匡尉遜胤守卿性勇烈多權智
事太祖為元尹百濟數侵新羅太祖命守卿為將軍



往鎮之值甄萱再至守卿執以奇計敗之曹物郡之戰太祖部分三軍以大相帝弓為上軍元尹王忠為中軍守卿殷寧為下軍及戰上軍中軍失利守卿等獨戰勝太祖喜陞元甫守卿曰臣兄守文見為元尹而臣位其上寧不自愧遂并為元甫勃海之役太祖被圍賴守卿力戰得出又從太祖討神劔後定役分田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小給之有差特賜守卿田二百結定宗初即位削平內難守卿功居多尋轉大匡光宗一五年子佐丞承位承景大相承禮等被讒下獄守卿憂恚而卒後累贈司徒三重大匡

王順式

李愆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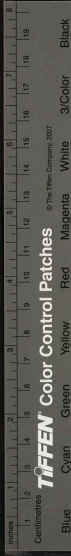
堅

金

尹

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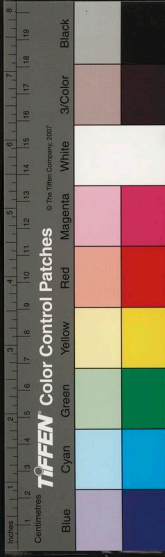
王順式溟州人為本州將軍久不服太祖患之侍郎權說奏曰父而詔子兄而訓弟天理也順式父許越今為僧在內院宜遣往諭之太祖從之順式遂遣長子守元歸款賜姓王仍賜田宅又遣子長命以卒六百八宿衛後與子弟率其眾來朝賜姓王拜大匡長命賜名廉拜元甫少將官景亦賜姓王授大丞太祖討神劔順式自溟州率其兵會戰破之太祖謂順式曰朕夢見異僧領甲士三千而至翼日卿率兵來助是其應也順式曰臣發溟州至大峴有異僧祠設祭以禱上所夢者必此也太祖異之又有李愆言堅金尹瑄興達善弼泰評等皆歸附太祖李愆言史夾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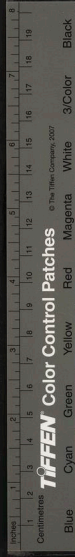
系新羅李保碧珍郡時羣盜充斥忿言堅固城守民
賴以安太祖遣人諭以共戮力定禍亂忿言奉書甚
喜遣其子永率兵從太祖征討永時年十八太祖以
大匡思道貴女妻之拜忿言本邑將軍加賜傍邑丁
戶二百二十九人與忠原廣竹堤州倉穀二十二百
石益一千七百八十五石且致手札示以金石之信
日至于子孫此心不改忿言乃感激團結軍丁儲時
資糧以孤城介於羅濟必爭之地屹然為東南聲援
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一子達行及永堅金青州人為
本州領將軍軍太祖即位以青州人多變詐不早為
備公甫後每有遼州人忿言之直月生等生見之誌
達還奏後無他志足可恃也唯文植明吉私謂州人
金勤謙寬駿曰能達雖奏無他然新穀熟恐有變堅
金與副將連翌興鉉來見太祖各賜馬綾帛有差堅
金等上言臣等願竭愚忠庶無二心但本州人與勤
謙寬駿金言規等在京都者其心異同去此數人可
無患矣太祖曰朕心存止殺有罪者尚欲原之況此
數人皆有宣力扶衛之功欲得一州而殺忠賢朕不
為也堅金等漸懼而退勤謙言規等聞之奏曰日者
能達復曰無他臣等固以為不然今聞堅金等所言
不可保其無他請留之以觀變太祖從之既而謂堅
金等曰今雖不從爾言深嘉爾忠可早歸以安衆心



堅金等言臣等欲露忠謙輒陳利害反類誣譖不以為罪惠莫大焉誓赤心報國然一州之人各有心如如有禍恐難制也請遣軍官以為聲援太祖然之遣馬軍將軍洪庾黔弼等率兵千五百鎮鎮州以備之未幾道安郡奏青州密與百濟通好將叛太祖又遣馬軍將軍能植將兵鎮撫由是不克叛尹瑄益州為人沉勇善韜鈴初以弓裔誅殺無厭慮禍及己遂率其黨走北邊聚眾至二千餘人居鵲巖城名黑水蕃眾久為邊郡害及太祖即位率眾來附北邊以安興達為甄萱高思葛伊域至太祖徇康州行過其城興達遣其子弟吹於之百餘斤置軍之營守守之祖嘉之賜興達青州祿子俊達珍州祿雄達寒水祿玉達長淺祿又賜田宅以賞之甄萱將攻其城興達聞之欲出戰而浴見忽右臂上有滅字恠而禳之至十日病死善弼為新羅載巖城將軍時羣盜競起所至奪掠太祖欲通好新羅以路梗患之弼觀太祖威德遂歸歎以計使通好新羅因捍賊屢有功後以其城內附太祖厚加待遇以年老稱為尚父秦詳益州人博涉書史明習吏事初為其州賊帥柳矜順記室弓裔破矜順詳乃降裔怒其久不服令屬卒伍遂從太祖開國之際與有力焉擢授徇軍郎中



龔直燕山昧谷人自幼有勇略新羅末為本邑將軍
時方亂離遂事百濟為甄萱腹心以長子直達次子
金舒及一女質于百濟直嘗朝百濟見其無道謂直
達曰今見此國奢侈無道吾雖密邇不顯復來聞高
麗王公文足以安民武足以禁暴故四方無不畏威
懷德予欲歸附汝意何如直達曰自八質以來觀其
風俗唯恃富強競務驕矜安能為國今大人欲歸明
主保安弊邑不亦宜乎直達當與弟妹俟隙而歸矣
縱不得歸賴大人之明餘慶流於子孫則直達雖死
無恨願大人勿以為慮直遂決意來附太祖十五年
直與其子英舒來朝言曰至在弊邑久聞風化雖無
助天之力願竭為臣之節太祖喜拜大相賜白城郡
祿廐馬三匹彩帛拜其子成舒為佐尹又以貴戚正
朝後行女妻英舒曰卿灼見理亂存亡之機來歸於
我朕甚嘉之聯姻公族用示厚意卿其益竭心力鎮
撫邊境藩屏我家直謝因言曰百濟一年山郡境接
弊邑以臣歸化常加侵掠民不安業臣願往攻取使
弊邑之民不被寇竊專務農桑益堅歸化之誠太祖
許之萱聞直降怒甚囚直達金舒及其女烙斷股筋
直達死百濟滅後羅州以俘囚百濟將軍具道子端
舒還於父母二十二年直以佐丞卒太祖遣使致弔
贈政匡謚奉義以成舒為嗣後又贈司空三重大匡



朴英規

朴英規昇州人娶甄萱女為萱將軍及神劔為逆萱來投英規密語其妻曰大王勤勞四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朝以家人之禍失地投於高麗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若舍吾君以事賊子則何顏以見天下之義士乎况聞高麗王公仁厚勤儉以得民心殆天啟也必為三韓之主盍致書以安慰我王兼致懇懇於王公以圖將來之福乎其妻曰子之言是吾意也太祖十九年二月英規遂遣人歸款且曰若舉義兵請為內應以迎王師太祖大喜厚賜其使令歸

批來規曰古家言忠道各執其利

夫人兄弟而婦尊之必終有以厚報之天地鬼神悉聞此言九月太祖討神劔滅百濟謂英規曰自萱失國遠來其臣子無一人慰籍者獨卿夫婦千里嗣青以致誠意兼歸款我於寡人義不可忘授以佐丞賜田千頃以驛馬三十五匹迎致家人官其二子英規後官至三重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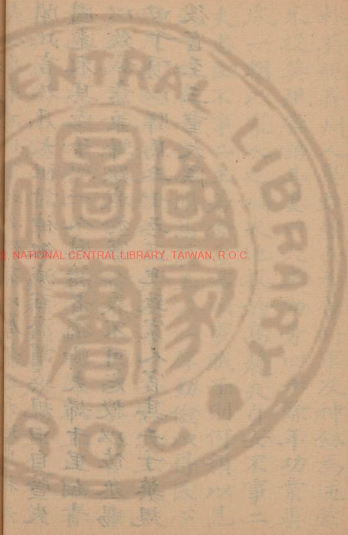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脩

徐弼

徐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刀筆進累官至大匡內議
令光宗賜宰臣王咸敏皇甫光謙及弼金酒器弼獨
不受曰臣謬居宰輔已叨寵恩又賜金器愈懼愈分
且服用明等袞奢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何用光
宗曰卿能不以寶為寶予當以卿言為寶弼進見
曰願上莫賞無功無忘有功光宗嘿然翌日遣近臣
問有功無功者為誰對曰有功者元甫式會是也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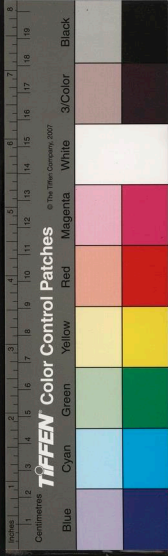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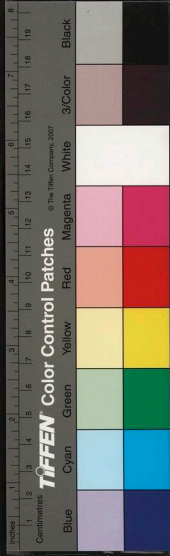
功者若輩是也其以此奏時光宗厚待投化漢人擇取臣僚第宅及女與之一日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以獻焉光宗問其故對曰今投化人擇官而仕擇屋而處世臣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為子孫計宰相居第非其有也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俸之餘更營小第庶無後悔光宗怒然卒感悟不復奪臣僚第宅又內廐馬死光宗欲罪王者弼引孔子不問馬之說爭之主者得免其謾詈如此十六年卒年六十五謚貞敏累贈三重大匡太師內史令後配享光宗廟庭子廉熙英熙自有傳

崔承老 齊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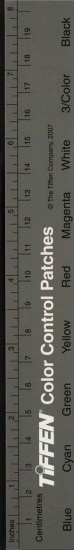
崔承老慶州人父殷合仕新羅至元甫久無嗣禱而生承老性聰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二太祖召見使讀論語甚嘉之賜盞盆命隸元鳳省學生賜鞍馬例食二十碩自是委以文柄成宗元年為正匡行選官御事上柱國時王求言承老上書曰臣生長草野性稟愚暗且無學術幸值明時久叨近職累竊殊榮雖微長策可以匡時猶有片心期於報國竊見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玄宗勤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休明可為師範也臣伏見太祖之創業垂統所謂祖有功也諸宗之嗣位守成所謂宗有德也祖既有國有家以啟子孫之福慶



宗乃或興或廢未免一時之過愆所以然者政有理
荒事有善惡多不慎終始至於危亂是誠可痛也
自我太祖開國以來臣所及知者皆誦在臣心今謹
錄五朝政化善惡之跡可鑑可戒者條奏以聞伏審
我太祖神聖大王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當
初翦亂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
聖德以歸心於是值金難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與之
運不離鄉井便作闕庭定遼須之驚波得秦韓之舊
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功莫高焉德莫大焉若
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
舊盟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為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
獻駱駝亦皆棄而不畜其深策遠計防患乎未然保
鄉于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既為丹兵所破其世子
大光顯等以我國家舉義而興領其餘衆數萬戶日
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賜姓名又
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禋祀其文武叅佐以
下亦皆優治爵命其急於存亡纔絕而能使遠人來
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主虐民太祖
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定
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至我國初西北邊
民每被女真蕃騎往來侵盜太祖斷自宸衷遣一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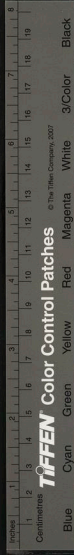
將鎮之不勞寸及反令蕃衆來歸自是塞外塵清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通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以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間百十餘城莫不懷于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而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凡大興師前後數次然旌摩之下戎馬之前或有臨陣投降或有望風懾失雖交鋒及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甄萱積惡數十餘年然後終為逆豎所因逃奔于我而請兵誅逆太祖聞之厚禮迎致及其殞沒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國守業者又如此也自平百濟車駕入咸夜血窮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且南北久分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勤政八年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禦寒暑好賢樂善捨已後人恭儉禮讓之心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偽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其勸懲之道得帝王之禮者又如此也加以知人不失其才御下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尊釋教重儒術為君之令德斯備有國之嘉猷可遵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宗廟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稷且未光崇禮樂文物猶多闕乏凡百官司之品式
及諸內外之規儀未及修定忽遺弓劍蓋國人之不
幸寔天道之難堪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累經監
撫尊禮師傳善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即
位衆舉欣然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
而不答亦無所問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
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
相隨蓋為疑人太甚大失為君之體加以偏賞將士
恩澤不均故內外怨嗟人心携貳又即位踰年便致
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朝臣賢士不獲近前
民不見德至于晏駕之日粗得免其橫禍可不痛哉
定宗在藩邸時早有令聞及惠宗寢疾彌留宰臣王
規等潛有所圖窺覲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西都忠
義之將定計而為備及內難將作衛兵大至故姦計
不成羣凶受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
宗至今三十有八年其間法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
也定宗既以連枝得繼夙夜孜孜銳精求理或嫌燭
而引見朝士或昨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人皆
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
移暴欲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慮為然乃羣情不服怨
讒曲是而與災應遷於影響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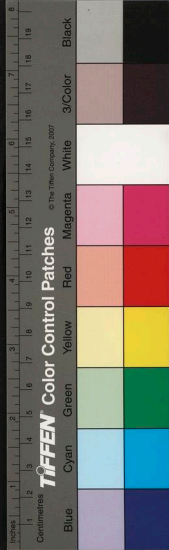
可痛也光宗以英竒之表岐嶷之姿備承太祖之春
憐親受定宗之顧命鵠原襲慶鳳宸傳華禮有加於
接下鑿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將豪強無疎
賤而惠鮮鰥寡自即位之年至于八載政教清平刑
賞不濫及雙冀見用以衆崇重文士恩禮過豐由是
非方濫進不次驟遷未決歲時便為卿相或連霄引
見或繼日延容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軍國要務壅塞
不通酒食謙遊聯縣靡絕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
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以殊恩殊禮所以後生爭進
舊德漸衰雖重華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

浮虛之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猜忌
日深都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
過重法門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焚修不少專求
福壽但作禱祈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因緣自輕
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不窮奢極侈以其
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所作為不欲後改宮室
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
巧之作無休日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為太祖十年
之費又及末年多殺無辜臣愚以為若使光宗恒思
恭儉節用動政如初豈其祿命不永纔得享年五十
而已哉其不克終誠為可惜也况自康中至乙亥十



六年間姦兇競進讒毀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翦滅而况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重也兩朝皆唯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已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呼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光考末年能免悔光得嗣天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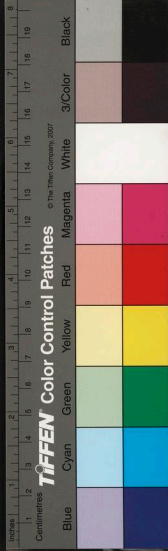
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諧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青無所態自此邦正不分賞刑不一未及于理復俟于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宮內豎而已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晚無令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忠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景宗亦有足稱美者焉蓋其當初遘疾未及危篤遂於卧內引見聖上親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唯惠景二宗嗣位皆自春宮人無異望至於兄弟之間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惠宗兩年寢疾而



終有子曰興化郎君而年少又不能囑後事於諸弟
定宗自破群臣翊戴以篡大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
宗以安宗社定景二宗之遺命可謂明矣又曾見惠
定光三宗相繼之初百事未宣之際兩京文武半已
殺傷况屬光宗末年世亂讒興凡繫刑章多是非辜
歷世勳臣宙將皆未免誅鋤而盡及景宗踐祚舊臣
之存者四十餘人耳其時亦有人過害衆多皆是後
生讒賊誠不足惜唯天安鎮州二郎君本皇家之枝
葉也光宗猶自寬容竟不置之於法至景宗朝足為
藩屏却被權臣之賊害沒為地下之冤魂於宗盟
戒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過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
之恩纂列聖龐鴻之業無一物不樂其生無一夫不
獲其所內外同歡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
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
耶聖上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保全骨肉
之功可謂友于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克定蕭牆之
難而再安宗祀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
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廷儀制頗有可觀所謂善否
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寃獄數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
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為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
取其善者而行之見其不善而誠之除不急之矜寵



無善之勞但要君安於上民悅於下因善始之心慮
克終之義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為君主而不自
專大富有方德而不自驕矜唯敦恭己之情不絕憂
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至災不禳而自消聖壽胡不
萬年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雖愚昧忝職樞機既
奏陳之有心又迴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
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我國家統三以來四十
七年士卒未得安枕糧餉未免糜費者以西北隣於
戎狄而防戍之所多也願聖上以此為念夫以馬歇
灘為界太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為界大朝之所定
能射御者充其防戍又選其中二三偏將以統領之
則京軍免更戍之勞芻粟省之飛挽之費矣竊聞聖
上為設功德齋或親碾茶或親磨麥臣愚深惜監體
之勤勞也此弊始於光宗崇信讒邦多殺無辜惑於
浮屠果報之說欲除罪業浚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設
毗盧遮那懺悔法或齋僧於毬庭或說無遮水陸會
於歸法寺每值佛齋日必供乞食僧或以內道場餅
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與摩利山等處魚梁為
放生所一歲四遣使其界寺院開演佛經又禁殺生
御願肉膳不使宰夫屠殺市買以獻至令大小臣民
悉皆懺悔擔負未穀柴炭為豆施與中外道路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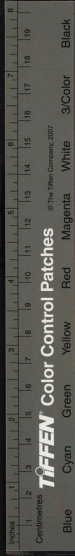
可勝紀然以既信讒翹視人如莽草誅殺者堆積如山常竭百姓膏血以供齋設當是時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諸犯罪者變形為僧及遊行丐乞之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者亦多有何利益令聖上在位所行之事與彼不同但此數事只勞聖體無所得利願正君王之體不為無益之事我朝侍衛軍卒在太祖時但充宿衛宮誠其數不多及光宗信讒誅責將相自生疑惑增益軍數簡選州郡有風彩者入侍皆食內廚時議以為繁而無益至景宗朝雖稍減削洎于今時其數尚多伏望遵太祖之法但留饒勇者餘悉罷遣

則人無差也國有諸積聖上以資爾及養也與行各

臣竊謂聖上欲效光宗消除罪孽普施結緣之意此所謂小惠未遍也若明其賞罰徵惡勸善足以致福如此碎事非人君為政之體乞罷之我太祖情專事大然猶數年一遣行李以修聘禮而已今非但聘使且因貿易使价煩夥恐為中國之所賤且因往來販敗船殞命者多矣請自今因其聘使兼行貿易其餘非時買賣一皆禁斷凡佛寶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息利勞優百姓請皆禁之以其錢穀移直寺院田莊若其主興有田丁者并取之以屬于寺院莊所則民弊稍減矣王者之理民非家至而日見之故分遣守令往察百姓利害我聖祖統合之



後王欲置外官蓋因草創事煩未遑今竊見鄉豪每假公務侵暴百姓民不堪命請豐外官雖不得一時盡遣先於十數州縣并置一官官各設兩三員以委撫字伏見聖上遣使迎屈山僧如哲入內臣愚以為哲果能福人者其所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飲食亦是聖上之賜必有圖報之心每以祝釐為事何煩迎致然後敢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役出家居山光宗致敬盡禮卒之善會暴死道傍曝露其尸如彼凡僧身且取禍何暇福人請放哲還山克致善會之譏新羅之時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各有名之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以別貴賤辨尊卑也由是公禰雖非土產百僚自足用之我朝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意服着官雖高而家貧則不能備公禰雖無職而家富則用綾羅錦繡我國土宜好物少而麤物多文彩之物皆非土產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迎接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以取恥焉乞分百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異公禰穿執奏事之時着絨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着文彩紗縠但用紬絹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館釋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綏吏民疑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宿館驛以除其弊華夏之制不



可不遵然四方習俗各隨土性似難盡變其禮樂詩
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其餘車
馬衣服制度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苟同諸島
居民以其先世之罪生長海中土無所食活計甚難
又光祿寺徵求無時日至窮困請從州郡之例平其
貢役我國春設燃燈冬開八關廣徵人衆勞役甚煩
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種種偶人工費甚多一進
之後便如毀破亦甚無謂也且偶人非凶禮不用西
朝使臣嘗來見之以為不祥掩面而過願自今勿許
用之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語曰無為而治
者其聲也教也夫可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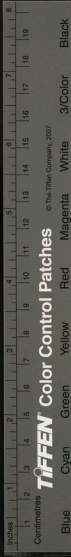
感動天人者以其有純一之德無私之心也若聖上
執心撝謙常存敬畏禮遇臣不則就不聲竭心力進
告謀猷退思匡贊乎此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者也願聖上日慎一日不自驕滿接下思恭倘或
有罪者輕重並論如法則太平之業可立待也太祖
除內屬奴婢在宮供役外出居外郊耕田納稅至光
宗多作佛寺役使日繁乃徵在外奴婢以充役使內
宮之分不足支給并費倉米及乎聖朝弊猶未除且
內廡養馬數多糜費甚廣民受其害如有邊患糧餉
不周願聖上一依太祖之制酌定宮中奴婢廡馬之
數餘悉分遣於外世俗以種善為名各隨所願營造



佛宇其數甚多又有中外僧徒欲為私住之所競行
營造普勸州郡長史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
願嚴加禁斷以除百姓勞役禮云天子堂九尺諸侯
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
營室為先由是諸州郡縣及亭豪右競權大屋踰越
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伏望命
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今中外遵守其已營造踰
制者亦令毀撤以戒後來寫經塑像只要傳久何用
珍寶為飾以啟盜賊之心古者經皆黃紙且以旃檀
木為軸其肖像不用金銀劍鐵但用石土木故無竊
賊者新羅之季經像皆用金銀奢多過度底歲咸云
使商賈竊毀佛像轉相賣買以營生產近代餘風未
殄願加嚴禁以革其弊昔晉德襄而藥卻胥原孤續
慶伯降在皂隸戎三朝功臣子孫每宥旨必云褒錄
而未有受爵者混於皂隸新進之輩多肆凌侮怒咨
以興且光宗末年誅黜廷臣世家子孫未得承家請
從累次恩宥隨其功臣等第錄其子孫又康子年田
科及三韓後入仕者亦量授階職則寬屈得伸而灾
害不生矣崇信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庶之為功德
事實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及所費者自己之
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力費民之財昔梁武帝
以天子之尊修匹夫之善人為以非者以此是以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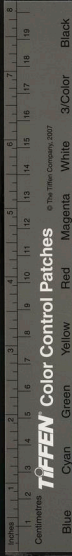
王深慮其然事皆酌中弊不及於臣民臣聞人之禍
福貴賤皆稟於有生之初當順受之况崇佛教者只
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見報理國之要恐不在此且
三教各有所業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釋教
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
理國乃今日之務今日至近來生至遠舍近求遠不
亦謬乎人君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役不備
之人費倉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昔德宗妃父王
景先駙馬高恬為聖壽延長鑄金銅佛像獻之德宗
曰朕以有為功德謂無功德還其佛像於二人是其
冬夏講會及先王先后忌齋其來已久不可取舍其
他可減者請減之若不得減則依月令所說五月中
氣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止聲色
薄滋味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
所成十一月中氣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
身無躁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所定此時則可以停之何也極寒則役使者苦而食
物不精潔極熱則汗出淋漓或誤傷群虫齋供不淨
潔有何功德且今日作善來日未必獲善報以此而
觀莫如修政教請以一年十二月分半自二月至四
月自八月至十月政事功德叅半行之自五月至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月十一月至正月除功德專修政事逐日聽政膏盱
圖治每日午後乃用君子四時之禮修令安身如此
則順時令安聖體減臣民之勞苦豈不為大功德乎
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傳曰鬼神非其族類不享
所謂淫祀無福我朝宗廟社稷之祀尚多未如法者
其山嶽之祭星宿之醮煩瀆過度所謂祭不欲數數
則煩煩則不敬雖聖上齋心致敬固無所怠然其享
官視為尋常事厭倦而不致敬則神其肯享之乎昔
漢文帝凡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
德也如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隆福若其有知私已求
福謂君子苟難免之况神乎祭祀之費將出於民之
膏血與其力役臣愚以為若息民力而得歡心則其
福必過於所祈之福願聖上除別例祈祭常存恭已
責躬之心以格上天則災害自去福祿自來矣本朝
良賤之法其來上矣我聖祖創業之初其辟臣除本
有奴婢者外其他本無者或從軍得俘或貨買奴
聖祖嘗欲放俘為良而慮動功臣之意許從便宜至
于六十餘年無有控訴者逮至先宗始令按驗奴婢
辨其是非於是功臣等莫不嗟怨而無諫者大穆王
后切諫不聽賤隸得志凌轢尊貴競構虛偽謀陷本
主者不可勝紀先宗自作禍胎不克遏絕至於末年
枉殺甚多朱德大矣昔侯景圍梁臺城近臣朱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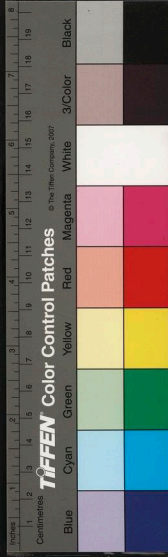


奴踰城投景景授儀同其奴乘馬披錦袍臨城呼曰
朱異仕宦五十年方得中領軍我始仕候王已為儀
同於是城中僮奴競出投景臺城遂陷願聖上深鑑
前事勿使以賤凌貴於奴主之分執中處之大抵官
貴者識理鮮有非法官卑者苟非智足以飾非安能
以良作賤乎惟宮院及公卿雖或有以威勢作非者
而今政鏡無私安能肆乎幽厲失道不掩宣平之德
不累文景之賢唯當今判決務要詳明俾無後悔前
代所決不須追究以啟紛紜承老見王有志而可與
有為乃進此書餘六條史逸二年轉門下侍郎平章

事山堂詳不允七年拜門下侍郎平章

七百戶累表乞致仕皆不允八年卒謚文貞年六十
三王勸悼下教褒其勲德贈太師賻布一千匹麩三
百碩粳米五百碩乳香一百兩腦原茶二百角大茶
一千斤穆宗元年配享成宗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大
匡內史令子肅肅子齊顏事顯德靖文四朝官至太
師門下侍中及疾篤文宗親臨問疾齊顏具服拜謝
翼日卒輟朝三日謚順恭制曰故侍中崔齊顏一子
雖年未及任可特授八品職賜名繼勳以示優眷宣
宗三年配享文宗廟庭初太祖信書訓要失於兵燹
齊顏得於崔沆家藏以進由是得傳於後世

雙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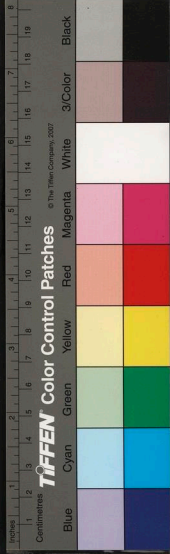


雙翼後周人仕周為武勝軍節度巡官將侍郎試大理評事光宗七年從封冊使薛文遇來以病留及愈引對稱旨光宗愛其方表靖為僚屬遂擢用驟遷元甫翰林學士未逾歲授以文柄時議以為過重九年始建議設科遂知貢舉以詩賦頌策取進士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經三人卜業二人自後屢典貢舉獎勸後學文風始興十年父侍御哲時為清州守聞翼有寵隨回使王兢來拜佐承此後史逸

崔亮

崔亮慶州人性寬厚能屬文光宗朝登第為攻文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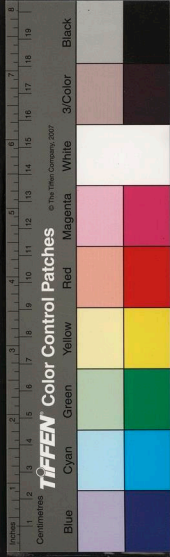
望累授左散騎常侍參知政事兼司衛卿以疾解官既而王謂左右曰亮在告百日御事選官依例請解職朕已允之然念亮自我潛邸竭其忠貞以匡映昧言念勲勞未敢忘也乃命復職未幾拜門下侍郎遷內史侍郎兼民官御事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十四年卒王痛悼贈太子太師賻米三百石麥二百石腦原茶一千角以禮葬之謚匡彬後配享成宗廟庭累贈太尉太保太師內史令三重大匡子元信元佐元億元偉元侃元保元俊元信擢甲科歷戶部侍郎禮賓鄉顯宗朝與李守和如宋賀正及還以奉使污辱坐流



韓彥恭

韓彥恭涇州人父聰禮光祿少卿彥恭性敏好學光宗朝年十五屬光文院書生未幾為本院承事郎轉內承旨請赴進士舉不第進累內議承旨舍人成宗時再轉刑兵二官侍郎如宋謝思宋以彥恭儀容中度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彥恭奏請大藏經帝賜藏經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又賜御製秘藏詮逍遙蓮花心輪還王授御史禮官侍郎判禮賓省事彥恭奏宋樞密院即我朝直宿員吏之職請置其官於是始設中樞院置使副各

參知政事上柱國穆宗即位授內史侍郎平章事四年拜門下侍中王巡省州羣至長湍縣謂彥恭曰此卿本貫也念卿功勞可陞為涇州時全用錢弊禁羸布民頗患之彥恭上疏論其弊王納之後累加特進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監修國史贈其父聰禮內史令王嘗幸平州日暮寒甚駐輦道傍酣飲不行彥恭進曰臣等醉飽奈軍士何王嘉之賜貂鼠裘趣駕入行宮遇事直言多類此六年彥恭病王賜醫藥及車二乘往浴溫泉命州縣供給疾篤遣近臣問疾又賜廐馬三匹以資祈禱竟不愈明年卒年六十五訃聞王悼甚賻米五百石麥三百石布一千二百匹茶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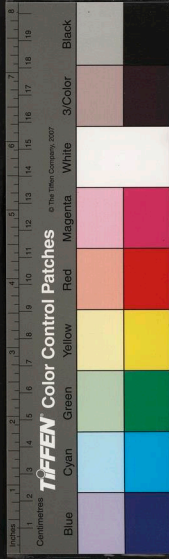
角贈內史令謚貞信以禮葬之顯宗十八年配享穆宗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太傅子祚

柳邦憲

柳邦憲全州承化縣人登第事成宗為禮部侍郎穆宗朝授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十二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卒報朝三日謚貞簡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不事產業在諫官或責以久不言徐對曰許以為直非吾所取

金審言

金審言靜州靈光縣人初從常侍崔暹學暹坐寐夢第進累石補闕兼起居注九年七月上封事王下教褒獎曰朕自御洪圖思臻盛業內設百寮外分牧守無曠分憂之任欲施利俗之方奈冲人之庸昧想攻教之陵夷昨省右補闕兼起居注金審言所上封事二條其一曰周開盛業姬旦上無逸之篇唐啟中興宣宗製百僚之誠按說苑六正六邪文曰夫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明顯獨見興亡之機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



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
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轉禍為福使君終
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
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
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
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
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
善主所為皆曰好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
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
臣也三曰中實陰詖外貌小勤巧言令色妬賢嫉能

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
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為輕重私門
成黨以為富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
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
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
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又按漢書刺史六條政一
則察民庶疾苦失職者二則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
政者三則察盜賊民之害及大奸猾四則察曰犯律
四時禁者五則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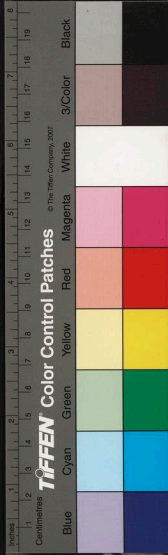
六則察吏不簿入錢穀故散者諸將六正六邪文及
刺史六條俾委攸司於二京六官諸署局及十二道
州縣官廳堂壁各寫其文出入省覽以備龜鑑其二
曰設職分司帝王令典開都列邑古今通規我國家
以西京境壓鯨津地連鴈塞寫金湯而設險模鐵瓮
以尋城署百官置萬戶分司文武甚多而廉恥者無
人薦奏非違者無人紀彈涇渭同流薰蕕一致請依
唐東都置知臺御史例分司憲一員使得紀理則下
情上達黜陟惟明物泰時雍非朝即夕所奏如是予
甚嘉之汝心敦補政志切匡時錄正邪二理 我襟
袵令內外諸司用為勸戒其下內史門下預示內外
司存依所奏施行穆宗廟朝出為州物務農恤民甚
獲時譽顯宗即位擢右散騎常侍遷禮部尚書五年
轉內史侍郎平章事出為西京留守九年卒報朝三
日謚文安

崔沆

崔沆字內融平章事彥為之孫成宗朝年二十登甲
科王嘉其才擢授右拾遺知制誥累遷內史舍人穆
宗時再知貢舉所取多名士王尤倚重政無大小
必與圖議轉吏部侍郎中樞院使王寢疾金致陽謀
不軌沆與蔡忠順等定策迎立顯宗顯宗拜沆翰林
學士承旨左散騎常侍尋下教曰王者父事三老兄



事五更所以藉賢輔德也朕少值閔凶未聞義訓仰
遵古典思得其人具官崔沆明識高才諒絕儕等可
授政堂文學以為寡人師傅初成宗以入關會雜伎
不經且煩擾悉罷之但幸法王寺行香還御毬庭受
文武朝賀而已至是沆請復設會三年遷吏部尚書
叅知政事監修國史七年拜內史侍郎平章事十一
年賜推忠盡節衛社功臣號沆明年檢校太傅守門下
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加守正功臣號沆不樂仕宦年未七十表請致仕
王累起不就性酷信浮屠請修黃龍寺塔身自監督
願易農務又於私第造置經象如僧舍竟捨為寺十
五年病篤王親臨問疾授其子有孚秘書省校書郎
賜女塔李作忠章服以慰其意及卒王悼甚贈謚節
義轉絹三百匹布五百匹米麥各一千石有孚以父
遺命固辭不受沆聰悟沉訥寡言善斷世業儒以清
儉持家久秉鈞一介不取於人手不接金玉婦女不
粉黛計月請俸家無甌石之儲後配享顯宗廟庭德
宗二年贈正匡靖宗加贈侍中值沆忌日命有司設
道場玄化寺薦冥福文宗十四年有孚以司宰卿出
為西京副留守內史門下奏其父沆在聖考朝以清
節直道匡扶社稷國家追念厥切嘗於玄化寺納財
以供忘齋之費歲遣有孚詣寺燒香其弟永孚嘗守



天安今有孚又守西都則深恐忌祭上塚之禮將闕
殆忘其功也請授有孚三品職勿令補外從之二十
一年又加贈守太師兼中書令

蔡忠順

蔡忠順史失世系穆宗朝累遷中樞院副使王寢疾
忠順與劉瑁崔沆直宿銀臺一日王召忠順入卧內
羣左右語曰寡人疾漸就平聞外間有窺覲者卿知
之乎對曰臣試聞之未得其實王取枕上封書與之
乃劉忠正所上也云石僕射金致陽覬覦非望遣人
致遣深布腹心仍求內援臣曉譬拒之不敢不奏又

圍逼遣酒食臣疑毒不食與雋雀烏雀斃謀危若此
願聖上憐救忠順見畢奏曰勢急矣宜早圖之王曰
朕疾漸危篤朝夕入地太祖之孫唯大良院君在卿
與崔沆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忠
順出以與沆沆曰臣常以為憂今上意如此社稷之
福也忠正遣監察御史高英起謂忠順沆曰今上寢
疾姦黨伺隙恐社稷將屬異疾如大漸宜以太祖
之孫為嗣忠順等陽驚曰太祖之孫安在曰大良院
君是也可以主忠順等答曰吾等亦聞此久矣當
聽天所命忠正更遣英起曰我欲躬往議之驕從繁
恐為旁人所疑翼兩君見往忠順與沆議曰此非私



事實關宗社可往見之遂詣定議時大良院君在山
角山神穴寺忠順入奏王曰宜擇文武各一人率軍
校往迎之忠順與沆及英起等議遂舉宣徽州判官
皇甫俞義以門忠順等又議奏軍校多則行必遲恐
姦黨先圖宜遣十餘人徑往迎來王然之曰予欲親
禪可亟遣不可緩也若疾廖如成宗封朕故事早定
名分則無窺伺之人矣朕無子而鑑嗣未定衆心搖
動是吾過也宗社大計無過於此卿等其各盡心王
遂泣下忠順亦泣王命忠順草與大良君書親自研
墨忠順曰臣自研以書請勿勞聖體王曰意甚忙不
覺勞也其書曰自古國家大事素定於前則人心乃
安今予寢疾姦邪覬覦以寡人不豫為之所名分未
定故爾卿太祖嫡孫宜速一道寡人未至大與得已
付宗社沒無遺患右有餘齡則使處東宮以定羣心
王又令書其尾曰道路險阻恐姦人潛伏變起不虞
可戒慎而來時閣門舍人庾行簡不欲迎立王慮事
泄戒忠順勿令行簡知之以書授俞義等往迎于神
穴寺遂即位是為顯宗顯宗以忠順直中臺俄遷吏
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王避梁丹南行忠順扈駕王
次廣州從行諸臣聞河拱辰等被執皆驚懼散走唯
忠順與侍郎忠肅張延祐周佇柳宗金應仁不去累
轉吏部尚書叅知政事賜推忠盡節衛社功臣號封



濟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忠順奏軍士有父母年
八十已上者免軍就養諸文武員僚父母年七十已
上無他兄弟者不許補外其父母有疾給告二百日
護視王從之十一年檢校太尉濟陽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加輔國功臣號尋拜內史侍郎平章事兼西
京留守加太子少師十八年遷門下侍郎平章事二
十一年判西京留守事以疾表請解職不允明年致
仕靖忠二年卒謚貞簡

高麗史卷九十三
列傳卷第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脩

徐熙 訥恭

徐熙小字廉允內議令弼子也性嚴格光宗十一年
年十八擢甲科超授廣評員外郎累遷內議侍郎二
十三年奉使如宋時不朝宋十數年熙至容儀中度
宋太祖嘉之授檢校兵部尚書成宗二年由佐丞拜
兵官御事從幸西京成宗欲微行遊永明寺熙上疏
諫乃止賜鞍馬以賞之後改內史侍郎十二年契丹
來侵熙為中軍使與侍中朴良柔門下侍郎崔亮軍



濟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忠順奏軍士有父母年
八十已上者免軍就養諸文武員僚父母年七十已
上無他兄弟者不許補外其父母有疾給告二百日
護視王從之十一年檢校太尉濟陽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加輔國功臣號尋拜內史侍郎平章事兼西
京留守加太子少師十八年遷門下侍郎平章事二
十一年判西京留守事以疾表請解職不允明年致
仕靖忠二年卒謚貞簡

高麗史卷九十三
列傳卷第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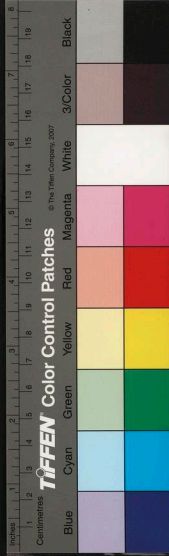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脩

徐熙 訥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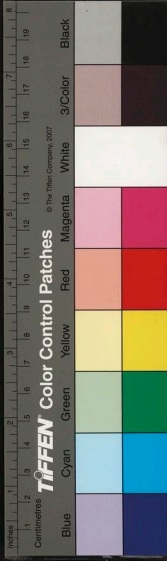
徐熙小字廉允內議令弼子也性嚴格光宗十一年
年十八擢甲科超授廣評員外郎累遷內議侍郎二
十三年奉使如宋時不朝宋十數年熙至容儀中度
宋太祖嘉之授檢校兵部尚書成宗二年由佐丞拜
兵官御事從幸西京成宗欲微行遊永明寺熙上疏
諫乃止賜鞍馬以賞之後改內史侍郎十二年契丹
來侵熙為中軍使與侍中朴良柔門下侍郎崔亮軍



于北界備之成宗欲自將禦之幸西京進次安北府
契丹東京留守蕭遜寧攻破蓬山郡獲我先鋒軍使
給事中尹庶顏等成宗聞之不得進乃還熙引兵欲
救蓬山遜寧聲言大朝既已奄有高勾麗舊地今爾
國侵奪疆界是以來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
未歸附期於掃蕩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還奏
有可和之狀成宗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戩
如契丹營請和遜寧又移書云八十萬兵至矣若不
出江而降當須殄滅君臣宜速降軍前蒙戩至營問
所以來侵之意遜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
罰若欲求和宜速降蒙戩遂成宗會韓巨義之說
言車駕還京令重臣率軍乞降或言割西京以北與
之自黃州至忠嶺畫為封疆成宗將從割地之議開
西京倉米任百姓所取餘者尚多成宗恐為敵所資
令投大同江熙奏曰食足則城可守戰可勝也兵之
勝負不在疆弱但能觀釁而動耳何可遽令棄之乎
况食者民之命也寧為敵所資虛弃江中又恐不合
天意成宗然而止之熙又奏曰自契丹東京至我安
北府數百里之地皆為生女真所據光宗取之築嘉
州松城等城今契丹之來其志不過取此二城其聲
言取高勾麗舊地者實恐我也今見其兵勢大盛遽
割西京以北與之非計也且三角山以北亦高勾麗



舊地彼以谿壑之微責之無厭可盡與乎况割地與
敵萬世之恥也願駕還都城使臣等一與之戰然後
議之未晚也前民官御事李知白奏曰聖祖創業垂
統洎乎今日無一忠臣遽欲以土地輕與敵國可不
痛哉古人有詩云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焦
周蓋謂焦周為蜀大臣勸後主納土於魏為千古所
笑也請以金銀寶器賂遼寧以觀其意且與其輕割
土地弃之敵國曷若復行先王燃燈八關仙郎等事
不為他方異法以保國家致太平乎若以為然則當
先告神明然後戰之與和惟上裁之成宗然之特成
宗樂慕華風國人不敢叛和自及之遼寧以蒙我元
還久無回報遂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
與戰克之遼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成宗遣和通使
閤門舍人張瑩往契丹營遼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
前面對瑩還成宗會羣臣問曰誰能往契丹營以口
舌却兵立萬世之功乎羣臣無有應者熙獨對曰臣
雖不敏不惟命王出餞江頭執手慰藉而送之熙奉
國書如遼寧營使譯者問相見禮遼寧曰我大朝貴
人宜拜於庭熙曰臣之於君拜下禮也兩朝大臣相
見何得如是往復再三遼寧不許熙怒還卧所館不
起遼寧心異之乃許升堂行禮於是熙至營門下馬
而入與遼寧分庭揖升行禮東西對坐遼寧語熙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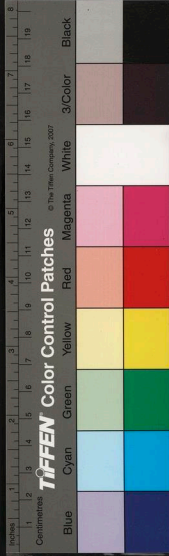
汝國興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蝕之
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師若割地以
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熙曰非也我國師高勾麗之
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
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
女真盜據其間頑黠變詐道途梗澁甚於涉海朝聘
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還我舊地築城堡
通道路則敢不修聘將軍如以臣言達之天聽豈不
哀納辭氣慷慨遜寧知不可強遂具以聞契丹帝曰
高麗既請和宜罷兵遜寧欲宴慰熙曰本國雖無失
禮而何暇宴樂師遜寧味敵國下聖權縣戒無歡好之
禮乎固請然後許之極歡乃罷熙留契丹營七日而
還遜寧贈以駝十首馬百匹羊千頭錦綺羅紈五百
匹成宗大喜出迎江頭即遣良柔為禮幣使入覲熙
復奏曰臣與遜寧約蓋平女真收復舊地然後朝覲
可通今纔收江內請埃得江外修聘未晚成宗曰久
不修聘恐有後患遂遣之轉平章事十三日率兵逐
女真城長興歸化二鎮郭龜二州明年又率兵城安
義興化二鎮又明年城宣孟二州熙嘗扈駕海州成
宗幸熙幕欲入熙曰臣之幕非至尊所當臨命進酒
曰臣之酒不堪獻也成宗乃坐幕外進御酒共飲而



罷供賓令鄭又玄上封事論時政七事忤旨成宗會
宰相議曰又玄敢越職論事罪之何如皆曰惟命熙
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臣以不才謬居宰相竊位
素餐使官卑者論政教得失是臣之罪也况又玄論
事甚切宜加褒獎成宗感悟擢又玄監察御史賜熙
繡鞍廐馬酒果以慰之拜太保內史令十五年熙患
疾在開國寺成宗駕幸問疾以御衣一襲馬三匹分
施寺院又以穀一千石施開國寺凡所以祈命者無
所不為明年須祿熙病尚未愈命有司曰熙年雖未
及致仕以疾病未得侍朝宜給致仕祿穆宗元年卒
年五十七聞訃震悼賻布一千匹麥三百石米五百

石腦原茶二百角大茶十斤梅香三百兩以禮葬之
謚章威顯宗十八年配享成宗廟庭德宗二年加贈
太師子訥側室子周行

訥成宗十五年擢甲科顯宗朝累遷尚書吏部侍郎
兼左諫議大夫移國子祭酒知吏部事王納訥女為
妃授訥中樞使右散騎常侍驟拜門下侍郎同內史
門下平章事判尚書吏部事德宗初加檢校太師進
門下侍中靖宗時判都兵馬使王遣戶部郎中庾先
如契丹謝安撫訥奏曰往歲契丹欲於鴨江東加築
城堡今復和親可先庾先附表請罷王從之七年賜
几杖加重大匡明年再上表乞退不允訥遘疾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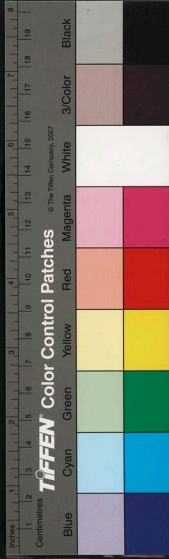


藏寺王遣右丞宣金廷俊閔疾以御衣二襲穀一千石馬二匹納寺祈福疾篤親臨視之制加三重大匡內史令賜子孫永業田及卒王哀悼贈謚簡敬後配享靖宗廟庭宣宗三年避先王謚改元肅初弼父神逸郊居有鹿茸投神逆拔其箭而匿之獵者至未獲而返夢有神人謝曰鹿吾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公之子孫世為卿相神逸年八十生弼弼熙訥果相繼為宰相

恭熙玄孫毅宗朝陰補景靈殿判官扈駕西都王命兩京文武官射至幕插火燭俟上射之西都人多中之從臣無中者王頗不平恭一箭中獨二箭中的王大喜賜帛累官至平章事明宗元年卒為人有膽略善騎射六為兩界兵馬使士卒樂附及拜宰相志益謙遜疾文士驕傲禮遇武人鄭仲夫之亂重房令巡檢軍二十二人環衛其第不及於禍

劉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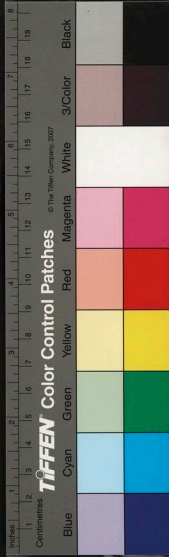
劉瑨忠州大原縣人后妃之姓劉者皆出其宗故世為戚里為人廉介美風儀光宗末筮仕為內承旨穆宗朝累遷至吏部尚書參知政事顯宗即位授尚書左僕射由門下侍郎拜檢校太師守門下侍中與同列奏民庶疫癘陰陽愆伏皆自刑政不時也謹按月令三月節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訴四月中氣



挺重囚出輕繫七月中氣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
小罪又按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
犯惡逆者不拘此令然恐法吏未盡詳審伏請今後
內外所司皆依令施行從之十年卒報朝三日贈內
史令璿自累朝以來恒居近職未嘗補外雖無獻替
頗有公輔之望

姜邯贊

姜邯贊舊名殷川衿州人五世祖餘清自新羅來居
始興郡即衿也父弓珍事太祖為三韓壁上功臣邯
贊少好學多奇略成宗朝擢甲科第一累遷禮部侍
郎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攻西京伐軍數敗至羣臣
議降邯贊獨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衆
寡不敵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遂勸王南行二年遷
國子祭酒再轉韓林學士承旨左散騎常侍進中樞
使請修社稷令禮官議定儀注改吏部尚書邯贊有
田十二結在開寧縣白王給軍戶九年除西京留守
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王手書告身曰康成
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
國皆為左衽人世多榮之契丹蕭遜寧來侵兵號十
萬時邯贊為西北西行營都統使王仍命為上元師
大將軍姜民瞻副之內史舍人朴從儉兵部郎中柳
參為判官帥兵二十萬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化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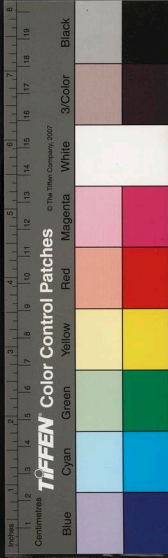
選騎兵萬二千伏山谷中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賊至決塞發伏大敗之遼寧引兵直趨京城民膽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首萬餘級明年正月耶贊以契丹兵逼京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兵一萬倍道入衛東北面兵馬使亦遣兵三千三百入援於是契丹回兵至隄渭州耶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契丹兵過龜州耶贊等邀擊於東郊兩軍相持勝敗未決宗鉉引兵赴之忽風雨南來旌旗北指我軍乘勢奮擊勇氣自倍契丹兵奔北我軍追擊之涉石川至於盤嶺僵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馳甲胄兵犬不可勝數生還者僅數千人契丹之敗未有如此之甚契丹主聞之大怒遣使責遼寧曰汝輕敵深入以至於此何面目見我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耶贊帥三軍凱還獻俘獲王親迎于迎波驛結綵棚備樂宴將士以金花八枝親插耶贊頭左執手右執觴慰歎不已耶贊拜謝不敢當遂改驛名為興義賜驛吏冠帶與州縣吏同耶贊上表請老不允賜几杖令三日一朝加檢校太尉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推忠協謀安國功臣號十一年又表請致仕從之加特進檢校太傅天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耶贊以京都無城郭請築羅城王從之令王可道築



之二十一年拜門下侍中德宗即位授開府儀同三
司推忠協謀安國奉天功臣特進檢校太師侍中天
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卒年八十四輟朝三日
謚仁憲命百官會葬吊諫賻贈一依侍中劉瑋例世
傳有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於人家遣吏往視
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為邯贊
及為相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
在此耶邯贊性清儉不營產業體貌矮陋衣裳垢弊
不踰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事策屹然為邦家
柱石時歲豐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為邯贊之功也致
仕歸城南別墅著樂道郊居集又著求善集後配享
顯宗廟庭文宗贈守太師兼中書令子行經

崔士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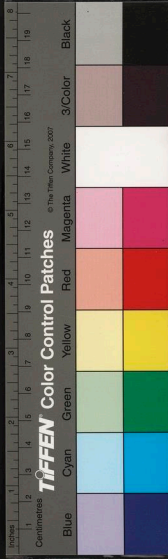
崔士威事穆宗累官刑部尚書顯宗初為統軍使與
康兆等禦契丹士威率諸將分軍出龜州北惡頓湯
井驛星三道與契丹戰敗績二年參知政事轉吏部
尚書後與張延祐皇甫俞義獻議罷東京留守置慶
州防禦使又廢十二州節度使置五都護七十五道
安撫使俄遷內史侍郎平章事賜推忠佐理同德功
臣號封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加檢校太師
守門下侍中爵進伯食邑七百戶又加匡國功臣號
判吏部事上疏諫時政得失王命有司商確行之又



奏諸州縣長吏稱號混雜自今郡縣以上吏長戶長鄉部曲津亭驛吏只稱長從之臺官劾論士威與左僕射朴忠淑於毬庭禮會醉舞不敬請罪之不允加太子太師贈其父融又守司空上柱國漢南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母庾氏國大夫人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國刑部尚書郭元請乘機取鴨江東岸士威與徐訥等上書以為不可元固執攻之竟不克延琳所署太師大延定引東北女真與契丹相攻遣使乞援王議諸輔臣士威與平章事蔡忠順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慎彼之相攻安知非我之利但可修城地謹降遂以觀其變王從之二十一年士威請老不聽令五日一朝明年加內使令仍令致仕德宗即位命五日一朝入省視事卒贈大師謚貞肅文宗六年制曰檢校太師內史令崔士威在聖考朝以清節直道屢有裨益弘濟艱難保安宗社以致中興可配享廟庭其甥姪未官者超授八品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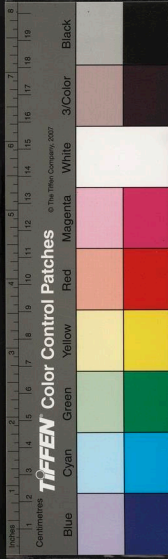
皇甫俞義 張延祐

皇甫俞義史失其世系穆宗朝歷官至宣徽判官王寢疾金致陽謀變王知之命選文武各一人率軍校往迎顯宗於是蔡忠順崔沅等議曰皇甫俞義志存宗社且其父祖有勲勞於國當不墜家業以盡心力盍遣此人并舉武班郎將文演以聞乃命忠順草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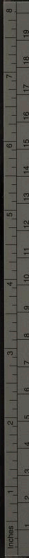


顯宗書授俞義文演及別將李成彥高積等十人往
迎于三角山神穴寺又命開城府參軍金延慶領卒
一百郊迎俞義等至寺僧疑為姦黨所遣匿不出俞
義等具道所以迎立之意遂奉以還顯宗即位授殿
中侍御史進吏部侍郎改內史舍人尋為中樞院日
直員自庚戌用兵以來增置軍額由是百官祿俸不
足俞義與中樞院使張延祐建議奪京軍永業田以
充祿俸武官頗懷不平上將軍崔質又以邊功累拜
武職而不得為文官居常怏怏遂與上將軍金訓朴
成李協李翔李暹石邦賢崔可貞恭文林猛等以奪
田激衆志諸諸衛軍士鼓譟闖入禁中縛俞義及延
祐捶撻垂死詣閣中面訴云俞義等占奪我輩田實
謀自利殊非公家之利若截趾適屨奈四體何諸軍
洶洶不勝憤怨請除國蠹用快羣情王重違衆志除
俞義延祐名流配後起授結事中累轉御史大夫與
參知政事王可道築開京羅城拜中樞事歷參知政
事吏部尚書陞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判戶
部事靖宗二年改門下侍郎八年卒延祐瀛州尚質
縣人新羅末父儒避亂吳越後還國光宗以解華語
累授客省每中國使至必使儒攬接之延祐長於吏
事以幹能稱後以戶部尚書卒贈尚書右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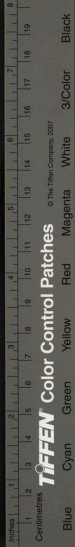
楊規



楊規事穆宗累官刑部郎中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
來討康兆圍興化鎮規為都巡檢使與鎮使戶部郎
中鄭成副使將作注簿李守和判官廩犧令張顥嬰
城固守契丹主獲通州城外收禾男婦各賜錦衣授
紙封一箭以兵三百餘人送興化鎮諭降其箭封有
書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其來久矣今逆臣康兆
弑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擒康兆送駕
前便即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汝妻孥又以勅書繫
矢插城門曰勅興化鎮城主并軍人百姓朕以前王
誦紹其祖服為我藩臣捍禦封陞忽被姦兇所害朕
王撫綏之惠知歷代順逆之由當體朕懷無貽後悔
守和等上表曰戴天履地者合去姦兇資父事君者
須堅節操若違此理必受其殃伏乞俯循民情用回
睿略大開天罔何求烏雀之先投戴轄兵車可獲貌
貅之率服契丹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鎮將有差仍
勅曰省所上表奏具悉朕慕承五聖臨禦萬方忠良
則必示旌褒兇逆則須行誅伐以康兆弑其故主挾
彼幼君轉恣姦豪大示威福故親行誅伐特正刑名
方擁全師以臨近境比特頒於綸音蓋式示於招懷
遽覽封章未聞歸款陳滙靡由於誠實詞華徒見於
敬恭况汝等早列簪裾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



不思雪憤於前王宜顧安危預分禍福守和又回表
云臣等昨奉詔旨輒陳心石望賜泣辜之惠切祈解
網之仁凌霜耐雪加安百姓之心灰骨粉身永奉千
年之聖契丹主見表知其不降乃解圍更傳勅旨曰
汝等慰安百姓而待之以二十萬兵屯於麟州南無
老代以二十萬兵進至通州契丹主移軍銅山下兆
引兵出通州城南戰敗就擒行營都統副使李鉉雲
行營都統判官盧戩監察御史盧顓楊景李成佐等
亦皆被執行營都兵馬副使盧顛司宰丞徐崧注簿
盧濟等死於陣下我軍大亂契丹兵乘勝追奔數十
里斬首三萬餘級所獲糧餉豈不可勝計於是契
丹主長驅而前左右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李元申
宣漢伏兵於緩項鎮皆執短兵突出敗之契丹兵小
却契丹詐為兆書送興化鎮諭降規曰我受王命而
來非受兆命不降契丹又使盧戩及其閤門使馬壽
持檄至通州諭降城中皆懼中郎將崔質洪淑投袂
而起執戩及壽乃與防禦使李元龜副使崔卓大將
軍蔡溫謙判官柴巨雲閉門固守衆心乃一契丹兵
入鄆州防禦使戶部員外郎趙成裕夜遁宣漢及行
營修製官乘里仁大將軍大懷德工部郎中李用之
禮部郎中簡英彥皆死城遂陷契丹留兵六千餘人
守之規自興化鎮率兵七百餘人至通州收兵一千



夜入鄆州擊契丹所留兵悉斬之徙城中男女七千
餘人於通州明年契丹主入京焚宮闕而退龜州別
將金叔興中郎將保良擊契丹之兵斬萬餘級規掩
擊契丹兵於無老代斬二千餘級奪被虜男女三千
餘人又戰於梨樹追至石嶺斬二千五百餘級奪俘
虜千餘人後三日又戰於余里站斬千餘級奪俘虜
千餘人是日三戰皆捷復邀其前鋒於艾田擊之斬
千餘級俄而契丹主大軍奄至規與叔興終日力戰
兵盡矢窮俱死於陣契丹兵為諸將鈔擊又因大雨
為馳疲乏甲仗皆失渡鴨綠江引去鄭成追之及其
半渡尾擊之契丹兵弱者甚眾者奔散皆覆之及其
以孤軍旬月間凡七戰斬級甚眾奪被虜人三萬餘
口獲駝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贈工部尚書給規妻
殷栗郡君洪氏粟授子帶春校書郎王手制教賜洪
氏曰汝夫才全將略兼識治道常效節於松筠竟輸
誠於邦國忠貞罕比夙夜忘勞昨於北境有戎中軍
鼓勇指揮士卒威騰矢石追捕仇讎力靜封疆抽一
劍而萬夫爭走挽六鈞而百旅皆降自此城鎮得全
情懷益壯累多捷勝不幸墮亡常思出眾之功已加
勲秩更切酬勞之念增及頒宣歲賜汝稻穀一百碩
以終其身贈叔興將軍又命給其母李氏粟教曰贈
將軍叔興自守邊城勇於赴敵既成功於破竹終致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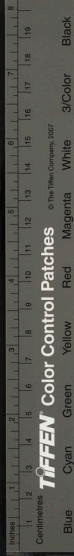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命於伏役言念舊勞合加優賞可歲給其母粟五十
碩以終其身十年賜規叔興功臣祿券十五年又俱
賜三韓後壁上功臣號文宗即位制曰大中祥符三
年契丹入寇西北面都巡檢使楊規副指揮金叔興
等挺身奮擊連戰破敵矢集如蝟毛俱歿陣下追念
其功合行褒獎可圖形功臣閣以勸後來帶春靖宗
六行為安北大都護府副使左僕射崔冲奏帶春立
志岐拔多智略開軍事若有邊虞非此人無可遣者
不宜補外不聽後至直門下省衛尉卿文宗初有疾
制免常朝只令視事兼官

智蔡文祿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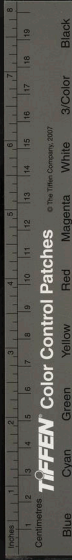
智蔡文鳳州人顯宗九年補中郎將王聞契丹兵至
遣蔡文將兵鎮和州以備東北及康兆敗兆及李鉉
雲盧顛等皆被執命蔡文移兵援西京蔡文即與軍
容使侍御史崔昌進次剛鎮德顛為契丹鄉導與契
丹人劉經賫檄至西京諭降副留守元宗爽與僚佐
崔緯咸質楊澤文晏等已修降表蔡文等聞之引兵
至西京城門閉昌呼分臺御史曹子奇曰吾等奉王
命倍道來今不納何也子奇具告顛經諭降事遂開
門蔡文入屯故宮南廊昌諷宗爽拘留顛經固守宗
爽不從昌密與蔡文謀遣兵城北候顛等還掩殺之
取其表焚之時城中疑貳蔡文出鎮城南獨大將軍



鄭忠節從之俄而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政率兵至
遂與合軍復入城王以三軍敗邳州郡陷沒上表請
朝契丹主許之遂禁俘掠以馬保佑為開城留守王
入副之遣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又遣其閭門
引進使韓杞以突騎二百至西京北門呼曰皇帝昨
遣劉經盧顛等賫詔饒諭何至今無消息也若不拒
命留守官僚來聽我指諭思政聞杞語與蔡文謀使
麾下鄭仁等將驍騎突出擊斬杞等百餘人餘悉擒
之無一人還者思政以蔡文為先鋒出與乙凜戰乙
凜佑敗走於是城中心稍安定思政還入城蔡文與
李元出也慈惠守契丹王夏達乙凜奉之還卒敗
兵來屯安定驛勢甚盛蔡文馳告思政遂與思政及
僧法言率兵九千迎擊於林原驛南斬首三千餘級
法言死翼日蔡文復出戰契丹兵敗走於是城中將
士登城以望競出逐之至馬灘契丹回兵擊之我軍
敗遂圍城契丹主次城西佛寺思政懼紹將軍大道
秀曰君自東門吾自西門出前後夾攻葭不勝矣遂
以麾下兵夜遁道秀出東門始知見結又力不可敵
遂率所部降於契丹諸將皆潰城中恟懼統軍錄事
趙元隘守鎮將姜民瞻郎將洪叶方休等莫知所措
乃共禱神祠筮得吉兆於是象推元為兵馬使收散
卒閉城固守蔡文奔還京奏西京敗軍狀群臣議降



姜邯贊獨勸王南行蔡文靖曰臣雖駑怯願在左右效犬馬勞王曰昨李元崔昌奔還自請扈從今不復見為臣之義果如是乎今卿既勞於野又欲捍禦子甚嘉之賜酒食及銀鞍是夜王與后妃及吏部侍郎蔡忠順等率禁軍五十餘人出都行至積城縣丹棗驛武卒堅英與驛人張弓矢將犯行宮蔡文馳射之賊徒奔潰復自西南山突出遮道蔡文又射却之王至昌化縣有吏告曰王識吾名面乎王陽不聞吏怒將構亂使人呼曰河拱辰將兵來矣蔡文曰何故來耶吏曰欲擒蔡忠順金應仁等耳應仁及侍郎李正又至侍從臣僚宦官嬪御皆亡臣唯玄德大明二王后侍女二人承旨良叶忠弼等侍蔡文隨機應變賊不敢近及曉蔡文請二后先自北門出手控御馬間行入道峰寺賊不之知忠順繼至蔡文奏曰去夜賊疑非拱辰臣請往迹之王恐其亡不許蔡文曰臣若背君言與事違天必誅之王乃許即往昌化縣道逢國近國近曰吾衣裝盡為賊奪蔡文曰汝為臣不忠獲保首領足矣適拱辰柳宗赴行在蔡文遇諸道具言賊變且詰之果非拱辰所為也拱辰道見中軍判官高英起敗軍南走與俱來時拱辰所領卒二十餘人蔡文遂以其卒搜昌化縣得賊所盜馬十五匹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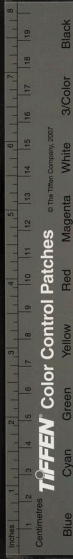


十部將還蔡文謂拱辰等曰吾與諸君偕進王必驚
動請諸君少後遂獨行忠弼在寺門望之入奏智將
軍來矣王喜出門迎之蔡文奏曰臣已得賊實非拱
辰來王引見拱辰宗勞之遂遣拱辰往契丹營請和
明年正月王次廣州失二王后所之令蔡文往尋之
至饒吞驛乃得奉還王喜為留三日王發廣州踰嶺
宿鼻腦驛蔡文奏扈從將士皆托尋妻子四散昏夜
恐有賊竊發請為幟插將士冠以辨從之宗曰臣鄉
陽城去此不遠請幸之王悅遂幸陽城夜宗應仁等
矯旨毀御鞍以賜縣人遲明縣吏皆遁宗應仁等又
請遣二王后各歸其部

以問蔡文蔡文大哭曰今君臣失道橫罹殃禍播遷
如此正當動由仁義以收人心弃王后以求生其可
忍乎王曰將軍言是也遂行過蛇山縣蔡文見羣雁
在田欲慰悅王心躍馬而前雁驚飛翻身仰射應絃
而墜王大悅蔡文下馬取雁進曰有臣如此何憂盜
賊王大笑慰獎至天安府宗應仁奏臣等請往石坡
驛供頓以迎遂逃至巴山驛王謂蔡文曰玄德王后
有娠不宜遠行其鄉善州距此不遠可以遣之蔡文
固執前議王曰勢不獲已遂遣之次礪陽縣將卒有
離心蔡文奏曰聖祖統合之時有功者雖小必賞况
今方涉險艱要得衆心宜先懋賞王從之授玄安之



等十六人為中尹至參禮驛全州節度使趙容謙野
服迎駕朴暹奏曰全州即古百濟聖祖亦惡之請上
勿幸王然之宿長谷驛容謙謀欲止王挾以號令與
轉運使李載巡檢使崔檝殿中少監柳僧虔以白幟
插冠鼓譟而進蔡文使人閉門堅守賊不敢入王與
后乘馬在驛廳事蔡文登屋問曰汝等何得如是柳
僧虔來否賊曰來矣又問汝為誰賊曰汝亦為誰蔡
文答曰他語賊曰智將軍也蔡文認其詳曰汝是親
從馬韓兆也仍以王命召僧虔僧虔曰汝不出吾不
敢入蔡文出門呼僧虔引至王前僧虔泣奏曰今日
僧虔出遂逃王命良叶召容謙載既至諸將欲殺之
蔡文呵止之使二人牽大明宮主馬而行既而遣還
全州王入羅州夜羅人誤報契丹兵至王大驚走出
外蔡文奏曰大駕夜行百姓驚擾願還御行宮臣詢
知然後動猶可及也蔡文出候之通事舍人宋均彥
別將丁悅賚契丹前鋒元師駙馬書及拱辰奏狀來
蔡文率詣行宮王見拱辰狀知兵已退喜以均彥為
都兵馬錄事丁悅為親從郎將駙馬書無解契丹字
者莫曉其意二月還至公州賜蔡文田三十結教曰
朕因避寇狼狽遠途所從臣僚罔不逃散惟蔡文蒙
犯風霜跋涉山川不辭羈勒之勞終保松筠之節諒



多殊效何惜異恩七年以武職兼右常侍十七年拜右僕射卒德宗即位制曰故上將軍左僕射智蔡文當聖考南幸獨全忠節功在第一宜錄功科以勸將來曾孫祿延

祿延蔭補內謁者出為東北面兵馬判官以材幹稱肅宗九年征女真有功陞殿中侍御史仁宗朝累遷同知樞密院事與內侍金梁安甫麟上將軍崔卓吳卓大將軍權秀高頌謀去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謙殺吳卓等使子之甫縛拷祿延於順天館慘酷幾死令其黨尹翰押流遠地行至忠州病不能興氣尚未絕翰斷支體埋道傍而還妻子及入州即為收埋資謙

敗賜祿延子婿爵一級得改葬祿延為人荒恣無學術行檢自謂有智計欲除李柘謀拙反陷於禍子之勇後與李深謀變伏誅

河拱辰

河拱辰晉州人成宗朝為鴨江渡勾當使穆宗時除中郎將王寢疾拱辰與親從將軍庾方中郎將卓思政等常直近殿門尋遷尚書左司郎中及康兆舉兵至拱辰遂與思政奔於兆拱辰嘗在東西界擅發兵入東女真部落見敗顯宗初坐流遠島尋召還復職未幾王避契丹南幸拱辰追謁於道奏曰契丹本以討賊為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請和彼必班師王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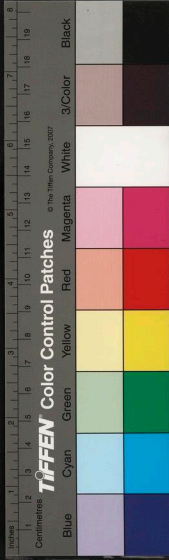


宗時累遷御厨使顯宗初為公州節度使王避契丹南下次公州殿傳備禮郊迎曰豈意聖上跋涉山川凌冒霜雪至於此極獻衣帶土物王遂更衣以土物分賜扈從官王至巴山驛吏皆遁御厨闕膳殿傳又進膳羞分供朝夕契丹兵退王還次公州殿傳使長女製御衣以進因納之是為元成王后元惠元平二王后亦其女也尋除刑部侍郎如契丹賀生辰還至來遠城契丹甚女真執之以歸數月乃得還進知中樞事轉戶部尚書拜中樞使上護軍八年卒以王后故贈推忠守節昌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上柱國安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妻封安山郡大夫

人又贈其父尚書左僕射上柱國安山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母安山郡大夫人妻父李許謙亦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邵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

周仁

周仁宋温州人穆宗時隨商船來學士蔡忠順知其有才密奏留之初授禮賓省主簿不數月除拾遺遂掌制誥顯宗避契丹南幸仁扈從有功由是大顯驟遷禮部侍郎中樞院直學士歷內史舍人秘書監右常侍拜翰林學士承旨崇文輔國功臣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海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進禮部尚書十五年卒性謙恭工文翰交聘辭命多出其手恩遇



無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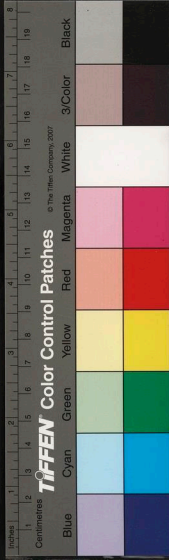
姜民瞻

姜民瞻晉州晉康人穆宗朝登第顯宗時東女真寇清河迎日長鬻縣民瞻與文演李仁澤曹子奇為都部署往督州郡兵擊走之拜內史舍人又以大將軍副姜邯贊大破契丹蕭遜寧於興化鎮遜寧引兵直趨京都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擢鷹揚上將軍柱國轉右散騎常侍賜推誠致理翊戴功臣號明年知中樞事兵部尚書十二年卒報朝三日贈太子太傅民瞻起自書生射御非其所長然志氣剛銳屢立戰功遂顯達後下教錄功如其子旦錄其父

宗即位制曰大中祥符十一年契丹闖入兵部尚書知中樞院事姜民瞻奮擊大捷於盤嶺之野契丹奔北投戈委甲行路隘塞俘斬萬級追念其功合行褒獎可圖形功臣閣以勸後來

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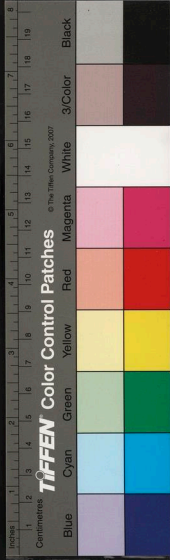
郭元清州上黨縣人成宗十五年登甲科累遷起居舍人顯宗二年拜中樞直學士六年如宋獻方物仍告契丹連歲來侵會女真亦訴為契丹侵擾累年不得朝帝以契丹既受盟難於答辭學士錢惟演草詔曰念卿本道固深軫於懷思賤乃鄰封亦久從於盟好所期輯睦用黎蒸帝覽之喜曰如此則雖契丹



見之無妨仍勅元遊開寶寺密使館伴員外郎張師
德開諭師德與元登寺塔從容謂日今京都高屋大
廈搃是軍營陛下一統寰海猶且養卒日令習戰以
備北方天子尚如此況貴國與之連境結好息民是
遠圖也明年還拜刑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又明年再
轉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十三年改右散騎常侍歷中
樞使刑部尚書賜推誠文理功臣號十八年參知政
事王謂宰相曰女真屢犯東陸為害滋甚宜招諭渠
首厚加賞賜此所謂以德懷人也元曰女真人面獸
心與其懷之以惠曷若震之以威王然之二十年興
遼反契丹遣使求援元密奏王曰鶴江東畔契丹保
障今可乘機取之崔士威徐訥金猛等皆上書言其
不可元固執遣兵攻之不克慚恚發疽而卒性清廉
工文詞歷位臺省以吏能稱然不自重與李作仁善
人以此譏之德宗即位以元有勲勞擢用其子拯

王可道

王可道初名子琳清州人本姓李成宗朝擢魁科補
西京掌書記顯宗五年上將軍金訓崔質等作亂由
是武臣用事悍夫兇豎並帶文官羊頭狗尾布列臺
閣政出多門朝綱紊亂可道以和州防禦使秩滿還
京在私第心懷憤激密謂日直金猛曰王何不效漢
高雲夢之遊乎猛喻其意密奏王納之以可道嘗為



書記頗得人心卽權守西京留守判官趣令先往設
備明年王幸西京宴群臣於長樂宮乘訓等醉以兵
襲之遂誅訓質及李協崔可貞石邦賢李暹金貞悅
孝齋林猛崔龜等十九人龜儒士以兵部郎中扈從
性麤鄙與質等交故及尋以訓等子若同產兄弟歸
之本貫常赦不原其父母妻娒妹祖孫叔伯緣坐者
皆於之後累歷尚書右丞同知中樞事戶部尚書賜
致盛功臣號十八年參知政事二十年與左僕射吳
膺甫御史大夫皇甫俞義尚書左丞黃周亮等築開
京羅城可道令人持傘環立登高而進退之均其濶
狹以完城隍以力建城隍行苑郭尚書東太戶
少師參知政事上柱國開城縣開國伯食邑七千戶
加輸忠創闕功臣號賜姓王給開城縣莊田封其妻
金氏開城郡夫人德宗卽位可道請納妃於是納其
女為妃改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以有疾免
朝時遣工部郎中柳喬郎中金行恭如契丹會葬且
賀卽位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交質然每有并吞之
志今其主殂駙馬匹梯叛據東京宜乘此時請毀鴨
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聽可與之絕乃附表請
之契丹不從王命羣臣議徐訥等二十九人曰彼既
不從我言宜勿通好皇甫俞義等三十九人駁云今
若絕交必貽禍害不如繼好息民王從可道及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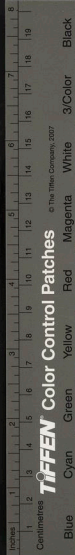
議停賀正使仍用聖宗太平年號平章事柳韶請攻
破丹城王下宰執議訥及俞義黃周亮崔齊顏崔冲
金忠贊等皆曰不可可道與李端奏時不可失固請
出軍王命有司卜於大廟不果出兵可道尋乞骸歸
鄉養疾三年卒官庀喪事謚英肅後贈太師中書令
配享顯宗廟庭

金猛

金猛字貞固梁州宜春縣人祖衍徙居平壤官至通
事舍人父贇以詞章見稱累授給事中兼直翰林院
性嗜酒使氣屢罷免猛登第官累左拾遺顯宗即位
擢置近侍拜掌制權累拜中樞使賜爵宜春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二十一年病革加參知政事卒王痛
悼謚文定德宗以猛有勲勞擢叙其子德符文宗贈
太子太師門下侍中

柳韶

柳韶史失其世系顯宗朝歷司憲中丞諫議大夫進
累平章事二十年王命韶於興化鎮西北四十里修
古石城置威遠鎮又修興化鎮北古石堡置定戎鎮
徙永平民實之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
來求援王不許時韶以西北面判兵馬事遭喪王下
教起復曰古者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漢丞
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日除服視事今興遼來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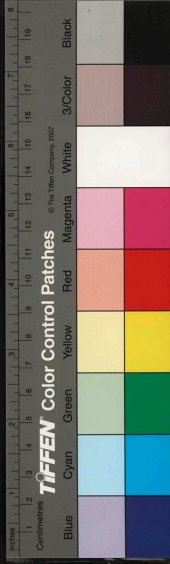
師恐有邊驚卿宜馳往邊上以備之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德宗即位授中軍兵馬元帥尋遷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二年詔始置北境關防起自西海濱古國內城界鴨江入海處東跨威遠興化靜州寧海寧德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虜寧遠定戎孟州朔州等十三城抵耀德靜邊和州等三城是役契丹來爭校尉邊柔奮身先登擊却之以功授中郎將明年王宴羣臣於文德殿以勞韶等開拓關城之勳賜韶推忠拓境功臣號進階銀青興祿大夫上柱國官至大尉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襄懿配享德宗廟庭

尹徵古

尹徵古初名元載樹州守安縣人成宗未登第穆宗朝拜監察御史顯宗即位超授侍御史轉內史舍人充國史修撰官進累中樞使右散騎常侍檢校司徒上柱國十二年加檢校太尉賜推忠佐理功臣號卒性沉重嚴毅美風儀善楷書所至裁決平允口不言人短而人畏愛之訃聞王曰世豈復有斯人朕將疇依歎惜者久贈尚書右僕射謚莊景德宗即位以徵古有勲勞擢用其子希旦

韋壽餘

韋壽餘沁州江華縣人端懿守法自光宗朝在司膳久不調穆宗時累遷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顯宗初請



老不許賜几杖王以壽餘於朝臣最老欲大用其明年授門下侍中上柱國江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卒謚安恭贈內史令

田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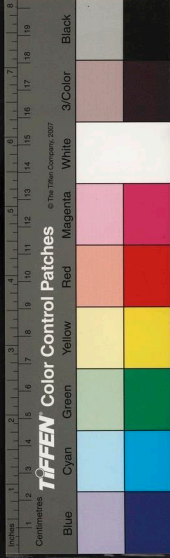
田拱之靜州靈先縣人成宗朝登進士科穆宗末授大學士博時耽羅奏瑞山湧出海中遣拱之往視耽羅人言其形狀奇異可懼拱之躬至山下圖其形以進顯宗初進刑部侍郎拜中樞院副使吏部侍郎卒拱之善辭命歷仕中外二十餘年以勤恪稱贈左散騎常侍

李周憲

李周憲洞州土山縣人初以小吏起頗稱勤幹成宗嘗云鐵中錚錚者授監察司憲穆宗時轉內史舍人兼典三司職務顯宗朝拜殿中監進累尚書右僕射

李周佐

李周佐慶州人家世單微幼聰悟左僕射李成功留守東京一見器之及還携至京使隸國學穆宗朝登第調尚州牧記室參軍事拜監察御史顯宗時遷起居舍人出為東北面兵馬使奏朔方道登溟州管內三陟霜陰鶴浦派川連谷羽溪等十九縣並被蕃賊侵擾生業甚艱請加撫恤命蠲租賦德宗初授右諫議大夫靖宗二年除右散騎常侍六年以刑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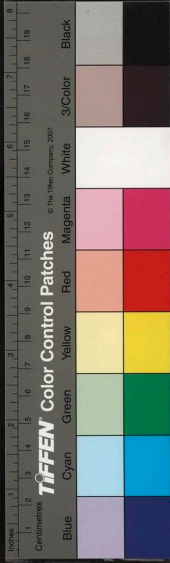
趙之遶白州銀川縣人有吏幹性嗜酒日夜娛樂穆宗朝拜吏部侍郎知銀臺事時以朋比乾沒譏之然視金諾李周禎輩有聞顯宗二年以左僕射參知政事卒輟朝三日謚恭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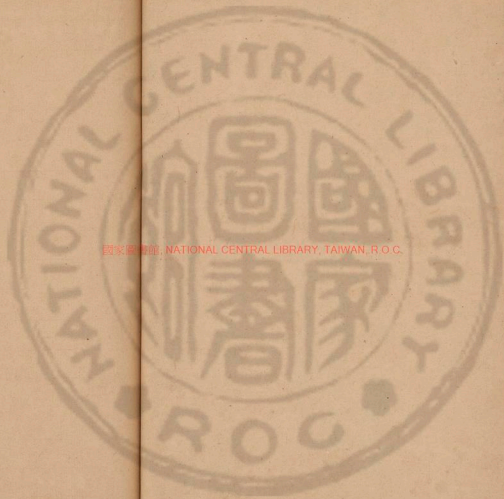
趙之遶

安紹光洞州土山縣人世為將體貌魁偉使氣好鷹馬穆宗即位以有翼戴功令掌宿衛寵待無比顯宗朝累拜尚書右僕射卒輟朝三日謚敬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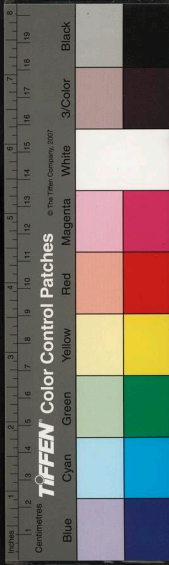
安紹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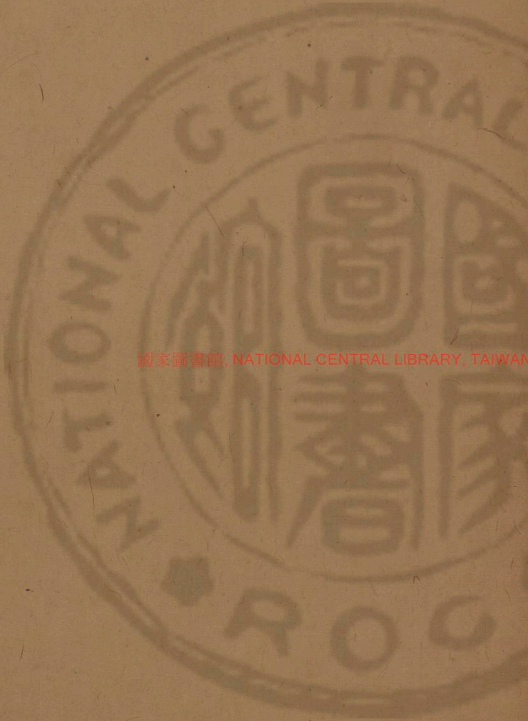
判御史臺事卒王悼惜贈司空尚書右僕射賻米麥四百石賜茶及衣著令百官會葬周佐襟懷倜儻儀表瑰偉立朝四十餘年有大臣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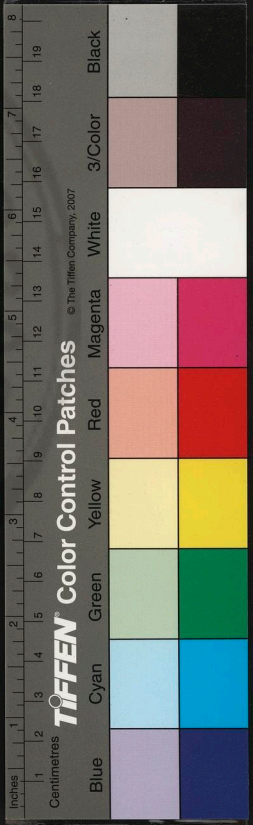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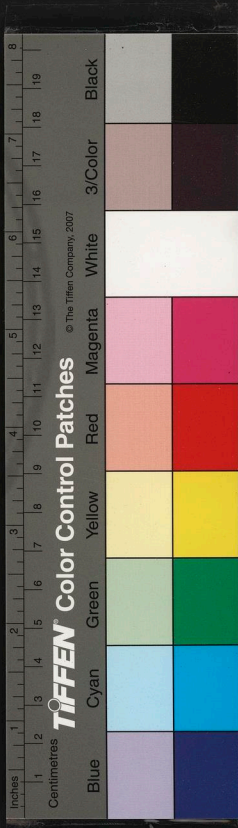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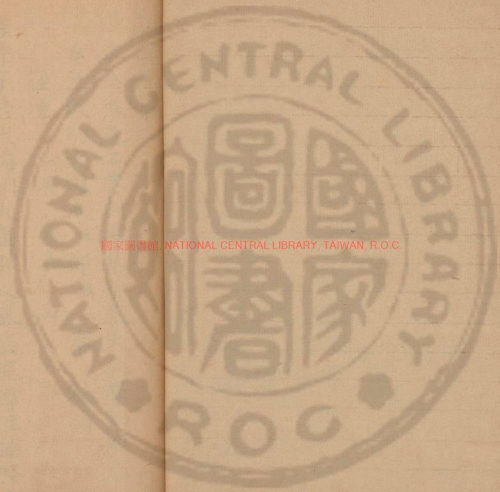
高麗史 二十九

列傳卷八至
卷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b < n
e < bbbf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卷第八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春秋館

事兼成均大司成

臣鄭麟趾奉

教脩

崔冲

惟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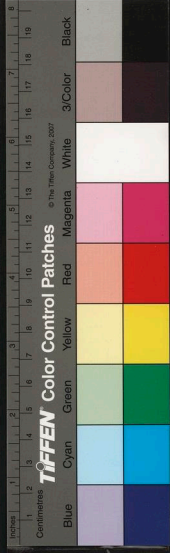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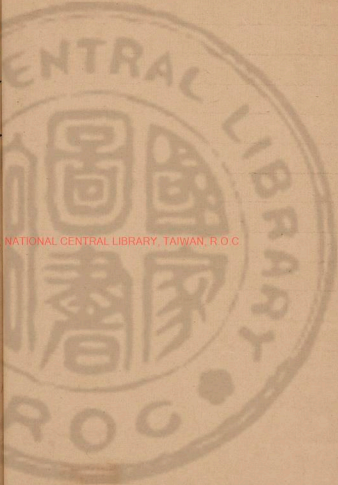
思齊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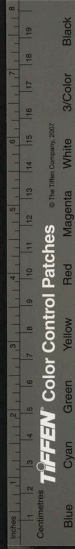
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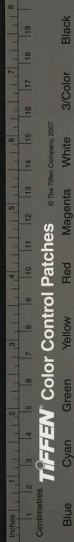
崔冲字浩然海州大寧郡人風姿瑰偉性操堅貞少
好學善屬文穆宗八年擢甲科第一顯宗時累歷拾
遺補闕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諫議大夫德宗初轉右
散騎常侍同知中樞院事奏成宗時內外諸司廳壁
皆書說苑六正六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
已遠宜更書揭之使在位者知所飭勵從之俄授刑
部尚書中樞使靖宗朝除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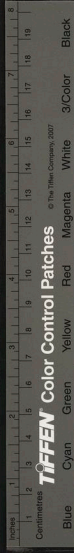
西北路兵馬事王命冲行邊境拓定城池賜衣遣之
冲置寧遠平虜等鎮及諸堡十四還陞內史侍郎平
章事加守司徒修國史上柱國尋遷門下侍郎平章
事文宗即位拜門下侍中命考定律令書算加守太
保四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賜推忠贊道功
臣號冲以待中為都兵馬使奏去歲西北州鎮禾穀
不登百姓貧乏男困徭役女困徵糶請修繕城池外
凡工役悉令禁斷從之又奏東女真酋長益漢等八
十六人累犯邊境今勒留京館有日夷狄人面獸心
不可以刑法懲不可以仁義教勒留既久首丘之情
必深忿怒且供費甚多請皆放還從之明年為式目
都監使與內史侍郎王寵之等奏及第李申錫不錄
氏族不宜登朝門下侍郎金元冲判御史臺事金廷
俊奏氏族不錄乃其祖父之失非申錫之罪况積功
翰墨捷第簾前身無痕咎合列簪紳制曰冲等所奏
固是常典然立賢無方不宜執泥其依元冲等奏七
年冲以年滿七旬乞退制曰侍中崔冲累代儒宗三
韓者德令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攸司稽古典賜几
杖視事復加推忠贊道協謀同德致理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師兼門下侍中上柱國致仕尋加內史
令致仕冲聞王將遣使就第賜告身禮物上章辭曰
臣立朝以來未有輔佐力耗齒衰敢乞骸骨坐尸優



俸已荷殊私今又蒙特下明綸將降使於雲霄俾及
榮於閭里循途揆分情所未安招損害盈臣之所懼
乞回成命追寢新恩不允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金元
鼎同知中樞院事王懋崇就第賜詔曰卿儒宮主臯
神化丹青事累聖以濡毫文章華國位三階而調鼎
功績紀常雖在退閒未忘舊德更進黃扉之秩暨榮
綠野之堂令授卿內史令致仕告身一道并賜衣帶
銀器綵段布貨鞍馬等物官誥曰良臣惟聖姚皇舉
以八元得士者昌姬室延其四子或授之以相位或
委之以宰衡採忠懿之謀丹青帝化賴挾維之智黼
黻宸謀臻於慶之期開無疆之作惟肩主詰洪得尹
人惟卿順墨存誠明稟性唐雄首於聖毅稱鸚立
於天庭萬丈金山梁代誰踰於朱 一枝丹桂晉臣
僉仰於却詵語多能則叔向扶輪論博物則張華避
席而自顯揚芝詔擢入槐司軒夢開祥允協吹塵之
契周詩濟美載揚瞻石之謠臺閣規模衆推如晦人
倫領袖時許魏舒藹馳咸有之稱總然惟幾之務邇
者年非耄矣齒未翻然早辭當軸之權歸遂懸與之
願賀知章之湖畔雖恣佳遊陶弘景之山中常認大
事昔動為民際今坐作也師不陞極摯之資奚表難
名之德遂中書而冠秩俾上列以勦榮於戲量能授
職者君親之常寵獎朕茲無吝論道經邦者宰相之



務彌綸汝所克勤茂宣翼亮之猷用致肱康之運伴
齊休於姚皇姬室不專美於四子八元後改內史門
下省為中書門下省以冲為中書令致仕冲雖居家
軍國大事悉就咨焉累加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
懿儒保定康濟功臣號二十二年卒王遣大醫監孝
益下詔弔其子惟善等曰卿父人中威鳳朝右元龜
抱變齊至魯之文章夙登大輔振咀業吞磨之謀畫
歷贊昌辰懿厥績庸光於編冊迨其蟬墮遺慶附諸
冠子冕孫鳩杖退閑樂乃琴墳笙典卧扶宸極蔚為
干木之偃藩坐奠夢楹忽感宣尼之摧棟顧百身而
難贖頌為乘以篤悲印等黃蓮家眼尤深尤深尤深尤深
孝追之禮莫興過毀之哀顯宗以後干戈纒息未遑
文教冲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徒紛集填溢街巷遂
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
待聘謂之侍中崔公徒凡應舉子弟必先隸徒中學
焉每歲暑月借歸法寺僧房為夏課擇徒中及第學
優未官者為教導授以九經三史間或先進來過刻
燭賦詩榜其次第唱名以入設小酌童冠列左右奉
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相與酬唱及日暮皆作洛
生詠以罷觀者莫不嘉歎及卒謚文憲後凡赴學者
亦皆隸名九齋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
者十一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稱熊川徒匡憲公



徒參政盧旦南山徒祭酒金尚賓西園徒僕射金無
滯文忠公徒侍郎殷鼎良慎公徒平章金義珍一云
郎中朴明保貞敬公徒平章黃瑩忠平公徒柳監貞
憲公徒侍中文正徐侍郎徒徐碩龜山徒未知為何
人世稱十二徒冲徒為最盛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冲
始時謂東海孔子宣宗三年配享靖宗廟庭于惟善
惟吉惟吉官至尚書令于思諷自有傳冲子孫以文
行登宰輔者數十人

惟善顯宗朝擢乙科第一授七品入翰林院文宗時

累遷知中樞院事王命創興王寺於德水縣移縣於

湯川惟善東曰昔唐太宗申聖英武千百年以來夫有倫比不許度人為僧創立寺觀以遵高祖之志史

傳美之我太祖神聖王訓要曰國師道說察國內山

川順逆凡可以創造寺院之地無不營建後世嗣王

及公侯貴戚后妃臣僚無得爭修願宇虧損地德今

陛下承祖宗積累之基昇平日久固宜節用愛人持

盈守成以傳後嗣奈何罄民財竭民力供不急之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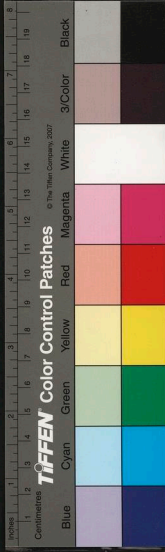
以危邦本耶王優答之異日入侍聞讜王從容慰獎

曰諫諍是忠從好佞惟善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吏部尚書事侍御

史盧旦奏事不稱旨王怒謂左右曰此非忠蹇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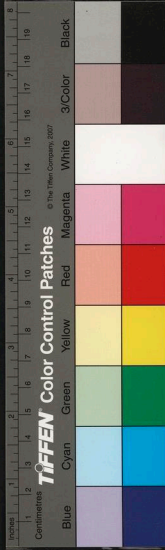
命或出脫公襪縛之惟善奏人臣有犯當付憲司王



意解惟善後為中書令弟准吉守司空攝尚書令父
冲年高尚無恙一日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
赴時稱盛事韓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
中書令乙狀元扶甲元狀元王以重九宴松嶽亭命詞
臣賦詩覽惟善詩稱獎不已賜尚乘馬尋判尚書吏
部事賜推忠贊化康靖綏濟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
司守太師上柱國進門下侍中二十九年卒謚文和
惟善繼世儒宗匡輔兩朝雖無赫赫之稱人皆重之
宣宗朝配享文宗廟庭子思齊登文宗八年科官至
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

吏部事上柱國卒謚文和 淪登第事睿宗時國家閒暇王尚詞賦好遊宴嘗宴

西京大同江與侍臣唱和淪亦以知制誥從上書諫
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相奏詩人多輕薄若承
顧問恐撓聖聰文宗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
討論經史咨諏政理安有事童子雕篆數與輕薄詞
臣吟風嘯月以喪天衷之愍正耶王優納之有一詞
臣乘隙曰淪所謂儒雅除臣等別有何人淪短於詩
故有此言王怒左遷春州府使和人詩云吾家世受
聖朝恩欲繼忠清不墜門但把螢輝增聖日敢將蠹
測議詞源自漸風月無功業迴望雲霄已夢魂駭汗
未收還感淚謫來猶得駕朱轡王聞之召還後官至



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允儀冲玄孫初名天祐登第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毅宗十六年卒年六十一生長闊闊揚歷華要論事明白慷慨典銓選注擬平允任用賢才又能文章再掌貢舉時稱得人嘗奉詔撰古今詳定禮五十卷行於世配享毅宗廟庭

李子淵

資諒

資仁

奕範

資元

資德

李子淵仁州人其先新羅大官奉使入唐天子嘉之賜姓李子孫徙居邵城縣即仁州也有李許謙者封

邵城伯生尚書右僕射翰翰生子淵子祥子祥贈尚

書副使文宗朝授吏部尚書參知政事陞內史侍郎

平章事王納其女為妃加守太尉妻樂浪郡君金氏

為大夫夫人授子顓軍器主簿顓顓並九品職後加門

下侍郎平章事守太傅封金氏鷄林國夫人賜衣

褂進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奏曰天地灾祥每與

刑政得失相應賞罰不可不慎臣伏見吏刑部務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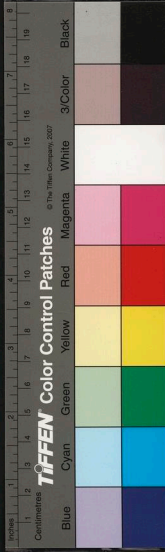
辦理而日陵月替稽留未決者多若令兩部員寮精

覈事理考官吏勤怠而黜陟之則合聖上動政恤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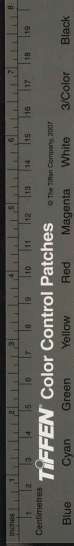
之意庶寬抑可銷而休祥可致也從之又奏近因創

造興王寺移德水縣於楊川百姓營葺廬舍未遑宣

處男負女提道路相繼貧者有填壑之憂富者無安



堵之所請蠲德水縣民一歲賦役使得蘇息制特蠲
二歲王以子淵功高任重又賜衣樹銀器鞍馬穀帛
為式目都監使奏曰製述業康師厚十舉不中例依
甲午赦詔當脫麻然師厚儒林郎堂引工貴之曾孫
堂引是驅史官伏見戊子年制電吏所由注膳幕士
驅史門僕子孫工製述明經律書算醫卜地理學業
登科或兵陣之下成大功者許陞朝行又見丙申年
制上項人子孫得蒙恩入仕者依祖父仕路量授今
師厚不宜脫麻參知政事金顯等五人奏曰師厚曾
祖上貴職雖堂引得兼儒林郎父序應舉十度亦得
脫麻人十布厚十歲紫雪之力不可不念父望亦許
脫麻王從子淵等議後賜推誠佐世保社功臣號加
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
慶源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卒謚章和配享文宗廟
庭子顓贈慶源伯顓門下侍中卒謚貞憲顓顯皆宰
相三女皆配文宗長仁睿太后次仁敬賢妃次仁節
賢妃顓子資謙資諒資謙自有傳顓子資仁資義資
義自有傳曾祖孫奕蕤顓子資玄資德子祥子預顓
資諒初名資訓以外戚補左右衛錄事參軍事睿宗
朝從尹瓘征女真有功授監察御史累遷刑部侍郎
樞密院知奏事奉使如宋徽宗御睿謀殿召一行入
賜宴作詩示之命和之資謙即製進云鹿鳴嘉會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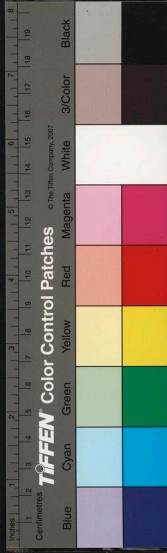


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天上賜花頭上艷盤中宣橘
袖中香黃河再報千年瑞綠醕輕浮萬壽觴今日陪
臣參盛際願歌天保永無疆徽宗大加稱賞將還密
諭曰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後歲來朝可招諭數人偕
來資諒奏曰女真人面獸心夷獠中最貧醜不可通
上國宋幸臣聞之曰女真地多產珍奇高麗素與互
市不欲分利於我故沮之陛下於高麗愛之如子今
負德如此可遣一介之使招女真不必借高麗竟交
通致靖康之禍後轉樞密院副使太子賓客仁宗即
位拜刑部尚書樞密院使病革進守司空中書侍郎
珩

璋事壽駿嗣仁如生二女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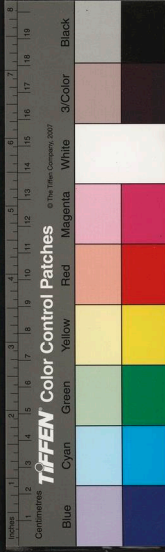
京子讀書常討經義去以

資仁文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文順相繼薨宣宗即位遣資仁如遼告喪遼主不許入京館誥曰二君連
逝必有其故宜奏以實資仁曰國公夙有疾恙加以
哀毀遂至大漸實無他故願留臣等遣使本國究問
臣若誣罔當服重罪語甚切直遼主出城外既殿引
見慰諭後拜兵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王以入關會
幸神衆院雨雪侍宴羣臣皆需服及夕將還天霽月
明駐輦昌德門外命宗親奉觴為壽資仁與左諫議
金上琦補闕魏繼廷等諫止之改尚書左丞陞殿中
監中樞院副使卒奕鞋初名應誼少登第累遷直門



承旨獻宗初拜政堂文學刑部尚書初宣宗為國原
公娶預女是為貞信賢妃生延和宮主睿宗立納延
和為妃預嘗以李資義之義黨罷免至是以妃故召
見含元殿賜酒食衣服鞍馬授檢校太尉刑部尚書
政堂文學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卒子公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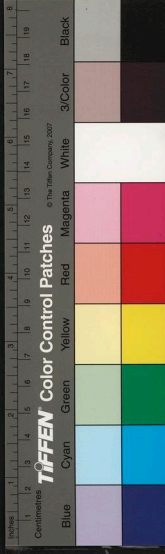
公壽字元老舊名壽少時外祖侍中崔惟善撫其頂
曰此兒當為大器及長力學登科直翰林院遷左拾
遺轉西京留守判官睿宗幸西京公壽供頓不擾民
王嘉之駕還命扈從辭曰故事旋駕惟知留一人扈
行安可要異恩以撓常典王從之秩滿拜禮部員外
郎轉兵部侍郎王委以選軍卒凡十四年以再歲聞
累遷工部尚書一時輩流多踐宰府人或以為晚公
壽處之恬然仁宗即位擢檢校司徒守司空參知政
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資謙作亂公壽據義鎮定
賜推忠衛社同德功臣號拜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
中上柱國公壽累患風痺乞退表四上優詔許之卒
報朝一日謚文忠天資宏厚勤儉然吝嗇好佛子
之氏字子固好讀書屬辭如宿構擢魁科直翰林院
仁宗初授右正言時論公正許時宰改殿中內給事
出按西海道時資謙使者交午州郡爭取財賄之氏
痛禁資謙惡之除平州使資謙敗召還累遷為起居
注妙清白壽翰結近侍以妖術惑衆之氏獨深斥之



曰此輩必誤國王幸西京鄭知常金安與妙清誣言
大同江有瑞氣此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順天心稱
尊號以厭金國王以問之氏對曰金強敵不可輕也
况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兩人言以決大
議王從之拜中書舍人西京叛久不下之氏與左常
侍李仲上疏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是誰之過
西賊之謀久矣一二大臣非獨不防閑反信其謀而
張之致今日之患請賜明斷誅其黨與蓋指文公仁
林景清輩也公仁景清由是罷陞御史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歷禮部尚書政堂文學守司空左僕射進參
知政事二十三年卒年五十四王龜使節祭曾中書
侍郎平章事謚文正之氏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
事業為一時傑但吝嗇父沒不分弟妹財產其家奴
肆橫或至盜劫不儉制為時所譏

類登第直翰林院事文順宣獻肅睿六朝累官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尚書禮部翰林院事修國史上柱國年六
十九卒輟朝三日謚文良類恬靜寡欲俸祿之外不
營產業酷信浮屠遍覽諸經章疏尤喜金剛經自號
金剛居士孫光縉

光縉初名元休陰補良醞丞揚歷中外遂躋樞府鄭
仲夫之亂以溫謹獲全明宗初參知政事加中書侍



郎門下平章事權執銓衡未幾乞骸卒謚貞懿子惟
仁惟誼惟直惟諒惟卿惟溫

朴寅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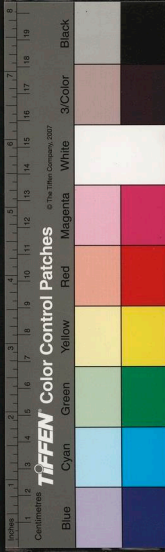
景仁

景伯

景山

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或云平州人文宗朝登第多
所敬歷遼嘗欲過鴨綠江為界設船槁越東岸置保
州城顯宗以來屢請罷不聽二十九年遣使請之寅
亮修陳情表曰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
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田撫綏弊邑
回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主覽之寢其事累遷右
副承宣轉禮部侍郎三十四年與戶部尚書柳洪奉
使如宋至沂工過颶風幾覆舟及至宋計所貢方物
失亡殆半帝勅王勿問王乃釋洪等有金觀者亦在
是行宋人見寅亮及觀所著尺牘表狀題詠稱歎不
置至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應翰林學士承旨同知
中樞院事肅宗元年以右僕射參知政事卒謚文烈
寅亮文詞雅麗南北朝告奏表狀皆出其手當撰古
今錄十卷藏秘府子景仁景伯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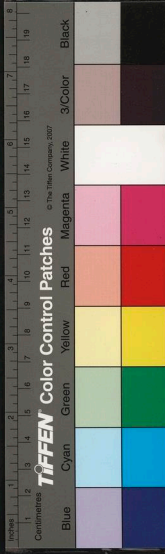
景仁初名景綽字令裕少力學登科累遷左拾遺言
論勁直無所依違時議重之睿宗朝授中書舍人以
兵馬副使從尹瓘征女真墜馬傷脛留定州聞瓘將
築九城寄書曰武功已成國威已振宜戢師旅以圖
萬全更深入賊地列置城池今雖已成後恐難守瓘



不能用卒如其言王欲遣使如宋景仁時以殿中監直門下上疏諫止言甚剴切王不已已從之然以忤旨除國子祭酒後為西北面兵馬使陸辭王賜名景仁仍賜茶藥歷吏戶禮刑四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判三司事以老病屢乞退加檢校太子太保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修國史致仕卒年六十七謚章簡子孝廉孝先景伯宣宗朝擢魁科官至尚書景山睿宗朝擢第二名仕至大卿以三子登科例賜母太倉米歲三十碩

黃周亮

黃周亮登第額宗明專書知之德合
中樞院副使德宗朝拜政堂文學判翰林院事睿宗朝歷吏戶禮三部尚書參知政事威羅州女真仇也高力化二人與其都領將軍聞老爭財乘其醉歐殺之事下輔臣議侍中徐訥等六人議曰女真雖是異類然既歸化名載版籍與編氓同固當遵率邦憲今歐殺其長罪不可原請論如法周亮等十一人議曰此輩雖歸化為我藩籬然人面獸心不慣風教不可加刑且律文云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况其鄰里老長已依本俗法出犯人二家財物輸聞老家以贖其罪何更論斷王從周亮等議進門下侍郎平章事九年加推忠盡節文德匡國勳臣特進



守太保兼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上柱國卒謚景
文初契丹兵陷京城燒宮闕書籍盡為煨燼周亮奉
詔訪問採掇撰集太祖至穆宗七代事跡共三十六
卷以進配享靖宗廟庭宣宗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仲

柳仲初名仁狀貌不踰中人而有膽量少登第以清
謹名由起居舍人出牧清州民畏而敬之國家欲移
都南京宰相及庶僚皆以為可仲與左散騎常侍庾
祿崇獨言其不可凡論國事悉主忠義時論多之事
文順宣憲肅五朝官至尚書右僕射政堂文學卒贈

王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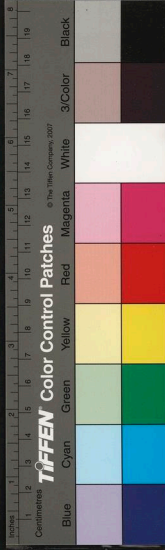
王寵之顯宗朝登第累遷起居舍人靖宗朝為右丞
宣給事中與都兵馬副使朴成傑等奏東路靜邊鎮
蕃賊窺凱之處百姓不得安居請俟農隙築設城池
從之轉知奏事禮賓卿十年與東北路兵馬使參知
政事金令器城長定二州及元興鎮文宗初以中樞
使為西北面中軍使兼行營兵馬使加守司空上柱
國未幾以吏部尚書為都兵馬使奏傳曰安不忘危
又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備故國家每當仲秋會
東西班員吏於郊外教習射御而况諸衛軍士國之
爪牙宜於農隙教以金鼓旌旗坐作之節又軍馬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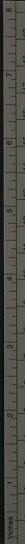
不練習請先選前鋒馬兵每一隊給馬甲十副俾習
馳逐仍令御史臺兵部六衛掌其教閱從之尋拜內
史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上章辭兵馬使不允開
城監牧直李啟以事私遣旗頭李仁驅史加達捕府
軍金祚投河死尚書刑部奏啟罪應律畏懼致死
宜以闔殺論准今制旨杖脊配有人烏仁及加達以
從流三千里李子淵議亦與刑部同寵之等以為畏
懼致死者謂如臨水履險因恐迫致死也今祚自溺
與此不同當以仁為首減絞罪半加達為從啟以事
理重論制曰以畏懼致死論啟恐非正条可除名收
田徐衣所奏進守太尉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
事尋陞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二十一年以中書
令致仕卒輟朝三日謚景肅後追念其賢下詔褒美
贈守太師中書令配享文宗廟庭

魏繼廷

魏繼廷史失其世系文宗朝登第以文章名累遷左
補闕知制誥宣宗朝為御史中丞王嬖妾萬春起第
壯麗繼廷奏萬春誑惑丘意勞役百姓太起私第請
毀之不報又為樞密承宣王以燈夕置宴酒酣命繼
廷起舞辭曰有伶人何用臣舞王不得強乃止肅宗
時歷吏禮二部尚書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睿宗初為門下



侍中上表乞退不允再乞退又不允命左丞宣柳仁
著至私室宣諭繼廷固稱疾上表乞退又手詔不允
曰卿貧邪所忌忠亮不回先考尚賢早授洪鈞之任
寡人受命以為同德之臣自春以來稱疾求免雖嘉
止足之義未符倚注之心知予至誠無或遜避前已
曲諭夫復何言遂命內人韓暉如敦諭尋加守太保
繼廷入省視事御史奏繼廷寢疾彌年不能視事數
請告上待益厚賜假二百日假已盡乃復遷延累旬
然後扶起入省非大臣意請罷之不許二年復三上
表乞退詔曰卿清規重德鎮服百寮直節令名聳動
羣德人且擢為詞臣英考命作首相准予中人方須
者哲之輔乃稱有疾遽辭機務之煩再下書詔朕已
諭於至懷七上封章卿不移於確志重違勤請許遂
便安宜加調攝速副登庸尋遣中使慰諭賜茶藥二
銀合又上表辭祿詔曰卿久積股肱之勤偶嬰膝理
之疹朕以為身若不安疾難速愈雖深惜去之意勉
從告退之誠何復奏於章牘請不支於祿錢乞骸之
後賜廩有常當體眷懷無煩固遜再上表辭祿又詔
曰卿博學攻文詞林宗匠匪躬直節為世名臣因疾
解官甚惜其去又從而辭祿非朕所以優賢敬老之
意令三司給二分祿未幾卒諡忠烈繼廷清儉蹇直
嘗副李資義奉使如宋資義多市珍貨繼廷一無所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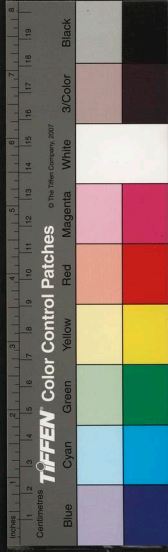
求至登兩府不改素節又不徇俗好佛國人想望大用及為相已老病且知勢之不可為循默無所建明仁宗詔曰魏繼廷嘗受肅宗遺命左右先君清儉正直終始一節宜令配享睿宗廟庭

邵台輔

王國髦

高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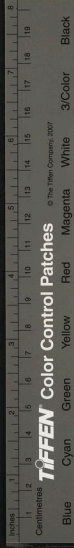
邵台輔史失其世系文宗朝授戶部侍郎宣宗時官累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刑兵部事奏北路邊城將士多自山南州縣充入故丁田在遠貨產貧乏脫有兵事並為先鋒請自今令入遼使臣揀壯健者為傭從因使偵察疆域事勢且有互市之利人必競勸制從之獻宗初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國李資義謀亂台輔使王國髦率兵入衛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及其黨以功權判吏部事轉持進守司徒判吏部事肅宗受禪擢拜守太尉門下侍中賜金銀器衣褂錦屬綾羅布帛鞍馬及樂部花酒宴於其第台輔嘗奏國學養士糜費不貲實為民弊且中朝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請罷之不報八年卒七十一表乞退不允遣尚書兵部郎中許慶賜几杖制曰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蓋以圖任舊人詔誅大政也卿吏幹秀而飾以儒雅兵機深而兼摠刑名加以中和理其身方正率其道真所謂王佐之才也文考用卿為腹心宣宗任卿為宰輔朕在宗



邱熟聞卿名受禪以來惟卿是賴凡所施設必資訪問擢置上宰以授大柄何遽引年而告老乎昔太公望七十而遇文王今卿年纔至此而再三求退朕所不喜也况卿精神氣力強健不衰宜在廊廟論經變理是用稽諸古典特示殊恩尋守太傅判戶部西京留守事加門下侍中致仕明年加守太師賜協謀功臣號卒謚忠謙配享肅宗廟庭國髦宣宗時直門下省獻宗即位權尚書兵部事議者以為王室微弱權歸武將政將奈何既誅資義以功權判兵部事陞右僕射參知政事判兵部事柱國尋判都兵馬事病不視事而威振朝廷肅宗初加守司徒卒于幼妻弟王字之服喪王吊慰贈謚景烈國髦惟事弓劍教書有資謙文武之語時議譏之配享肅宗廟庭義和金州高山縣人性沈鷺有膂力應選為軍補隊正斬資義以功陞散員進累上將軍睿宗朝拜部尚書加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判兵部事十二年上書言臣年六十九戶籍誤減二年且臣病不能從事請致仕從之賜衛社功臣號十四年卒

文正

文正長淵縣人文宗初登第累遷兵部侍郎左諫議大夫歷刑部尚書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東蕃作亂正為判行營兵馬事與兵馬使崔彥廉漢兵



馬使崔夷廉漢兵馬副使李顛將步騎三萬出屯定州夜分道直趣賊巢穴遲明乃至鼓躁震地賊大懼遂靡兵奮擊斬三百九十二級擒渠帥三十九人獲牛馬百餘首棄器械填積攻破廬落凡十餘所晡後顛還奏捷王喜遣左司員外郎裴緯勅曰近緣邊事未息宵旰軫慮今省所奏婉畫降戎掃除民害使朕無東顧之憂惟乃之功特賜正銀合一副重一百兩夷漢顛銀合各一副重各五十兩並盛丁香尋賜正推忠贊化蕩寇靜塞功臣號加特進檢校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尚書禮刑部事兼太子太傅上柱國

長洲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

正奏曰

今時雨既洽農務方殷願上體天養民罷興王寺土木之役及十二所監倉巡察使以除民弊從之進士魯隼其父娶大功親而生者崔夷為吏部尚書請依律禁錮不敘王曰選用人才當不拘常局可與諸進士並授官秩以通朝籍正等曰家齊然後國治隼父不正婚禮瀆亂人倫然方今崇尚儒術用士是急宜降授階職從之宣宗十年以守太尉門下侍中致仕卒謚貞獻配享宣宗廟庭

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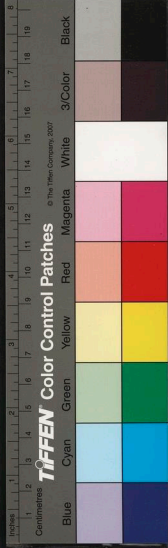
鄭文字懿德草溪縣人父倍傑擢魁科官至禮部尚書中樞使以儒術相文宗卒贈弘文廣學推誠贊化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中上柱國光儒
侯倍傑妻崔氏賢而無子養其族女及笄勸倍傑以
為妾未幾倍傑死遺腹生文年甫十五六嶷然若老
成赴國子監試作君為民天賦曰物如樵悴我則施
雨露之恩俗若頑兇我則布雷電之怒文宗聞之屢
加稱歎登第拜秘書郎時宣宗為國原公文為其府
錄事及即位擢直翰林院兼四門助教尋轉右拾遺
臺諫馭奏文外祖系出處仁部曲不宜諫官乃改授
殿中內給事知制誥出知開城府事入為刑部員外
郎肅宗十年拜刑部尚書政堂文學兼太子賓客加
檢校司空禮部尚書在公暴疾昇歸其第五子遺內醫
診視尋卒王震悼贈特進左僕射參知政事謚貞簡
官庀葬事文為人恭儉朴訥不事生產居室僅庇風
雨蒞官謹慎典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嘗扈
駕西京請立箕子祠奉使入宋所賜金帛分與從者
餘悉買書籍以歸宋人多之子福公福卿福儒

金元鼎

金元鼎德宗朝官累監察御史靖宗時除右司郎中
東北路兵馬使金令器築長定二州元興鎮城元鼎
等率兵出屯要路以備之遇賊戰有功令器還奏請
加褒賞從之文宗朝歷御史大夫中樞院使尚書右
僕射參知政事時兵部請遣兵東西兩界以備邊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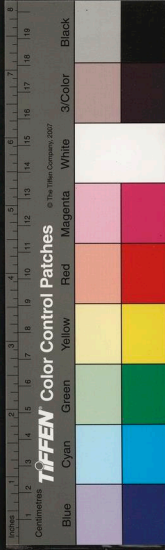


鼎奏曰近因送迎北朝封冊使士卒已疲又赴興王
寺役不得休息資糧殆乏乞依封冊軍例賜物以遣
乃命侍御史秦仲依所奏行之進內史侍郎同內史
門下平章事庾仲卿工部尚書遠之子也制降等授
陰職式目都監使侍中李子淵等十一人駁曰仲卿
舅平章李龔奸兄少卿蒙女生仲卿母仲卿不宜齒
朝列元鼎等四人議曰此乃李龔之罪非仲卿父子
所犯且功臣黔弼之裔不宜塞仕途請依前制降授
陰職王從元鼎等議加守司徒尋陞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兼太子太保嘗遙領西京奏
事并旨出為西京留守使未幾召還十七年進守太
尉門下侍中卒後三司奏元鼎卒已四年猶闕贈
謹按工部尚書鄭層之喪既經大祥制責有司稽緩
即加進贈請從前制賻贈從之賜穀一百三十石

孫冠

孫冠字知足安峽縣人性行清純樸古幼好學以文
學名文宗朝擢第累遷左補闕自是揚歷清要宣宗
時為右諫議與門下侍郎金良鑑掌試取進士李景
泌等景泌程文不合格時議譏其主司不明獻宗時
歷知中樞院事尚書右僕射參知政事判戶部事致
仕睿宗四年卒年八十六謚章簡

崔思諒



崔思諒字益南海州人年十八登第文宗朝累進至工部侍郎宣宗時歷中樞院使參知政事檢校太子太師修國史進左僕射參知政事因疾乞退制以致仕例給半俸有司駁奏人臣年七十致仕者給半祿所以養國老也未聞病廢而家食者王曰思諒歷代元臣文章器識有異常倫豈拘恒例竟不從九年卒思諒儀表端雅沉靜寡欲秉國鈞主文柄名重一時王聞訃悼甚賜子洙等帑書官庀葬事謚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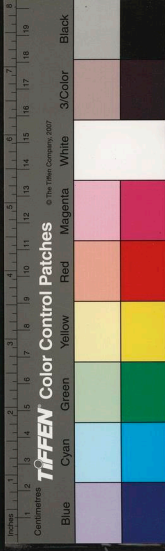
金先錫

金先錫廉毅有吏才文宗時除戶部郎中獻宗朝累授知樞密院事肅宗初拜左僕射判戶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年至七十乃三上表請老許之時人譏其顧戀爵位卒謚忠簡

任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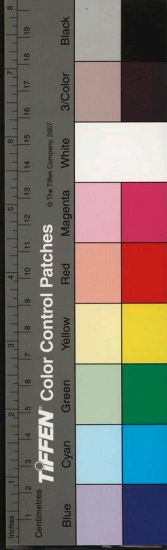
元厚 濡 克忠 朔 沆 克正

任懿定安縣人少力學登第宣宗在藩邸聞其名奏為典籤及即位累遷右承宣肅宗初立內人挾宿憾屢譖之王雅知其純正無他讒言卒不行遷諫議大夫宋哲宗崩懿與侍郎白可臣奉使弔慰一行人皆贖貨利懿獨廉謹宋人稱之貴帝所賜神醫普救方來王曰此方濟世要術其賚來使副僚佐宜並加爵賞未幾拜御史大夫歷禮兵吏部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睿宗初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尋判尚書刑



部事後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判東北面兵馬事兼
行營兵馬使右諫議大夫金緣副之懿等辭王御重
光殿親授鉄鉞賜鞍馬衣服彩段遣近臣餞於郊及
還引見重光殿時崔弘正等已收入九城軍民兵仗
懿等行緩疆場之事一無措置徒煩傳騎時人譏之
後加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
仍令致仕賜佐理功臣號十二年卒年七十七諡貞
敬仁宗賜中書令子元厚元濬元濬平章事

元厚初名元數登第仁宗初累遷殿中內給事出守
陝川移開城府俱有政蹟王納元厚女為妃遂授禮
賓少卿御史雜端驟擢參知政事改同知樞密院事
妙清白壽翰以邪說惑衆元厚上書請誅之以絕禍
萌不報復為參知政事判工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
事西京叛詔以元厚及金富軾為中軍帥尋命元厚
留衛都城後賜同德佐理功臣號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傅尋判兵部事改門下侍郎平章事表讓崔溱
不報未幾判吏部事銓注甚公人稱之曰山濤莅以
加矣加守太保判西京留守事懿宗即位拜門下侍
中封定安侯令朝會上殿行禮諫官論駁遂加宣忠
安社佐理同德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上柱國定安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六百戶開府
曰壽寧置僚屬十年卒年六十八元厚器宇宏深風



彩嚴重博通經史為宰相動儉清白享富貴十餘年
妙清妖說宰執皆傾信元厚獨擯之不從人服其明
子克忠克正溥濡沆克忠擢第累官至中書侍郎平
章事風姿魁偉有器識克正以戶部尚書辭連鄭欽
賤梁州防禦使移忠州牧使卒

溥幼穎悟善屬文元厚卒懿宗抑外戚待太后甚薄
故年二十猶未補官明宗立授禮賓注簿遷閣門祇
候乞免職應舉遂擢乙科第累遷吏部侍郎卒贈吏
部尚書翰林學士姿儀醒藉尤愛山水之遊世目為
神仙中人

常初名克仁明宗時登第官累參知政事神宗初拜
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守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康宗
元年卒年六十四謚良淑性恬淡慈和不以家世勢
位驕人雖臧獲賤隸未嘗詬罵應事五朝居官勤恪
處決明允掌制誥十六年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
四關文闈所舉皆當世名士若趙冲李奎報金敞俞
承旦其尤者也晚年奉佛彌篤金書大藏經幾半識
者識之配享熙宗廟庭于景肅景謙孝順景恂景肅
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
景謙同知樞密事翰林學士承旨孝順樞密副使景
恂判司宰事景謙子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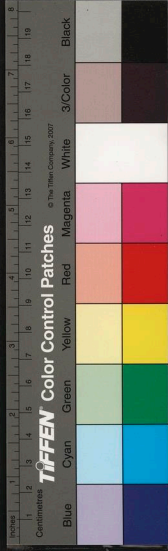
翊登第忠烈朝累遷大司成以明習禮度改判閣門



事進密直副使同修國史官至僉議侍郎贊成事致
仕卒翊博聞強記諳鍊典故有質疑者辨之如響嘗
奉教撰璿源錄又撰元世祖事跡
沆幼能文姿朗秀可愛不以富貴驕人登第仕至禮
部侍郎嘗奉使如金主客侍郎李陽名人也愛沆風
誼待甚款

金漢忠

金漢忠新羅大輔閔智之後高祖庚廉從敬順王歸
太祖為功臣漢忠少雄偉力學登第宣宗朝官累閤
門引進使上輕車都尉出守安西都護府為政不苟
民慕之獻宗初除刑部侍郎肅宗封太子以漢忠兼
左庶子累授禮部尚書宋使來漢忠航海迎候宋使
卒遇颶風舩幾敗賴漢忠拯救得全活睿宗初拜尚
書左僕射判秘書省事尹瓘之伐女真也漢忠為中
軍兵馬使力戰有功又為行營兵馬使瓘等命諸軍
撤內城材瓦以築九城徙南界民實之漢忠執不可
曰如外城未畢而卒有緩急內無完城民將何保元
帥雖有命吾不敢從後果如其言遷判工部事轉樞
密院使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
謚元平漢忠妻文宗婢妾之女也以故雖至達官不
得入臺省子景初景元景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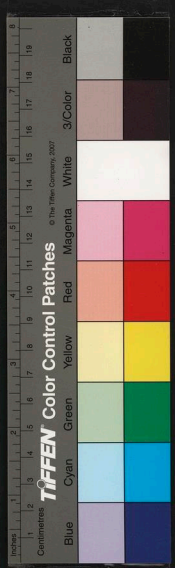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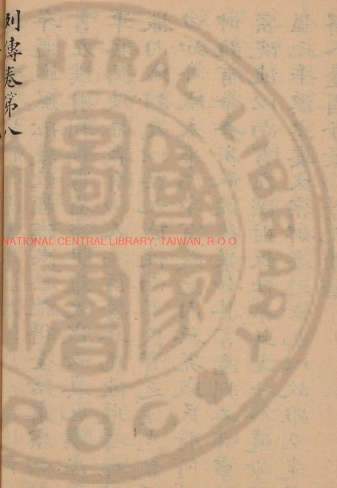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春秋館
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脩

崔思諷

崔思諷字嘉言初名思順後賜今名文憲公冲之孫
自少力學工文文宗朝登第王以思諷名家子博學
多聞召八內侍省與語對稱旨王悅宣宗朝拜殿中
少監知尚書戶部事出為西京副守留駕幸西京時
遼使王鼎來思諷為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為文以計
取其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大平日久不修
武備又言大宋伐南夏事王嘉其擯接之能手詔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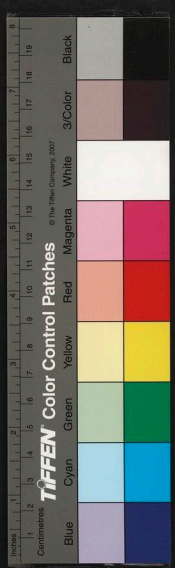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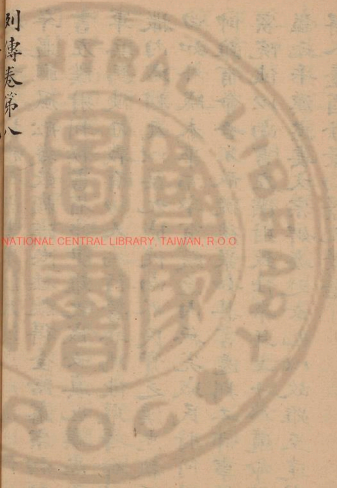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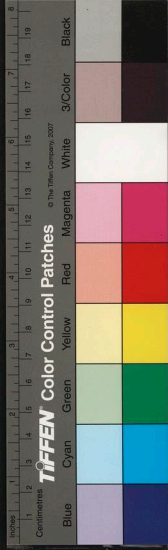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春秋館
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脩

崔思諷

崔思諷字嘉言初名思順後賜今名文憲公冲之孫
自少力學工文文宗朝登第王以思諷名家子博學
多聞召八內侍省與語對稱旨王悅宣宗朝拜殿中
少監知尚書戶部事出為西京副守留駕幸西京時
遼使王鼎來思諷為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為文以計
取其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大平日久不修
武備又言大宋伐南夏事王嘉其擯接之能手詔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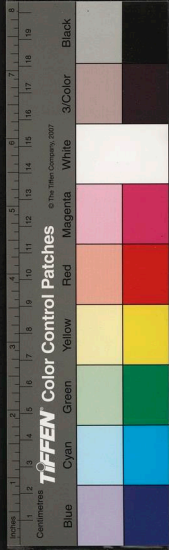
之令從駕尋除御史大夫改同知中樞院使左散騎
常侍獻宗時拜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肅宗初叅知
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守太尉判吏部事大將
軍高文蓋張洪占李弓濟將軍金子珍等潛圖不軌
思誣按治其罪悉流之南裔以功拜門下侍中賜輔
正功臣號九年守太保以老三上表乞骸骨魏繼廷
曰崔公在官吾輩仰如小斗軍國大事一聽其議今
若告老奈國政何時王曲宴壽春宮召思誣赴宴思
誣起為壽王親酌酬之執其手曰卿若固退誰與共
政朕優賢重老不忍從也對曰七十致仕禮也臣已
老耄無益於國願遂歸志王許之睿宗朝加守太師
中書令致仕賜詔書制牒茶藥衣帛鞍馬以示優恩
王嘗賜龍鳳茶思誣進謝詩王和賜之王納思誣塔
李資謙之女生木子冊為王妃以恩加推誠奉國功
臣大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五
百戶思誣八見王賜宴命不拜待以家人禮思誣奏
曰臣年八十無復有望願上享國萬年永保三韓言
出至誠王感涕召思誣子壻兒孫賜花酒扶出還家
未幾卒王以燃燈御重光殿觀樂聞思誣卒震悼罷
宴輟朝三日賜賻優厚令百官會葬謚忠景思誣勤
謹公廉不以門地驕人立朝四十餘年無少過失為
相論議務存大體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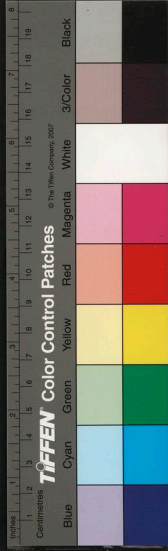
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之心終始不襄配享肅宗廟庭于源溱源累官尚書右僕射湊門下侍郎平章事資謙及文公美柳仁著皆其女婿門閥之盛一時無比

金仁存

金仁存字處厚初名緣新羅宗室角千周元之後父上琦登第官至侍郎平章事謚文貞配享宣宗廟庭仁存性明敏少登科直翰林院歷事宣獻肅三朝以內侍掌奏事不欲久在近密懇求外補由尚書禮部員外出為開城府使秩滿授起居舍人知制誥遷起仁存為接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嘗一日並轡出郊雪始霽茫然無所見唯馬蹄觸地作聲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仁存即應聲曰旗尾飄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轉吏部郎中兼東宮侍講學士時睿宗在東宮講論語仁存撰新義進講移中書舍人肅宗薨仁存告哀于遼自東京抵京師所經州府皆設宴張樂仁存曰臣來本國君臣皆服衰哭泣今來上國雖感恩榮臣子之情不忍聞樂言甚切至遼人許之至朝見時又乞除吉服舞蹈孟初至幕曰殿庭服色宜從吉但除舞蹈可矣還拜禮部侍郎諫議大夫王封僧曇



真為王師以仁存為封崇使辭曰臣職在諫院已言封王師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為使是歟欺殿下也王強之再三固辭不奉旨以內侍柳台樹代之王將伐東女真大臣皆贊成之仁存獨上疏極諫不報及尹瓘等破女真築九城女真失窟穴連歲來爭我兵喪失甚多女真亦厭苦遣使請和乞還舊地群臣議多異同王猶豫未決仁存言土地本以養民今爭城殺人莫如還其地以息民今不與必與契丹生覺王問其故仁存曰國家初築九城使告契丹表稱女真弓漢里乃我舊地其居民亦我編氓近來寇邊不已女之復而築其城表詳如是而乃漢里首義多受契丹以我為妄言其回詔云遠貢封章粗陳事勢其間土地之所屬戶口之攸歸已勅有司俱行檢勘相次別降指揮以此思之國家不還九城契丹必加責讓我若東備女真非備契丹則臣恐九城非三之福也王然之遷秘書監奉使如宋徽宗待之甚厚屢賜宴宴器皆用白玉仁存以為帝厚我國享禮雖異常然觀時事華侈太甚可嘆還至慶源郡聞父喪以使事付其介遂奔喪不復命時人譏其失禮歷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兵禮戶部尚書政堂文學參知政事進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金兵攻破契丹州郡幾盡王以仁存判西北面兵馬



使措置軍務契丹來遠城刺史常孝孫懼不保率州
民泛舟而遁以來遠挾州二城歸於我仁存遣兵旋
其城收兵仗物貨甚多遂拓地界鴨江焉王宴親王
兩府清讌閣命仁存記其事其文曰王以聰明淵懿
篤寶輝光之德崇尚儒術樂幕華風故於大內之側
延英書殿之北慈和之南別創寶文清二閣一以奉
聖宋皇帝御製詔勅書畫揭為訓則必拜稽肅容然
後仰觀之一以集周孔軻雄以來古今文書日與老
師宿儒討論教暢先王之道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不
出一堂之上而三綱五常之教性命道德之理充溢
乎四履之間越今年夏召太保尚書令帶方公臣甫
守太傅尚書令太原公臣倂守太保齊安侯臣偕守
太保通義候臣僑守太保樂浪候臣景庸門下侍郎
璋門下侍郎臣資謙臣緣中書侍郎臣仲璋叅知政
事臣駿守司空臣至和樞密院使臣軌知樞密院事
臣宇之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置高會於清讌閣
乃從容謂曰予顧德不類賴天降康廟社儲社金革
偃於三邊文軌同乎中夏凡立政造事大小云為罔
不資稟崇宣大觀以來施設注措之方其於文閣經
筵求訪儒雅遵宣和之制也深堂宥席迎見輔臣法
大清之宴也雖禮有豐殺而優賢尚能之意其致一
也今八朝進貢使資謙賫桂香御酒龍鳳茗團珍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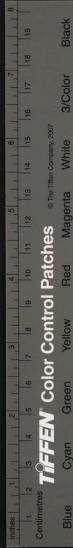
寶皿來歸嘉與卿等樂斯盛美臣僚皆惶駭恐懼退
伏階陛辭以固陋不敢於盛禮王趣令就坐溫顏以
待之備物以享之其供帳之設器皿之列觴豆之實
果核之品則六尚之名珍四方之美味無一不具復
有上國玻璃瑪瑙翡翠犀兕瑰竒玩用之物交錯於
案上頃荒控揭琴瑟鍾磬安樂雅正之聲合奏於堂
下王執爵命近臣監勸曰君臣交際惟以至誠其各
盡量不辭而飲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
樂孔皆及觴酒九行且令退息續有貴人押賜襲衣
實帶以將其厚意焉既而復召促席而坐使飲食舉
措各自便或開衷以言笑或縱目以觀覽闕楮之外
疊石成山庭除之際引水為沼峭崿萬狀清淨四澈
洞庭吳會幽勝之趣生而終宴無憚署之意盡醉劇
飲夜艾而罷於是縉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以慈儉為寶而無肆溢之行衣不御文
繡器不用彫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不合度
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至於燕群臣嘉賓則發
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恩而窮日之力以火繼之
猶不以為侈其尊賢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實可謂高
出百王之上矣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以化成
風俗故於泮宮則先生君子與之為樂其詩曰魯侯
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燕於路寢則大



夫庶士與之相宜其詩曰魯侯燕喜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今吾君奉天子恩意以寵待臣隣故公卿大夫懷天保報上之意言語法從賦我有嘉賓之詩瞽師歌工作君相悅之樂懽欣交通禮

度當是時也人靈之和氣天地之休應上下之報施風俗之化原皆出於飲食衎衎載色載笑之間豈止永錫難老既多受祉而已耶必當億萬斯年享太平之福而對揚天子永永無疆之休臣愚且拙遭逢萬幸代匱宰府不以臣之不材特有書事之命辭不獲已謹拜手稽首而強為記乃命寶文閣學士洪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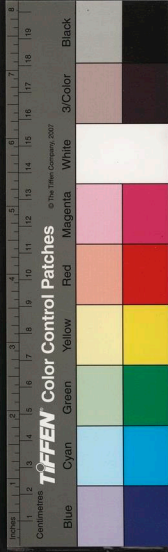
兵馬事王在西京欲行太子冠禮仁存奏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故冠於阼三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今以元子之貴冠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代王從之仁存文名清節冠當代王深器之恩禮優重及仁宗幼冲嗣位李資謙用事恐及禍懇辭乞退不許一日將赴街聞街上童謠因墜馬歸卧求免愈功遂罷相判祕書省事監修國史王密遣內侍金安問於仁存及李壽曰欲奪資謙權置散地如何皆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絕况彼黨與滿朝不可輕不可輕動請候其間王不聽及變起宮闕連燒王避火坐山呼亭嘆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以至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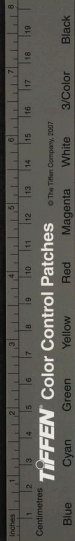
尋賜翊聖同德功臣號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師門下侍中金兵八汴邊報妄傳金人敗北宋
帥乘勝深八金人不能拒鄭知常金安等奏曰時不
可失請出師應宋以成大功使主上功業載中國史
傳之萬世時王在西京遣近臣馳問仁存對曰傳聞
之事恒多失實不宜聽浮言興師旅以怒強敵且金
富軾八宋將還姑待之及富軾還報果虛王以睿
宗遺命敦諭起為守太傅門下侍中判吏部事仁存
不獲已就職羸老須人扶乃行五年卒輟朝一日命
有司賻奠加禮謚文成配享睿宗廟庭仁存好學老
不釋卷一詩詔語多出其手再掌書堂開多得名士嘗
與崔璿李載李德羽朴昇中等刪定陰陽地理諸書
以進賜名海東祕錄又與昇中撰時政策要又注貞
觀政要子永錫永胤永寬皆登第拜平章事永錫會
孫弁一名琪幼力學登第高宗朝歷正言御史出按
忠清日酣飲廢事又橫斂賂權貴人皆切齒仕至判
少府監事仁存弟洁風姿雅麗以文學顯於時官至
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

尹瓘 彥頤 鱗瞻 世儒 商李

尹瓘字同玄坡平縣人高祖莘達佐太祖為三韓功
臣父執衡檢校少府少監瓘文宗朝登第應拾遺補
闕肅宗時累遷東宮侍講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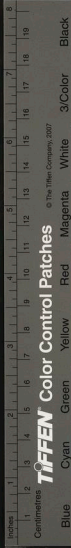


翰林學士承旨女真本靺鞨遺種隋唐閒為勾高麗所并後聚落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其在定州朔在近境者雖或內附乍臣乍叛及盈哥烏雅束相繼為酋長頗得衆心其勢漸橫伊位界上有連山自東海岸崛起至我北鄙險絕荒翳人馬不得度間有一徑俗謂瓶項言其出入一穴而已邀功者往往獻議塞其徑則狄人路絕請出師平之七年女真來屯定州關外疑其圖我有執酋長許貞及羅弗等囚廣州拷問果謀我也遂留不遣會邊將李日肅等奏女真虛弱不足畏失今不取後必為患烏雅束又與別部夫乃老有源發兵攻之來屯近竟王命林幹生備之幹邀功引兵深入擊之敗績死者大半女真乘勝闖入定州宣德關城殺掠無算乃以瓘代幹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授鉞鉞遣之瓘與戰斬三十餘級我軍陷沒死傷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辭講和結盟而還王發憤告天地神明願借陰扶掃蕩賊境仍許其地創佛宇瓘遷叅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兼太子賓客奏曰臣觀賊勢倔強難測宜休徒養士以待後日且臣之所以敗者賊騎我步不可敵也於是建議始立別武班自文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隸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為神騎無馬者為神步跳蕩梗弓精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男子非舉子皆屬神步西班與諸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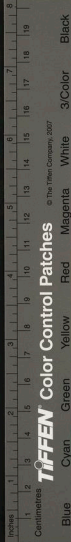


府軍人四時訓練又選僧徒為降魔軍遂鍊兵畜穀以圖再舉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睿宗即位以喪未逞出師二年邊將報女真強梁侵突邊城其酋長以一胡蘆縣雉尾轉示諸部落以議事其心可測王聞之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宗誓疏以示兩府大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功若此其可忘諸乃上書請繼先志代之王猶豫未決命平章事崔弘嗣筮於大廟遇坎之既濟遂定儀出師以瓘為元師知樞密院事吳延寵副之瓘奏臣嘗奉聖考密旨今又承嚴命敢不統三軍破賊壘拓我疆土以雪國恥延寵願以為延敬為瓘瓘先曰公其延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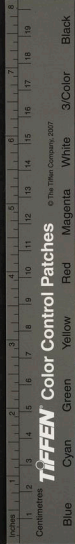
之地以雪國家之耻策已決矣又何疑焉延寵默然王幸西京御威鳳樓賜鐵鉞遣之瓘延寵至東界屯兵於長春驛凡十七萬號二十萬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黃君裳八定長二州紹謂女真酋長曰國家將放還許貞羅弗等可來聽命設伏以待酋長信之古羅等四百餘人至飲以酒醉伏發殲之其中壯點者五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八使兵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設狀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擒殺殆盡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中軍兵馬使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戍左軍兵馬使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百人出定州



弘化門右軍兵馬使兵部尚書金德珍以四萬三千
八百人出宣德鎮安海拒防兩戍之間船兵別監吏
部員外郎梁惟疎元興都部署使鄭崇用鎮溟都部
署副使甄應圖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瓘過
大乃巴只村行半日女真見軍勢甚盛皆遁走唯畜
產布野至文乃泥村賊八保各音城瓘遣兵馬鈴轄
林彥與弘正率精銳急攻破走之左軍到石城下見
女真屯聚遣譯者戴孛羅諭降女真答曰吾欲一戰以
決勝否何謂降歟遂入石城拒戰矢石如雨軍不能
前瓘謂後京曰日吳事急爾可與將軍李冠珍攻之
曰業嘗從事長州過吳犯罪公謂我壯士請於朔有
之今日是後京殺身報効之秋也遂至石城下擐甲
持楯突入賊中擊殺酋長數人於是瓘麾下與左軍
合擊殊死戰大破之賊或自投岩石老幼男女藏馬
賞後京綾羅三十匹又遣弘正富弼錄事李俊陽擊
伊位洞賊逆戰久乃克之斬一千二百級中軍破高
史漢等三十五村斬三百八十級虜二百三十八人
軍破廣灘等三十二村斬二百九十級虜三百人左
軍破深昆等三十一村斬九百五十級瓘等自大乃
巴只破三十七村斬二千一百二十級虜五百人遣
錄事俞瑩若告捷王喜賜瑩若爵七品命左副承旨
兵部郎中沈候內侍刑部員外郎韓敏如賜詔獎諭



兩元帥及諸將賜物有差璫又分遣諸將畫定地界
東至火串嶺北至弓漢伊嶺西至蒙羅骨嶺又遣日
官崔資顥相地於蒙羅骨嶺下築地廊九百五十間
號英州火串嶺下築九百九十二間號雄州吳林金
村築七百七十四間號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十
間號吉州又創護國仁王鎮東普濟二寺於英州城
中明年璫延寵率精兵八千出加漢村瓶項小路賊
設伏叢薄間俟璫軍至急擊之軍皆潰僅十餘人在
賊圍璫等數重延寵中流矢勢甚危俊京率勇士
十餘人將救之弟郎將俊臣止之日賊陣牢不可破
走死可益俊京曰爾可歸養老父我以才許國義不
可止乃大呼突陣擊殺十餘人弘正冠珍等自山谷
引兵來救賊乃解圍而走追斬三十六級璫等以日
晚還八英州城璫涕泣執俊京手曰自今我當視汝
猶子汝當視我猶父承制授閣門祗候酋長阿老喚
等四百三人詣陣前請降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
又降於左軍賊步騎二萬來屯英州城南大呼挑戰
璫與林彥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敵但當固守而已俊
京曰若不出戰敵兵日增城中糧盡外援不至將若
之何前日之捷諸公不見今日亦出死力以戰請諸
公登城觀之乃率敢死士出城與戰斬十九級敗賊
血奔北俊京鼓笛凱還璫等下樓迎之携手交拜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Red

Yellow

Green

C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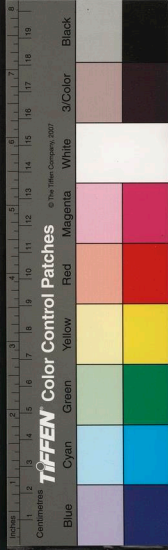
Blu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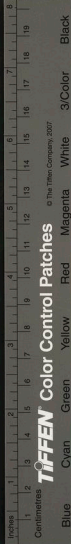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延罷乃率諸將會於中城大都督府權知承宣王宇
之自公嶮城領兵詣都督府卒遇虜酋史現兵與戰
失利喪所乘馬俊京即引動卒往救敗之取虜介馬
以還女真兵數萬來圍雄州弘正訓勵士卒衆皆思
鬪即開四門齊出奮擊大敗之俘斬八十級獲兵車
五十餘兩中軍車二百兩馬四十匹其餘兵仗不可
勝記時俊京在城中州守謂之曰城守日久軍饗將
盡外援不至公若不出城收兵還救城中士卒恐無
噍類後京服士卒破衣夜縋城而下歸定州整兵道
通秦鎮自也等浦至吉州遇賊與戰大敗之城中人
感泣權又成英福准告威州及公餘真遂立碑於公
嶮以為界遣其子彥純奉表稱賀曰聖人之德允合
於乾坤仁義之兵已平其夷狄惟將及卒既權且呼
竊以東女真潛伏奧區寔繫配類遠從爾祖會之世
嘗被我朝家之恩狼貪浸畜其判心犬吠類狺於戶
外侵軼關塞冠攘士民狃制御之寬而謂之易陵肆
覬覦之志而謂之莫禦先皇故憤而欲伐陛下方繼
而為圖以兵危故始憚裁施以謀衆故終歸滯泥然
而策勝負者存乎孰知變通者貴乎時事機可乘聖
智猶照先休吾士卒以觀其可用繼慮彼虛實以指
其必擒乃命元戎亟行大戮而臣受節鉞之制舉征
鼓而行氣動於軍威加於敵江河注壺寸膠不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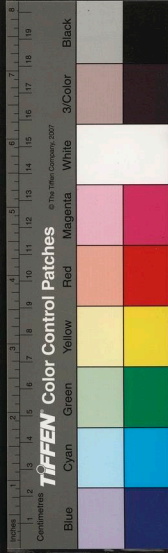
防之礮石轉峰虛卯決然其破矣俘虜踰於半萬斬獲近於五千委積散於閭閻奔走交於道路山川險阻城池因得以高深原野膏腴田井亦從而耕鑿在昔人求而未得者今茲天與而既取之上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下足以雪朝庭積年之恥且彼周王獵狝之伐漢帝匈奴之征所以拓土開邊而得為民去害比之今日宜在下風此豈微臣淺智駕材能成巨效實由陛下聖謀神算坐定遐陬苟非其然孰使之矣伏乞命書史冊垂耀無窮王遣內侍衛尉注簿康英俊賜瓘等羊酒并賜軍人銀鍔鑼一面銀瓶四十二事權又使林彥記其事書於英州聽壁曰孟子曰苟固不可以敵強小固不可以敵大吾諷斯言久矣而今信之矣女真之於國家強弱衆寡其勢懸殊而窺覷邊鄙於肅宗十年乘隙搆亂多殺我士民其繫縲為奴隸者亦多矣肅宗赫然整旅將欲仗大義以討之惜乎厥功未集永遺弓鉞今上嗣位亮陰三載甫畢祥禫謂左右女曰真本勾高麗之部落聚居於蓋馬山東世脩貢職被我祖宗恩澤深矣一日背畔無道先考深憤焉嘗聞古人之稱大孝者善繼其志耳朕今幸終達制肇覽國事盍舉義旗伐無道一洒先君之恥乃命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尹瓘為行營大元帥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吳延寵為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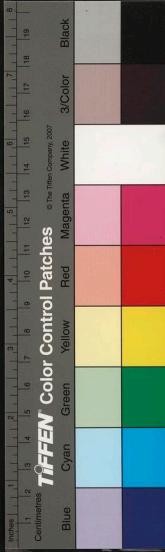
帥率精兵三十萬俾專征討尹公事跡業傑然常幕
庾信氏之為人曰庾信六月冰河以渡三軍此無他
至誠而已予亦何人哉其至誠所感靈異之跡屢聞
焉吳公時之重望天性慎謹臨事必三思其良圖大
策施無不中兩公嘗有志於此聞命憤激擁兵東下
出師之日躬擐甲胄未及誓衆洒淚交頤莫不用命
暨八賊境三軍奮呼一以當百摧枯破竹何足喻其
易哉斬首六千餘級載其弓矢來降於陣前者五十
千餘口其望塵喪魄奔走窮北不可勝數嗚呼女真
之頑愚不量其強弱衆寡之勢而自取於滅亡如是
其他方三百里東至於大海西北介於蘆馬山南安
於長定二州山川之秀麗土地之膏腴可以居吾民
而本自高麗之所有也其古碑遺跡尚有存焉夫勾
高麗失之於前今上得之於後豈非天歟於是新置
六城一曰鎮東軍咸州大都督府兵民一千九百四
十八丁戶二曰安嶺軍英州防禦使兵民一千二百
三十八丁戶三曰盩海軍雄州防禦使兵民一千四
百三十六丁戶四曰吉州防禦使兵民六百八十丁
戶五曰福州防禦使兵民六百三十二丁戶六曰公
嶮鎮防禦使兵民五百三十二丁戶選其顯達而有
賢材能堪其任者鎮撫之詩所謂於蕃於宣以蕃王
室者也有以見晏然高枕無東顧之憂矣元帥告予



曰昔唐相裴晉公出征淮西及其平幕容韓愈為之
碑以廣其事故後之人知憲宗英偉絕人之德而歌
頌之子幸從事於此詳其本末曷不作記使吾聖朝
無前之偉績垂於無窮乎彥承命援筆誌之權獻俘
三百四十六口馬九十六匹牛三百餘頭城宜州通
秦平戎二鎮與威英雄吉福州公嶮鎮為北界九城
皆徒南界民以實之至拜權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鎮
國功臣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知軍國重事延寵
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遣內侍
郎中韓暉如賚詔書告身及紫繡鞍具廐馬二匹至
雄州分賜之凱還王命具鼓吹軍衛以迎之卷帶方
候補齊安候僭勞宴於東郊權延寵詣景靈殿復命
納鈇鉞王御文德殿引見問邊事八夜乃罷未幾女
真又圍雄州王遣延寵救之復遣權征之權獻馘三
十一級尋封權鈴平縣開國伯食邑二千五百戶食
實封三百戶加延寵攘寇鎮國功臣號又明年女真
圍吉州延寵與戰大敗王又遣權救之命近臣餞於
金郊驛權延寵自定州勒兵赴吉州行至郡卜其村
咸州司錄俞元胥馳報女真公兄襄弗史顯等叩城
門曰我輩昨到阿之古村太師烏雅束欲請和使我
傳告兵馬使然兵交不敢入關請遣人於我場庶以
太師所諭詳實傳告權等聞之還八城翼日遣兵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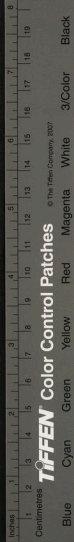
記事李管仲於賊場謂女真將吳舍曰講和非兵馬
使所得專宜遣公兄等八奏天庭舍大悅襄弗史顯
等復至咸州告曰我等願八朝時方交戰疑懼不敢
八關請以官人交質瓘以孔沃李管仲異賢等為質
襄弗等遂來請還九城地初朝議以得瓶項塞其徑
狄患水絕及其攻取則水陸道路無往不通與前所
聞絕異女真既失窟穴誓欲報復乃引還地群首連
歲來爭說謀兵械無所不至以城險固不猝拔然當
戰守我兵喪失者亦多且拓地大廣九城相去遼遠
豁洞荒深賊屢設伏抄掠往來者國家調兵多端中
外蚤屢加以孔董突突忽魯遜與女真亦魯古王集群臣議之竟以九城還女真輸戰具資糧於內
地撤其城平章事崔弘嗣金景庸叅知政事任懿樞
密院使李瑋八對宣政殿極論瓘延罷敗軍之罪王
遣承宣沈候於中路收其鉄鉞瓘等不得復命歸私
第宰相臺諫請治其罪諫臣金緣李載等伏閣固爭
曰瓘等妄興無名之兵敗軍害國罪不可赦請下吏
王命沈候宣輸曰兩元帥奉行兵自古戰有勝敗豈
為罪哉緣等又爭不已王不得已止免官削功臣號
尋拜瓘守太保門下侍中判兵部事上柱國監修國
史瓘上表辭不允曰朕聞昔李唐利之伐大宛也僅
獲駿馬三十匹而武帝以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陳湯



之殊邳友也矯制擅興師而宣帝以威振百蠻封為
列候卿之伐女真受先考之遺旨体寡人之迹事身
冒鋒鏑深八賊壘斬馘俘虜不可勝計而關百里之
地築九州之城以雪國家之宿恥則卿之功可謂多
矣然夷狄人面獸心叛伏不常厥有餘解乃止僧軍
以為義方女不宜配東宮請出之遂聚普濟寺不發
鱗膽等乃行位寵腹心在連州鱗膽謂諸將曰我聞
招携者附於內伐判者披其枝若我先攻西京則在
連州者招諭北人共為犄角我腹背受敵非策之善
也今連州恃西都不虞我猝至宜先攻連州連州下
北州者成必皆歸順然後率領攻遼則意全力一一戰
不濟矣遂趣連州攻圍累月連州請救於位寵位寵
遣將救之官軍從間道擊之斬一千五百餘級虜二
百二十餘人官軍又逼西兵於莽院掩擊之斬七百
餘級虜六十餘人連州久不下後軍提管杜景升攻
拔之於是西北諸城皆復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鱗膽
曰西京城險固若以久勞之卒蟻附而攻非計也但
久圍之無使出掠且復招懷開示生路則城中被劫
者必謀出降若爾位寵乃一餓囚耳何能為乎乃於
城東北築土山守之位寵食盡至啗人屍時出挑戰
國子司業赴經筵講論經義賜華犀帶一腰遷寶文
閣直學士妙清叛詔以金富軾任元啟為帥彥頤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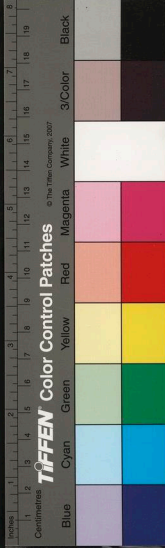
佐討之先是璿奉詔撰大覺國師碑不工其門徒密
白王令富軾改撰時璿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彥頤
心曠之一日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
彥頤頗精於易辨問縱橫富軾難於應答汗流被面
及彥頤為幕下富軾奏彥頤與鄭知常深相結納罪
不可赦於是貶梁州防禦後為廣州牧使謝上表因
自解云坐廢六年分已甘於萬世死銜恩一旦勢若
出於再生仰天無言撫已渾涕切以上之馭下莫不
欲忠臣之事君期於見信然不可必故或相乘周公
不免於流言絳侯尚適於繫急望之帝之傳也終於
敬毒原王之觀也卒以元工聖賢猶或如之痛贊
何足算也如臣賦資朴鄙受性褊剛智謀不可以周
身學術豈能於華國少嘗僥倖聖考賜之賢科逮更
因緣陛下擢於要路時或預聞國政頽然八侍經筵
妄意遭時過於用慮遇事輒言其中否橫身不顧於
是非先進為之寒心後生因而指目媒孽所短傳會
而文彈書屢至於升聞以為可殺仁后雖知其贛直
莫得而寬因竄逐於遐方欲保全其餘命而臣受貶
之夕臨行之時罔知得罪之端徒極積憂之念及覩
中軍所奏曰彥頤與知常結為死黨大小之事實同
商議在壬子年西幸時上請立元稱號又諷誘國學
生奏前件事蓋欲激怒大金生事乘間恣意處置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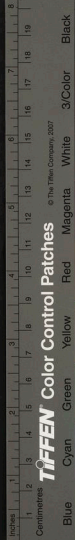
黨外人謀為不執非人臣意臣讀過再三然後心乃得安緊是立元之請本乎尊主之誠在我本朝有太祖光宗之故事稽其往牒雖新羅渤海以得為大國未嘗加其兵小國無敢議其失奈何聖世及謂僭行臣嘗議之罪則然矣若夫結為死黨激怒大金語言雖甚大馬本末不相坐矣何則假使強敵來侵我疆夫惟禦難之未遑安得乘閒而用事其指朋黨者誰氏其欲處置者何人象若不和戰之則敗且容身之無地何恣意以為謀况臣不預大華之言與知常而同異不參壽翰之薦惟陛下所洞明自一落於江湖乙六更於寒暑錄其久聞久於雜國親書皆絕其文

妻孥俱失其所形骸憔悴兀若枯枝精魄驚松茫如醉夢活至今日有賴聖知重念臣以至弱之資從西征之役忘身以衛其國乃義分之當然成事皆因於人何勤勞之足道今將有說非敢為功只期微懇之粗伸或乞宸心之一照昨於乙卯年中軍以賊糧盡為策然兇黨未降日月漸久江冰釋盡計無所出臣於三月始立距堙議為人所沮未得施行至十一月

中軍於揚命門始作距堙令知兵馬使池錫崇與臣彥頤等遞番到彼檢視積土多少計至數月可附到城上臣又與前軍使陳淑議定火攻令判官安正修等作火具五百餘石越九日早晨以趙彥所制石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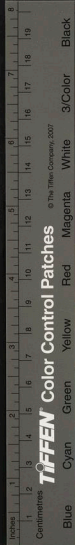


投放其焰如電其大如輪賊初亦從而滅之至日暮
火氣大盛賊不得救通夜打放其揚命門并行廊僅
二十間及賊所積土山悉皆焚盡十二日并潰人馬
可以出八臣即至中軍具陳本末請及時攻擊無使
賊殺設備人有忿然以為不可者臣亦作氣力二十
四日又至前軍議急擊可破人人皆曰候積土畢方
可攻賊已於前所設木柵以禦臣懇請急攻猶未之
決十六日元帥至前軍悉集五軍僚佐議之人人皆
執前議是日賊又築重城其勢不可後之先是池錫
崇在軍監役與臣意協繼有副使李愈判官王洙李
兵三道突八用事破如枯竹一無留難臣於是日顯
掌中軍與判官申至冲金鼎黃將軍權正鈞房資守
錄事林文壁朴義臣等密整軍旅早至七星門下積
木火發然後賊覺驚惶倉卒不得救燒蕩門廊計九
十七間望之虛豁擬欲直入會天陰雨收兵入營翼
日曉頭賊魁鄭德桓維緯候小官四人潛出城資守
令麾下捕至營臣送德桓緯候於元帥所別令別將
金成器等率所捕小官二人往景昌門諭賊賊將洪
傑出降是日前軍在廣德舍元門外賊尚閉拒傑與
義民商議捉偽元帥崔承仍率二領軍士來歸然後
賊大將蘇黃鱗鄭先谷朴應數等文武二十餘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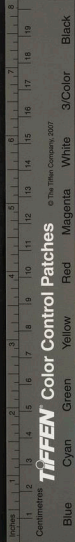


繼來降其餘雜類不可勝數臣遣資守領李徵正及
降賊徐孝寬率兵入城封宮闕倉廩府庫令徵正守
闕收其鑰匙六七楨納營而聞左軍八自北門縱兵
發大府財帛臣遣義臣止之不聽更遣正鈞得止大
府完於是臣遣臣男子讓於元帥所報以實日午元
帥方至中軍更命李仁實李軾等封宮闕廩府庫因
具表奏此其大略難以具陳當此之時自謂小輸於
國事胡為厥後翻然忽構於誣辭遂使蠢愚陷於冤
枉永惟平昔之所坐亦是微臣之自貽臣伏讀蘇軾
受貶時表曰臣先任徐州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日
夜守捍偶獲安全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集令購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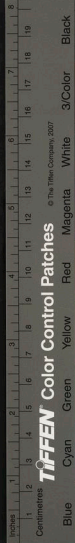
兇黨致獲謀及妖賊李鐸郭進等十七人庶幾因緣
僥倖功過相除以子瞻豪邁之才尚饒之若此况彥
頤孤危之迹遂嘿嘿而已乎窮迫而然冒陳矣已而
又金精曾經於吏訊決七月而復顯官惟忠同廢於
江南至三年而還舊位惟臣不肖與世多乖名既掛
於深文人爭逞其浮論罪未解歷年於茲敢愛殺身
以自明固貪於戀聖久能忍垢而假息有待於求伸
豈謂皇慈特推大度憫臣大窮之狀憐臣無二之心
每煩訓諭於有司再起孤忠於遠竄仰陶新化漸可
齒於平民終滌惡名竊更期於後日此乃至仁無外
厚德包荒念犬馬或需蓋惟謂簪履不忍捐弃救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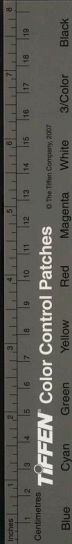
餘生衆怒交興之際收臣殘質幾年流落之中持賜
真除盡還舊祿罔誣僅釋日將出而蔀屋明枯朽其
蘇春已還而時雨降固非木石無情之比敢昧乾坤
造化之私壯氣已襄無復平生之髣髴丹心尚在誓
殫晚節之驅馳雖在填溝敢忘結草殺宗三年以政
堂文學卒輟朝三日謚好康彥頤工文章嘗作易解
傳於世晚年酷好佛法請老退居坡平自號金剛居
士嘗與僧贊乘為空門友贊乘作一蒲菴止容一坐
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日彥頤跨牛造贊乘告別徑
還贊乘遣人送蒲菴彥頤笑曰師不負約遂取筆書
於壁曰春復秋兮開紫峇東復西兮善養真君今日
途中反觀此身長空萬里一片閑雲書畢坐其菴而
逝彥頤身為宰輔不以國家風教為念敢為詭異之
行以惑愚俗識者譏之子鱗瞻子固惇信子讓瞻子
固惇信皆登第歲廩其母惇信兵部侍郎子商季
鱗瞻字胎兆登第毅宗朝累遷侍御史言事忤權貴
降授左司員外郎轉起居注時宮人無比得幸於王
生三男九女崔光鈞為無比女婿因緣內緣嬖超授
八品兼式目錄事士夫莫不切齒諫官不署光鈞告
身王召鱗瞻及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司諫金
孝純正言梁純精鄭端遇督署之郎舍畏縮唯唯而
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為司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為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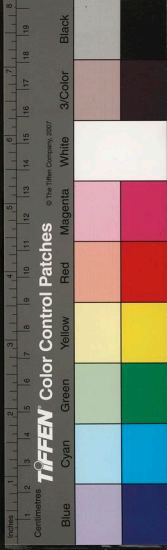
議悠悠何所論後以刑部侍郎出為西北面兵馬副使麟靜二州境有島金人多來居兵馬副使金光中擊逐之置防戍金主詰讓王命還其島撤防戍麟瞻等恥削土不從金大夫營主遣銳卒七十餘人攻其島執防守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麟瞻懼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移牒請還俘獲翼日還之麟瞻等秘不奏國家知而詰之麟瞻畏罪彌縫竟不報八為右諫議大夫明宗立授國子監太司成驟陞叅知政事判兵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為東北面兵馬判事行營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金甫當起兵李義方疑麟瞻與其謀又以為當待文臣之長將義甫害之使巡檢軍執縛麟瞻賴庾應圭獲免尋兼上將軍叅署重房議事加守太師趙位寵起兵王命麟瞻為元帥率三軍擊之至岳嶺驛會大風雪西兵從嶺而下急擊之官軍亂遂奔潰麟瞻被圍欲與敵戰死都知兵馬使鄭王筠止之曰主將不宜自輕遂擱麟瞻馬潰圍突出僅免收兵而還尋又以麟瞻為元帥樞密院副使竒卓誠副之知樞密院事陳俊為左軍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慶珍為右軍兵馬使上將軍崔忠烈為中軍兵馬使攝大將軍鄭筠知兵馬事上將軍趙彥為前軍兵馬使攝大將軍文章弼知兵馬事上將軍李齊冕為後軍兵馬使司宰卿河斯清知



兵馬事復攻西京僧軍亦行鱗瞻率諸將治兵西郊
筠容誘僧宗旦斬義方王慮軍中驚擾遣近臣庾應
圭諭之軍中皆疑文臣嫉僧軍為變欲殺鱗瞻應圭
還告鄭仲夫遣人諭醜無所依處故酋長納降請和
群臣皆以為便朕亦不忍遂還其地有司守法頗有
論劾遽奪其職朕終不以卿為咎庶幾有孟明之復
濟也今朕之授卿者抑卿之舊職也何足以辭當体
眷懷速就乃職權再表讓又不允六年卒謚文敬權
少好學手不釋卷及為將相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
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仁宗八年配享睿宗廟庭避
按凌韋故蓋文肅亦彦仁 祿髮彦純 起路梗又高永昌純 據東京純 與徐助李德允等
為永昌所拘逼令上表稱賀純 不能守節一如所
言及還匿情不首事洩有司劾治其罪仕至南原府
使彦植天資高雅好賓客官至守司空左僕射彦旼
聰悟過人善書畫仁宗朝為尚食奉御
彦頤登第仁宗朝累遷起居郎與左司諫鄭知常右
正言權適論時政得失王優納之轉鱗瞻堅壁不出
有擒獲者輒與衣食而遣之城中聞之縋城來附者
甚衆既而官軍入與西兵戰大敗之斬獲三十餘取
其要害鳳凰頭城之六年鱗瞻攻西京通陽門景升



攻大夫同門破之城中大潰擒位寵殺之囚其黨十
餘人餘皆撫慰居民按堵如故謁聖祖真殿函位寵
首遣兵馬副使蔡祥正告捷又送位寵妻孥及俘獲
百餘人梟位寵首於市先是鱗瞻忽聞西兵譟噪城
上問之云人呼立龍而賀之鱗瞻曰位寵將死矣去
人與頭豈可生乎鱗瞻遣祕書少監庾世績表賀平
西王遣吏部侍郎吳光陟詔班師加鱗瞻推忠靖亂
匡國功臣上柱國監修國史遣叅政事陳俊迓勞
諸將於金郊驛復遣介第平涼候賜宴於馬川亭及
還又賜宴以勞之是年卒年六十七謚文定官庀葬
事鱗瞻聰悟過人雖千百人一聞姓名終不忘自鄭
仲夫作亂文臣沮喪鱗瞻與武臣同事每被掣肘脂
韋自保而已故平西之後賞罰不中措置失宜致使
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後王下制曰往者趙
位寵叛於西都元帥尹鱗瞻奇卓誠等同心協力以
討平之予嘉厥功曰篤不忘其贈鱗瞻推忠靖亂匡
國功臣守太師門下侍中上柱國國形閣上後配享
明宗廟庭子宗諤宗誨宗誠宗錫宗諤以大府注簿
死於仲夫之亂宗誨蔭進判禮賓省事宗錫刑部侍
郎鱗瞻兄弟三人登第宗諤宗誠宗錫又登第再世
廩母時人榮之里閭號其家為三第宅又號為二帥
宅宗錫重然諾喜施與然廣植田園多受饋遺為世



所譏

世儒瓘之孫熙宗時為右御史一日王移御延慶宮
世儒與左御史崔傳當扈駕二人凌晨詣闕日將晡
乘輿未駕飢甚入路傍家飲酒不覺駕出傳犯馳道
世儒泥醉使人控馬言語狂亂憲府劾奏左遷傳安
東判官世儒梁州副使其後世儒答傳賀冬至狀云
駕後一樽二人同醉嶺南三載千日未醒高宗初拜
禮部員外郎謁崔忠獻請命題賦詩忠獻召李奎報
陳肇僧惠文同賦觀碁詩四十餘韵使翰林承旨琴
儀考閱奎報為首泮次之世儒自見忠獻得意猖狂
期於柄用素與右僕射鄭鎮有憾誣告於王曰鎮與
弟樞密叔瞻將圖不軌若以臣為校定別監付以一
番巡檢則可掃除矣王驚愕遣承宣車稠密諭忠獻
執世儒鞠之依違如醉未能出語遂生誣配島尋召
還道死世儒以文學名世喜酒色朝政有不稱意者
輒托詩謗訕時號狂人商李字受益質直無華清謹
有幹局由門陰顯所益有聲績神宗四年以西京副
留守卒曾孫瑤官至僉議政承致仕忠肅十六年卒
謚文顯子安庇安肅安禧

吳延寵

吳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文登第
累遷起居郎兵部郎中肅宗五年與尚書王嘏如宋

